



書叢報京

迷朔鴛鴦

全書一冊

著者 周心

民國廿五年十月出版

東蘇齋出版部發行



京 報 叢 書

迷 湖 驚 驚

全 書 一 冊



中 華 民 國 廿 五 年 十 月 出 版

著 者 心 周

出 版 者 北 京 報 館 出 版 部

發 行 者 北 京 報 發 行 部

印 刷 者 北 京 報 印 刷 部

價 目 每 部 定 價 大 洋 一 角 外 埠 函 購 寄 費 一 角

京 報

社 址 北 平 魏 梁 胡 同 三 十 五 號
營 業 部 電 話 南 局 二 八 八 二 號

迷 鶯 鴛 鴦 目 錄

- | | | |
|------|-----------|-----------|
| 第一回 | 揚鱗慶頤齡婺星煥彩 | 驅蚊助香奩倩女銷魂 |
| 第二回 | 密約證今生櫻唇香滿 | 良緣期異日粉頰醒生 |
| 第三回 | 促膝論鶯儻疑雲疑雨 | 屏聲停玉趾忽喜忽驚 |
| 第四回 | 啗燕罵僧夫黃金買辱 | 翩鴻驚顰影慧眼生愁 |
| 第五回 | 篤念履前盟良言逆耳 | 痴情呆小院默語驚心 |
| 第六回 | 夢呓痴心疾嬌娃解怨 | 霜鋒除暴客弱質孤姪 |
| 第七回 | 一片熱心腸怨招小妹 | 兩句冷言語怒惹嚴親 |
| 第八回 | 種玉無及願今生作妹 | 喉臍未晚盼他日爲翁 |
| 第九回 | 倆字謎成陡然興感觸 | 一封書到蕩地起波瀾 |
| 第十回 | 冷雨幽窗姊妹憐同病 | 扁舟葦岸叔侄動殺機 |
| 第十一回 | 失足悔餘生佛前証果 | 痴心傷往事筵上驚魂 |
| 第十二回 | 同夢作怨儂良宵比翼 | 斷腸悲舊蹟冷巷投環 |

迷朔鴛鴦

必周著

第一回 揚輝慶頤齡婺星煥彩 驅蚊助香好倩女銷魂

却說保定城內，文盛胡同，有一家住戶。主人高鏡寰，在保定西關樹德兩級中學充任校長。同他的夫人，都是四十多歲年紀，膝前有十七歲一個兒子，十六歲一個女兒。刻下都在樹德中學初級班肄業，眼前暑假，就要卒業了。高鏡寰還有一個老嫂子，自從二十多歲喪夫，無兒無女，冰清玉潔的，守了二十多年寡了。爲人慈祥端厚，鏡寰一家，待她十分尊敬。這年時當初見，是她的五十初度，鏡寰夫婦，正張羅着給她作壽哩，鏡寰校務紛忙，沒有多少閒空。兒女們又考試在即，不便因此曠課。一切事宜，都是他的夫人稱爲二太太的，指揮着幾個下人操持辦理。雖說是清簡人家，並不鋪張，也很忙了幾天，才就了緒。到了壽期這天，把客廳作了壽堂。迎門齊着房頂，橫懸一塊金字匾，寫着壽添鶴算四個字。匾底

下是一幅大紅緞子，用金線繡就了一個大大的壽字。左右兩旁，配着一軸麻姑獻壽圖，一軸老萊子戲彩圖，都是名筆彩繪。下邊放着一架花梨木彫花條几，几上擺一個五彩花盆，有一本萬年枝，葱葱蔚蔚，長在裏面。左邊一個細磁五彩仙鶴，單腿獨立，昂首長鳴。右邊一個細磁五彩老壽星，手拄鳩杖，笑容可掬。條几前八仙桌上，焚了一爐檀香，又擺些仙桃佛手長生菓子之類。八仙桌的前方，安了一把太師椅子，同着左右靠牆的十六把交椅，都是一色的大紅屏金靠墊。地下鋪一條大紅拜毡，再映襯着原有的陳設字畫等等，頗覺得燦爛奪目，堂皇照眼。院子裏齊着左右廂房，高高搭了一座綠油布捲棚。也懸了不少的壽幛壽聯之類。正南上屏風後背，搭一座小戲台，是預備唱雜耍，在院中棚底下設了兩溜桌椅，連座席帶聽雜耍，都夠用了。這天一家子都早早起來，爲的是家裏拜完壽，好招待來賓。當時老幼上下，齊集壽堂，請大太太正中了座。先是鏡寰夫婦，立到毡前，笑盈盈尊了一聲嫂嫂，才要雙雙下拜，慌得大太太起身一手攙了一位說道：「可

了不得！不要把這老嫂子折死吧！」鏡寰夫婦只得同聲說了幾句吉祥話兒，退坐兩旁椅上。接着便是鏡寰的兒子錦聲，女兒彤霞，兄妹二人，換了嶄新衣服，一個是琪樹臨風，一個是瑤花映日，並攜着走到毡前，說了聲大娘福壽無疆，插燭般一齊磕下頭去。大太太也不攔他們，張着笑口受了。兩人拜畢起來，又走過一位窈窕秀麗的舊式姑娘，這是大太太的娘家姪女袁秀雲。她家在城外八里店，因為大太太憐愛她，常把她也接來住着。當秀雲走到毡前，才要磕頭。大太太笑道：「你算了吧，你不同形兒，剪了髮，又放了脚，還不怎麼顯。只你這一條五股大辮子，磕下頭去，在地下摔打着，可有點異樣，閨女們不興磕頭呢。」秀雲低聲微笑答道：「怎麼不興啊！」說着，也跪下去磕了。磕完，才站起身軀，不想因她還是纏的又尖又瘦的一雙小脚兒，一個沒有站穩，一側歪又跌倒了。大太太啣了一聲道：「又要磕嗎？」秀雲紅着臉，二次站起。二太太從旁笑道：「怪不得到處嚷着叫放脚，真是累贅的利害。」這時，已有女僕王媽，領着小丫頭杏兒，

桃兒上來，磕了頭才退下去。又是下房的魏得財，車夫顧福等三三個人，也上來拜了壽。大太太回身，在棹上取過一個小紅匣兒，裏邊一包一包的包着錢。交給魏得財，叫他按着包上開的名字，分發賞號，他們又上來謝了。一陣忙亂方了，外邊報說，後庫胡同錢太太來了。二太太聽了，領着兒女迎了出去。只見錢太太已到院內，後邊緊跟着十七八歲一位剪髮女郎。那女郎，身穿一件淡綠色可體旗袍，足穿一雙白帆布自由鞋，體態輕盈，面容嬌艷。這是錢太太的女兒瑤貞，錦聲兄妹的同學。當時二太太迎上前去，扯着瑤貞的手，一面向裏走着，向錢太太道：「你現在不同以前了，自家人，還備那末厚的禮幹甚麼？」錢太太笑道：「這可叫人羞得慌，可有甚麼呢？」說着，大太太同鏡寰也迎出屋來，不免又是一陣客氣。錦聲趁着忙亂，湊上前來，笑向瑤貞道：「我昨天忘了跟你訂規，直怕你不來呢。」瑤貞一撇嘴道：「說得倒好聽，怕是希望我今天不來吧？」說了，把頭一偏，笑了。錦聲看她這一笑，在淺紅色的唇縫裏，微露出兩行皓齒，襯着

像蘋果兒似的粉頰，格外覺得好看。也顧不得答她的話，呆呆的望着她，心裏想道：「別人都說她不如妹妹子麗，我就不信。我看比妹妹更活潑些，倒是真的。」

「瑤貞被他瞧得不好意思，轉身和彤霞去說了幾句話，然後過去給大太太拜壽，沒等屈膝，已被二太太扯住，拉到跟前道：「一個姑娘家沒這些說的，我作主免了。」

「因向錢太太道：「你看這是多們俊，多叫人痛。我常說，她比彤兒還好。」

錢太太笑道：「這可是誇獎了，論那樣，她也比不上她妹子。」

二太太道：「我喜歡她聽說，不像我們形兒，愛叫人生氣。」

錢太太道：「你這們說罷咧，氣人的時候可多着呢。」

大太太接言道：「你們有孩子燒的，又嫌生氣了，我倒想生這個氣。就是摸不着。」

錢太太道：「你有這們孝順你的姪男姪女，也就行了，還要孩子幹甚麼？」

大太太笑道：「行是行了，就是他們老不肯叫我生氣呢。」

錢太太笑道：「你看這個的，不叫你生氣，倒不好了，以後就讓他們常氣着你點。」

二太太笑道：「聽她呢，誰說他們不惹她生氣？她忒好脾氣，不覺罷咧。」

大家說笑了一陣，二太太向小丫頭杏兒道：「把我屋裏點心拿來，給鏡小姐先吃點，怕坐席還有一會兒呢。」杏兒答應去了。二太太又揚頭望了望外邊天氣道：「怎麼何大嫂子娘兒兩個還不來，近的倒晚了。」鏡寰也道：「天真不早了，八里店袁家，也應該到了。」說着，杏兒端了菓盒子來。二太太向彤霞道：「回頭客多了，怕這裏吃不安生，你們都到後邊去吃些，玩一會再來，省得讓你爸爸拘束的慌。」鏡寰有個毛病，每當高興，便用手來回拈他那兩撇短鬚鬚。此刻便微笑着，來回的拈起來道：「太太這可是瞎說，只要他們不放肆，活潑些是很好的，我向來沒很拘束過他們。」二太太道：「你不拘他們，他們可拘你。再說，還有瑤貞，總總得拿出學生的規矩來。大喜的日子，讓他們儘量的歡上一天也好。」因又向錦聲道：「索性你也去。」錦聲巴不得一聲，便也隨同出了客廳，見杏兒端着菓盒子跟着，由手裏接過來道：「吃點心要喝茶，你去沏茶去。」杏兒去了。錦聲走着，向瑤貞道：「瑤姐，你看我替你想得周到不？」瑤貞笑道：「不過你

的胳膊，回頭讓菓盒子壓累了，可別瞞怨我。」彤霞笑道：「不，我哥哥爲你累死，都是甘心的。」瑤貞伸手，在彤霞背上打了一下。彤霞笑了，幾個人一路拐過來道，到了後院裏。見秀雲斜倚在北屋門框邊，低着頭，左手裏拿一塊十字布，右手裏拈針，飛一般只顧穿來穿去。彤霞笑着招呼道：「秀姐！你這個針線，總是作不夠，這麼熱鬧日子，虧你沉得下心去。」秀雲把針插在十字布上，抬起頭來，答道：「那裏呢，是給姑媽挑得那付壽字枕頭頂兒。前兩天我着了點涼，沒有做完，我想今天把牠趕出來。要不過了這個好日子，就沒有多大意思了。趕情瑤貞妹子早來了嗎？」瑤貞笑道：「可不是，我打算你是做你的嫁粧哩，倒猜錯了。」秀雲把臉一紅道：「你這個嘴，老是這們該打。」錦聲道：「別說笑話了，我的胳膊真酸了。」彤霞道：「秀姐也來，都上我屋裏去。」於是幾個人，相將進了西廂房。原來這後院，同前院一樣的，也是正房三間。西頭間，太太住。秀雲來了，就住在東暗間。東西廂房各二間，錦聲兄妹分住。北房左右，

還有兩間耳房，各自開門，是老媽子丫頭住的。中間是方方正正的一個院子，院子當中，有一個大大的葡萄架，架下有一個方石棹子，棹子兩旁各有一個綠磁花魚缸。靠南牆是一座假山石，山石前，有些盆景花草之類，雖不成個局勢，也遠點綴得雅趣。當時幾個人，在彤霞屋裏，正吃着點心，杏兒端了茶來，彤霞便問：

「何太太，何少爺來了沒有？」杏兒道：「沒有，別的客倒來的不少了。」彤霞納悶，問錦聲道：「哥哥昨天在學裏，沒有囑咐玉珊早來嗎？」錦聲道：「囑咐了，誰知道怎麼這會還不來？」因向杏兒道：「你去吧，等何少爺來了，給我們送信。」杏兒去了一會，回來道：「袁舅老爺，舅太太來了，還抱着小少爺哩。」

秀雲聽她父母來了，首先起身往外走，錦聲等也便跟出來，到了前院，只見裏裏外外男女賓客已來得不少了。一一見過了禮，二太太對錦聲道：「何太太娘兒倆個還不來，怕是家裏有甚麼事，你快騎車看看去。」錦聲應諾，騎車到葫蘆巷何家來。剛進大門，只見一個面目黧黑的人，從裏邊出來，揚長去了。錦聲認

得是何太太的小叔子何老二。騎道：「怪得呢，原來他又來了。」遂把車子放在門洞裏，走進內院。只見何太太，立在上房門口，正沒好氣，一抬頭看見錦聲，才改了笑容道：「呦！錦兒都來催了。」錦聲上前鞠了躬，說道：「我娘見大媽老不到，怕有甚麼事，打發我來看看的。」何太太道：「可不是，他二叔那個不要臉的又來了，好容易才打發走，要不早就去了。」說話間，見錦聲滿頭是汗，便道：「你是騎車來的嗎？爲甚麼跑得這樣兒，留神叫風冒着，囑咐你老不肯聽。車子跑起來，再碰着人，可怎麼好。」說了，掀起大衿來，掏出一塊白手巾，遞給錦聲。錦聲接過，擦着頭上的汗問道：「玉哥呢？」一聲未了，只見玉珊由房裏出來，問道：「怎麼？錦弟碰了人，沒把你捉將官裏去嗎？」錦聲笑道：「別打岔了，快走吧。」何太太便叫老當差的劉忠，預備好了車子，帶着玉珊，並丫頭佩釵，隨錦聲一路而來。才進了文盛胡同，已聽見鑼鼓亂響，何太太道：「可真不早了，玩藝兒都開場咧。」說着，已到門口。下車走進，拜過了壽。二太太道：

「人家都吃了壽麪，看玩藝了，你娘兒倆才來，怎麼這們晚了？」何太太嘆口氣道：「還不是我們那個老二，又來耍無賴，錦兒去的時候，才打發走了的。」二太太繃着眉道：「他真是個討厭鬼，單趕上這個日子來。」遂吩咐趕快開席，吃了好聽玩藝。又轉面對錦聲道：「瑤貞跟你妹妹，都等着你和玉珩，還沒有吃。你們幾個單開一桌吃去，我們姐幾個還要說話兒，不要你們打攪。」錦聲聽了，正合心意，便招呼了玉珩，瑤貞，彤霞，幾個人，爲的清靜，到後邊坐席去了。這裏二太太吃着飯，便同何太太，談起他家那何老二的事來。二人一邊說，一邊不住嘆氣。同席袁舅太太不明白怎麼回事，不免向何太太打聽。何太太嘆着氣道：「我們這家事，他大嬸知道的清楚。這個老二，跟玉珩的父親，是堂兄弟，當初老哥們分家，財產地土，兩邊一般多。到了他手裏，吃喝嫖賭，都糟淨了。後來入了軍隊，好容易熬得當了個營長，他又不知道好好的幹，把差事弄掉了，反倒添了一口大烟癮，回來在家裏起膩。他饒不能掙錢，毛病可改不了。近來更鬧的兇

了，包了一個浪娘們，鬧的烏烟障氣的。他還有十來畝地，還是我那兄弟媳婦，打架掄錘，把爛下的。他指着甚麼糟？左不就是光會欺負這個寡婦嫂子的。」二太太接言道：「這個樣的人，就不欠心痛，你愛管他呢。你老給他錢，他越踢騰的歡了。」何太太嘆道：「當初玉兒爸爸活着，就纏他不過，才把產業變賣了，搬到城裏來住的。可是你能躲得開他嗎？他還是三六九的跑來囉嗦。他爸爸念着是一家子人，多啫也沒肯得罪過他，來了就給，總算是爲顧了一輩子。這會子我一個守寡的人，更犯不上得罪他，只好本着死人的遺志，幫補他些。也常勸他務正功夫，我也跟他鬧過幾遭。他是天生的沒有漢子骨頭，知道理屈，把你的氣招起來，又甜哥哥密姐姐的跟你說好話，那個寒賤像兒，叫人可恨又可憐。我一個婦道，也不犯同他鬧到那裏去，跟他一塊去丟人。只要他叫人下得去，多少破費幾個，也只得忍耐着。」哀舅太太聽了這個原故，也不免替嘆惜了一回。問道：「他

倒不鬧着住在你家，還算好些。」何太太哼了一聲道：「那，更便宜了，他一宿也別想。袁太太你是不知道，按說他不算沾我多大光，也總是得指着我。看着侄兒，總應該哄着點才對。他可不是那樣，見了我那玉兒，就像仇人似的，總沒有好顏色。你想我可肯留他在眼皮底下，他還不定安着甚麼歹心哩。」袁太太道：「他就這們不懂情理，那不是又臭又硬了？」何太太繃了眉道：「這事他大嬸都知道，說起來更把人氣死！我這個玉兒，本是個暮生孩子，他爸爸死的時候，還沒生下來。那個不要臉的，倚仗着他是個近支，死喪在地，就鬧着把他那兒子過繼給我。他不是爲別的，爲的他好當家，踢騰我這點家業。不用說，我當時有那點指望，就是沒有，我還不到四十歲的人，那末一辦，下半輩子我準得挨餓。到那個分際，我哭皇天也不中用了。」袁太太點頭道：「對哩，何太太你真有主意。」何太太嘆了一聲道：「你不知道，他那個兒子，又禿又麻，外帶着還是個半愁子。這功夫都十好幾了，還百屁的不懂。」二太太笑道：「這也是他德行積的。」

「何太太睜了一聲，又道：『天幸過了幾個月，我就生下玉兒來了。大概他就爲這孩子，打斷了他過繼的指望，就把孩子恨在心裏。要不我說，怕他安着歹心哩。』何太太說到這裏，止不住眼圈一紅，掉下幾點老淚來。二太太不安道：『這是怎麼說，都是怨我，不該提這個頭。』何太太抹着淚道：『不是別的，我想這十幾年來，寡婦失業的，把孩子拉扯這們大，忒不容易。成日家提心吊膽，不知道操了多少心。』二太太道：『這也不光是嫂子一個，我還比你多一個。誰有孩子，不得操心。』何太太啞了一聲道：『我這心操的，比你大不相同，你是不知道啊！』二太太道：『左不是這點難處，還有甚麼我不知道？快別傷心了。叫你說的，他還能把孩子怎麼樣了？』何太太聽了，搖頭不語。大太太也從旁勸道：『我看你這會子，誰也不怕他。玉瑛眼看中學畢了業，甚麼也能頂得起來，我看你以後淨擎着享福了。』這一句話又打動起何太太的勞騷，更連連嘆着氣道：『要說我一個守寡老婆子，守着這們一個壽生兒子，孤孤單單的，原不該讓他上學堂

。只爲何氏家門，輩輩都是功名人，有兒子不念書，又不是供給不起，也叫人笑話我改了何家門風。再說住在這城市裏，多少又有點產業。沒有點資格能力，也樣樣支撐不起來，不能不叫孩子上學。可是來來去去，早早晚晚的，又不知道費了多少心哩。」大太太道：「算了吧，不說這個了。你們把孩子拉扯大了，又嫌操心。我也生過兩個兒子，白拉扯半天，可空費了力，一個也沒活。提起來，不更傷心嗎？」二太太見把大太太的心事，也引逗起來，心想這個大喜的日子，這是何苦。便道：「菜都涼了，咱們快吃了，好看玩藝去。」便吩咐端上壽麵來，讓着大家吃完。忽然想起來道：「那幾個孩子呢？莫非也沒吃完嗎？」便吩咐王媽，快到後邊去看看，別叫他們鬧酒。吃完了，也來看玩藝。王媽答應了，到後邊一看，只見錦聲等圍着棹子，有說有笑，正喝得熱鬧。小杏兒同何家的丫頭佩蘭，在席旁伺候着。王媽道：「太太們囑咐說，不叫少爺小姐們多飲酒，吃完了快去看玩藝。」琺貞聽了，便鬧着吃麪散席。錦聲道：「雜耍有甚麼聽頭？還是繼

續着行我們的酒令好。」因向王媽道：「你跟太太們回，就說我們不過坐着談話，並沒多喝酒，待一會兒也就過去了。」王媽答應自去。瑤貞道：「要再行酒令，得改一改題目，那個拆字令，我行不好他，淨輸。」彤霞道：「我記得一個拈字法四柱兒令，我先說一個例子。」便一面用指頭沾着酒，在棹上畫着，一面說道：「舊管是一個酉字，新收了三點水，是一個酒字，開除了酉字中間的一字，實在是個洒字。照這例子，你們依次往下說，說不出來，或不恰的罰酒。」玉珩想了想道：「我舊管是天主，新收一個竹字，是個笑字。開除了人字，實在是個竺字。」彤霞道：「這個笑字好，今天喜慶日子，應該笑才對。不要像剛才，一提起你那位令叔來，就愁眉苦臉的。」瑤貞道：「可說哩，玉珩只要笑，保管彤妹就高興。不過玉珩有一件，這個人既跟你們要好，你爲甚麼又把袖開除了？那纏一傷心，真可要成了那個竺字，跑到天竺國出家去了。」玉珩聽了，不禁抿嘴微笑。錦聲也覺好笑，却不好笑出來。彤霞紅着臉，恨恨瞪了瑤貞一眼道：「該你

了，留神叫我說。」瑤貞想了想道：「我舊管是個波字，新收一個女字，是個婆字。開……」形霞不等她說完，急插言道：「情動於中，而形於言表，瑤姐一心想着婆家，咀裏馬上就搬出一個婆字來。」玉珩，錦聲聽了大笑。瑤貞急道：「人家還沒說完，你就打岔，得罰酒。」形霞笑道：「你說，我不打岔了。」瑤貞道：「開除了波字，實在是個女字。」形霞又插言道：「有了婆家，你就該好好的，爲甚麼又和人家脫離了，成了個孤身女子呢？」說得瑤貞更急了，趕過來，要咯支形霞。形霞笑着避開。玉珩道：「且慢着鬧。怎麼舊管是個波字，開除了也是個波字，新收是個女字，實在又是個女字？一點運化也沒有，不能算，要認罰的。」瑤貞沉吟着道：「我想得好好的，怎麼錯了？」便道：「對了，開除是個皮字。」形霞笑道：這是甚麼字？一個婆字，少了一個皮字。」瑤貞道：「那不是個……」却說不出來。錦聲道：「要把三點水揪下來，女字拍上去。那不算一個汝字？」形霞道：「偏你護着她。」玉珩道：「護着也行，得叫咱們把護

抬到水裏去洗個澡。」彤霞笑道：「挺重的，誰耐煩抬她？還是罰酒。」便道：「杏兒斟酒。」瑤貞央告道：「妹妹外饒了我吧！我喝了好幾杯，再喝是要醉的。」玉珥道：「酒令不可違，得要喝的。」錦聲怕瑤貞喝醉了，便道：「我替瑤姐喝這一杯。」說着端起杯來，一飲而盡。放下杯子道：「現在該我了。我舊管是個十字，新取一個口字，是個吉字。開除了一字，實在是個古字。」彤霞道：「這張口生得太往下了，連不上，也要罰酒。」玉珥道：「雖然離得遠些，稍稍一挪就行了，也比拾女字省勁些，可以將就。」彤霞道：「行令賭得是輸贏賞罰，那能將就？」錦聲道：「妹妹說得對，我認罰。」說了，便去端那杯子。珥把杯子捧着道：「你喝得不少了，我替你代一杯。」佩瓊在一旁插言道：「少爺別喝了，你忘了嗎？」玉珥怔了一怔道：「不怕。」便端起杯來喝了。彤霞道：「玉哥，看你臉上有點紅了。」玉珥微微一笑。瑤貞笑道：「彤妹這個哥字，讀錯音了。你沒見黎博士新編的大辭典上，這個哥字，不讀作哥？」彤霞道：「讀作甚麼？」

「瑤貞嘍的一笑道：「應該讀作郎。」彤霞忙一扭臉，嗔道：「怪得秀姐說你這
個嘴該打。」正說着，只見王媽又走來道：「太太們說，叫就過去哩。」玉珊道：
「該去了，快吃飯吧。」於是吩咐端上壽麪來，吃完散席，起身到前邊來。拐過夾
道，便見朝北小戲台上，正有兩個人，演對口相聲。前邊靠台，坐了許多男賓。二
太太陪着各位太太們，坐在後邊看。四人上前見過了，二太太見他們臉上都紅
腫的，便說道：「看這樣子，你們都喝的不少。要不是王媽去催，還許沒完呢？
回頭就是那大獸子的大搬運，你二也要摸不着看了。」玉珊是緊挨着二太太坐的
，陪笑道：「我們並沒喝多少酒，是錦弟鬧着行令，耽誤的時候大了，也沒來伺
候大嬸，倒累大嬸操心。」二太太聽了，笑對何太太道：「一樣的話。經他一說
出來，就格外叫人心痛。」何太太笑道：「那是你偏心罷咧。」說時，便同玉珊
臉上看了兩眼。玉珊曉得母親的意思，忙道：「娘，我沒喝多少。」何太太見
他這樣先意承志，也就放了心。那知玉珊因為本沒酒量，臨終席又代了錦聲一杯

酒，真有些過了量。在席間不覺，此刻一走動，早覺出精神有點恍惚。因怕母親看出來，只得拿話掩飾着，隨同去看玩藝。少頃，相聲演完，只聽男客中一聲好叫，那大馱子從帘裏走出台來。只見他肉嘟嘟似的一個大扁臉，天然帶着招人笑的樣子。穿一件又肥又大的毛月大褂。先向台下鞠了一躬，交代過了一片江湖話，然後從棹子上取過一條大紅布單子，翻轉着抖了幾下，一面在身上一罩，一面念道：「不蒙不蓋，變不出來。」喝一聲變，突然掉動他那粗塔一般的身軀，就地打了一個斛斗。起來之後，已將那塊紅布單子，鋪展在台上，鼓鼓膨膨的，支起了多高。那大馱子喊了一聲來呀，從台內走出一個夥計。那大馱子把紅單揭開一角，伸手從裏邊掏出一個五彩餅盤來，交給夥計接了。再把紅布一揭，兩隻手抱出高高一落大花磁碗，也遞給夥計接了。緊跟着又捧出一個大一品鍋子，滿滿注着一下清水。頂奇怪的，是一條七八寸長大鯉魚，在裏邊批留拍拉亂跳。台下掌聲未已，他索性將那紅布單子，使勁一掀。馬上露出瓊也似一個綠花大磁缸，缸

裏支支漂漂長出幾隻荷花，並有兩朵含苞將放的蓮花朵兒，高高的伸了出來，紅綠相兼，鮮豔奪目。台下掌聲，就越發響成一片。那些女眷們，都也看得呆了。玉珊看着很是驚嘆，還想再看下去，但覺得精神越發恍惚的支持不住。便趁大家正看得出神，悄悄離座。原想到錦聲屋裏去假寐片刻。不料進入夾道，更覺得頭重腳輕，眼前模糊不明。一路踉蹌着，也沒辨清方向，竟照直走進彤霞屋裏。他渺渺茫茫的掀開門帘進去，倒頭便躺在牀上。稍一合眼，就沉沉睡去。也是事有湊巧，彤霞看了一會玩藝，覺得身上很熱。生怕把新衣讓汗淹漬了可惜，便回房裏去換衣服。此時日光剛剛西斜，彤霞來到後院，見小鳥跳枝，花陰鋪地，除了一條小哈巴狗兒，在葡萄架底下，跳來跳去，捉那葡萄花鬚兒玩耍以外。後院子靜悄悄的，一點聲息沒有。彤霞走進屏門，微聞裏間有鼻息聲音。心裏納着悶，掀起門帘一看，見是玉珊，不覺的倒退了兩步。再一注目，見玉珊是睡着了，才覺心裏安定些。想道：「他許是喝暈了，甚麼時候過來的？怎麼不睡在哥哥

屏裏，單睡在這麼？」想着想着，心口裏不禁跳了一跳。既而，却又暗笑了。想開橫櫥找衣服換，又怕一鬧響動，把玉珩驚醒，便輕輕的退出來。才到房門口，却又輕輕折回。走到床前，伸手在帳鉤上摘下蠅拂子，將帳子裏幾個蒼蠅趕走。本想就放下帳子，却禁不住管向玉珩身上打量。見玉珩也沒脫鞋，兩脚踏在床沿上。斜着身子，只把頭枕了一個枕角。臉朝着外，額上微微有幾粒汗珠。有一縷短髮，溜到額角上，陪襯得那俊俏面龐兒，更顯白嫩好看。雖是睡得沉沉的，却是盈盈如笑。兩頰上那一對小酒窩兒，彷彿也要顯露出來，有一隻袖子，掀起了多高，露出半截胳膊，好像一隻白藕。彤霞看着看着，不由耳根子熱刺刺的，心口裏突突要跳。手裏那個蠅拂子，拍嗒一聲，掉了下去。可巧那蠅拂子，碰在玉珩光着的那隻胳膊上。只聽玉珩叫了一聲，接着又是一動。彤霞見玉珩要醒，好不驚慌。退不是，不退也不是，一時竟不知如何是好，不知玉珩醒來如何？下回交代。

第二回 密約證今生櫻唇香滿 良緣期異日粉頰醜生

却說彤霞，見玉珊要醉，心裏正慌，只見玉珊翻了一個身，臉朝裏，又沉沉睡去。彤霞定了定神，才抬起那蠅拂，二次將蠅子趕走。輕輕摘落帳鉤，把帳子放下。然後仍將蠅拂掛到帳鉤上，躡足走出房門。到了院中一看，見那些花陰已被西房影子，收拾去了一半。那小哈吧狗兒，許是玩得累了。在葡萄架下，一個小圓凳子上，睡得正香。彤霞站住腳，在院裏停了一會，然後走回前院。見他哥哥錦聲正在壽堂門口擦臉。湊上前去，低低說了一片話。錦聲笑道：「那有甚麼？你讓他多睡一會，何必攪他？」彤霞道：「讓他到你屋裏睡去不好嗎？」錦聲點頭答應，擦完臉，便向後邊來。到了彤霞屋裏，才一掀門帘子，可巧玉珊也正向外走，兩下裏不偏不歪，剛剛撞了一個滿懷，不禁對啣了一聲。玉珊揉着眼睛說道：「我怎睡到這裏了？」錦聲笑道：「你不問你那兩條腿，倒問起我來？」玉珊道：「快出去吧，叫彤妹知道了不願意，」錦聲微微笑道：「不是她跟我

說，我還不知道你在這裏呢。」玉珊聽了，這才明白那帳子是誰放下来的，不免低着頭沈吟。錦聲道：「你醉了，先坐一會再出去。看走的冒失了，又勾起酒來。」玉珊轉身坐到外邊椅上，說道：「剛才是有點醉，睡了這一覺好了。」正說着，聽彤霞在院裏喚了聲哥哥。錦聲道：「玉哥醒了。」彤霞應聲走入，手裏托着一個小白瓷壺，遞給玉珊道：「這是冰震酸梅湯，你喝點醒醒酒。」玉珊起身接過，手把着壺一飲而盡。頓覺得兩腋生涼，神清氣爽。放下壺笑道：「我真不像話，也沒讓讓你二位。」又問彤霞道：「太太們知道我醉了不？」彤霞道：「不知道，他們正看玩藝，看得入神哩。」玉珊低頭自語着道：「以後多啜也不喝酒了，才喝兩三杯酒，就醉得這們糊塗。」錦聲道：「你末了要不替我喝那一杯，許不至於醉。其實我說的那個古字，並不是欠通。都是妹妹鬧的，罰得太冤了。」玉珊道：「不然，像從前那些文人們行酒令，把五經四書，諸子百家，隨口都能搬出，並且花樣翻新，精巧雋永。我們總也算讀書人，若連這們一個拆字的

小玩藝，都說不恰當，還不該罰嗎？」錦聲點頭稱是，說道：「淺近的酒令，還有猜謎一種，也很有趣味。以後我們也試試，看可能湊出幾個來。」彤霞道：「那也不易，不但出謎要雅趣，還總得有出處。猜謎也非得博聞強記，腦筋敏捷才行。」玉珊道：「大約這是時代的不同，不但我們，怕近幾十年來，就沒這頂人材了。」錦聲道：「本來光科學就研究不清楚，誰還有功夫去尋章摘句去？我們也不過偶爾在筵前作個遊戲而已，作不好也不是爲恥。」被聽搖貞在窗外說道：「你們不聽玩藝，跑到後邊來，說甚麼遊戲呢？」聲盡處，隨後走進屋來。錦聲見麴頭上香汗津津，胸前衣服，也濕透了一小片，問道：「瑤姐幹甚麼熱成這樣子，把衣服都濕了？」一句話提醒了彤霞，便走到裏間，換上常穿的一件月白色竹布短衫，花絲葛半截黑裙。出來向錦聲說道：「走吧，該到前邊幫着張羅張羅去了。」錦聲點頭，便互相招呼着，到前邊來。正值玩藝才散，錦聲兄妹幫同父母張羅着。坐過晚席。賓客盡歡之後，也就有許多告辭走的。袁舅老爺也因為距家路遠

叫長工套上車，備着秀雲的母親走。二太太要留她住幾天。袁太太說：「場裏麥子還沒收拾完，非要走的。要不是我們老姑奶奶大喜的日子，真脫不開身。依着他爸爸，還要把秀兒帶回去哩。」大太太道：「你們家有的是閨女媳婦，也不缺秀兒一個兒作活計。等過了夏，我才放她走呢。」袁太太笑道：「我才這麼說，姑奶奶就急了。我看她過後娶到人家去，還能在這裏過夏不？」其時秀雲正抱着她的小弟弟，站在袁太太身後。聽了這話，只羞得她面紅過耳，粉頸低垂。二太太看了，努嘴向袁太太一笑，袁太太才知自己說走了嘴。便轉身接過孩子來，告別走出。大家送到門口，看她上了轎車，袁舅老爺也跨上車轅，長工把鞭子一揮，車聲鑼鑼的走了。大家回到屋裏，這時外賓只剩了錢何二位太太，和玉珊瑤貞。大家正談笑着，鏡寰料理清了外邊各事，也走了進來。閑話之間，鏡寰向玉珊等道：「你們四個，這幾天要好好預備預備功課。馬上要考畢業了，不要落了人後。」四個人一齊站起，唯唯稱是。又說了一會話，天已傍晚，何錢二位太太，各帶兒

女回家。鏡寰一家子，又燈下閒談了一回，因為忙碌了一日，各有乏意，分頭早睡了。從第二日起，錦聲等四人，原用不着臨陣磨槍，但究竟功課門類很多，不能不略為預備。每天由校裏回來，埋在屋裏用功，沒有甚麼可說。過不了幾天，便開始考試了。大約每天考兩門，五六天便考完了。最後這一天，是一門不要緊的功課。錦聲先交了卷，等候玉珊也交了卷，二人一同出堂，到女子部等齊了彤霞，瑤貞，四個人纔一路回家。因為已經考完，心神分外輕鬆。錦聲推着車子不騎。彤霞，玉珊是有自用洋車，也沒有坐。四個人慢慢地走着，談些發榜領文憑、開遊藝會等等的的事情，不覺已進了城。四人又同到葫蘆菴玉珊家中坐了好久，才各告別回家。錦聲兄妹到了家裏，天已不早了，鏡寰已由校裏回來，正等他二人吃飯。他家連上秀雲共是六口，吃飯向來是在一桌。當時團團坐定，一面吃着，鏡寰向二太太道：「想不到這兩個孩子，真能給人作臉。」二太太道：「他們這回，可能都考個第一麼？」鏡寰道：「今天剛才考完，還沒有評訂完校。」

約女子部第一，彤兒許有希望。男子部的第一，恐怕是那個唐秉珍。錦兒前五名，是靠得住的。」錦聲兄妹聽了，心裏先有了把握，便問玉珊，瑤貞如何？鏡寰道：「瑤貞也總是十名以前。玉珊可惜體育成績太差，不然真可以和唐秉珍奪一奪魁。」彤霞道：「唐秉珍這個人很有名氣，我倒沒見過。」錦聲道：「男女不在一部，自然沒見過的人多了。不過唐秉珍這個人，你應該認識他。因為他是一個出類拔萃的人材，內外堂的功課都好。」彤霞道：「他是怎麼樣的一個人呢？」錦聲道：「他是高陽縣人，十七八歲，像貌，品行，都是非常好的。他並有一手絕技，舞得一手好劍術，就是輕易不露。」鏡寰從旁點點頭道：「我也聽說過，沒看見，有機會得要賞鑑賞鑑，他實在是個好學生呢！」錦聲道：「這次遊藝會，爸爸何不煩他表演表演？別人邀他，他是不肯的。」鏡寰點頭說好。談話間，飯已吃完。鏡寰因學裏事忙，又坐車走了。錦聲閒着沒事，也騎車到玉珊，瑤貞兩處，各將考試成績的話，告訴他們，好叫他們放心。說話過了幾天，校裏發了

文憑，行過畢業典禮，當晚就要舉行遊藝大會了。這天錦聲兄妹二人，早早吃了晚飯，先找了瑤貞，然後同到玉珊家中。四個人正擬一同蒞會，不料天不作美，忽然彤雲密佈，下起絲絲細雨來。玉珊向來好靜，除非必要，向不愛參加熱鬧。今見下雨，他更不去了，彤霞也怕受淋，急急的坐車回了家。只剩了錦聲瑤貞二人，錦聲也不騎車子，同瑤貞冒着小雨，雇車來到校裏，照直走進禮堂。其時天已黑了，會場裏雪亮的兩盞大汽燈，照得如同白晝。靠東牆台上，高懸着紫色幕帳。幕前設一張長方桌兒，兩旁兩把西式椅子。台下坐位，一行挨一行，一直橫擺到西牆盡頭。男女同學，已經黑壓壓的坐滿了。錦聲看了看前邊是已無隙地，只好同瑤貞，在後邊找兩個座位坐下。座前後一些同學，一則因錦聲是校長之子，二則錦聲又是校中翹楚，都格外愛敬他。再則他又同着如花似玉的瑤貞在一塊兒，自然都一齊圍攏上來，同他倆個談天說地，刺刺不休。錦聲因為不住學，對於遊藝會的情形，不甚明瞭，便問他們今晚都是誰表演甚麼。一位同學答道：「

有雙簧，幻術，鋼琴獨奏，琵琶獨奏。大的有新劇，還有兩齣舊劇。並有二年級女生的跳舞。……」錦聲接問道：「劇目我知道個大概，我問都是誰表演那一樣。」那同學笑道：「這可難說了，這許多人，叫我給你一個一個報名，未免太抓人的苦力吧？」錦聲一聽笑了。又一個同學道：「密司特高何必細問？猜也差不多。像鋼琴，跟琵琶獨奏，除非我們那兩位音樂教員，橫豎別人辦不到。幻術，新劇等，無非還是從先那幾位，新加入的也不多。」瑤貞插言道：「舊劇是誰扮演？我們同學裏邊，怕沒有這項人材吧？」那同學答道：「那是由館子裏特邀來唱大軸的。」又一個同學插嘴道：「這都沒甚麼希奇，我以為頂有價值的，是唐秉珍的舞劍了。」正說到這裏，只聽台上幾聲鈴響，大家知道將要開演，便各歸座位，會場裏頓時肅靜起來。少頃，只見校長高鏡寰，由幕後從容踱出。全場學生，一齊起立致敬，錦聲同瑤貞，自然也隨同立起。鏡寰點點頭，讓大家落坐。然後說道：「本校這遊藝會，是每一個假期前，照例舉行的。不過，今晚這會

的意義，比較特別重大些。因為這一期，初中男女兩部，各有一班畢業生。論成績，雖然有幾位留了級，但整個的論起來，比過去各班畢業生，成績都好。這雖然是諸位帥長們，循循善誘，但不能不說是諸位同學努力用功，才收了這樣的効果。今天這會，一部分是為暑假前臨別的紀念，一部分却是為畢業諸同學，慶祝勝利的。此外還有一種意義，就是我們要借這會，作為鼓勵未畢業諸同學的一付興奮劑，所以這會的意義是特別重大。但是，各位都應該知道，初中畢業生，是不足應用在新時代社會的，諸位雖然得了這一張文憑，但在學歷上，不過是一個小階段，我希望諸位到暑假後，沒有一位不來繼續升學的。等到三年後的今日，諸位在中高中學了業，我們仍然在這裏，同聚一堂，再開一個更擴大的遊藝會。那末，今晚這遊藝會，才不辜負，才特別的有價值呢。」高鏡寰這一小段演說，雖很簡單，却也說得面面周到。聽得學生們，無限欽敬，與感激。鏡寰退入幕後，接着是姓尙的校務主任，和兩位教員上來演說。無非是本着校長詞意，加以引申。演說

過去，便是雙簧上場，倒也有點滑稽可笑。雙簧下去，是幻術，也不過玩一套手續變國旗，大筒套小筒就完了。再次，是教員馬碩士的琵琶獨奏。他這手技藝，在教育界頗負盛名，原不應委曲他，露演在前。因為他是游藝會的總裁，預為表演了，騰出功夫，好去指導一切，所以提前表演。只見幕啓處，馬碩士抱着琵琶，含笑走出，把一把椅子，挪到台的當中坐下。隨後有一人，拿着一紙報條，用指甲挑着，插在台前左側。衆人看那報條上，寫着：「垓下困羽」四個字。大家一見這個大題目，好不驚奇。正不知馬碩士，怎麼把他彈得相像？那馬碩士不慌不忙，左手按絃，右手揜指。左手一上一下，其快如梭。右手一來一往，其疾若風。彈出的那種聲音，高如鶴唳九霄，低似銀瓶墜井。那種抑揚頓挫，妮婉鏗鏘，已將人聽得怡心悅耳了。不防他又忽然換了指法，變了宮商。先是隱隱約約，聽得風吼聲，水流聲，鑼鳴聲，梆響聲。後來又加上人的喊殺聲，馬的咆哮聲，鑼鑼鼓響，鑼鑼車動。衆聲雜沓，漸漸的由遠而近，泉湧般奔流而至。及至逼到近前

，那聲音就愈大，愈急，愈繁，愈亂起來。真像有千軍馳驟，萬馬縱橫，金鼓震天，哀角動地的一般。把當年九里山前，十面埋伏的聲勢，一直讓他十個指頭，給撮到你的目前。將一個遊藝場，變成了古戰場。聽的人不由得毛骨悚然，往上提着一口喪氣。一直等到那聲音，一步一步，由急而徐，由繁而簡，由高而低，可憐小得只剩了一線遊絲，輕輕嫋嫋，幾乎要斷而未斷的那種聲音，好像是在數十里路以外了。台下衆人，才緩過一口氣來，暗暗地叫了一聲好。這時候，又由後台，挑出一紙報條來，上寫：「烏江夜渡」。再聽那琵琶的聲音，又漸漸的，一步高一步，一步緊一步。聽着是一匹快馬，蹄蹄踢踢，昂首嘶着長風，由遠而近，一路咆哮而來。那馬跑着跳着，忽然到了一個所在。只聽水聲澎湃，風浪交作，響成一片。活脫是那叱咤風雲的楚霸王，騎着他那匹烏騮，脫出重圍，單人獨騎，逃到烏江渡口來了。大家心中，正替這位蓋世英雄，廢然興嘆。忽的砉然一聲，衆音俱杳。只見馬領士，懷抱着琵琶，微笑而立，在大家嘆惜聲中，慢慢退

到幕後去了。這一陣琵琶奏過，把人的精神，陡然提起多高，場中空氣，立顯緊張。那時便有人，將台上棹椅，一齊收了進去。瑤貞嘯了一聲，問錦聲道：「這是怎麼，不演了嗎？」錦聲道：「不能，怕是唐秉珍的劍術上場了。」一言未了，果然唐秉珍走出台來。只見他，穿着一身運動緊身衣服，白地上織着些藍色橫道子，緊緊裹着身體。頭戴一個透眼的押髮軟帽，將一頭分髮，緊緊插住。左手裏托着一柄七星寶劍，光芒奪目。把個人，襯得儒雅中，帶出無限威風來。唐秉珍來到台前，笑容可掬，向下鞠了一躬，然後退到台的正中，收斂起滿臉笑容，把通身氣力運足，先作一個出勢，便掣動那口劍，舞了起來。只見他閃展跳躍，矯捷如猿，擲口劍，就如一條白蛇，圍繞着他的身子飛來飛去，白光萬道，耀人的眼目。他身上那些藍色道子，也立時變成了幾千百條，隨着那劍光，滾成一團。後來舞到酣處，連那些藍道子都看不見了，眼前只是個電光世界，令人不可逼視。那白光滾來滾去，漸漸帶出一片風聲，呼呼價響。但覺有一股冷氣逼人，着人

暑氣盡消。衆人正在懷然，忽然間那白光頓斂，唐秉珍仍然是手托寶劍，笑容可掬的，從容站定。首先是校長高鏡寰，立在幕邊左側，鼓起掌來，引起了台下，哄堂一般的共鳴。秉珍向台下鞠了一躬，退入幕後去了。錦聲這時，已看得搖舌不下，秉珍進去好久，他還直向台上瞪着瞅。及至瑤貞用肘將他一碰，他才嘆了一聲道：「佩服！佩服！」這時候滿場中，你言我語，都在評論這口劍，人聲頓顯嘈雜起來。錦聲覺着心口裏，有些累得氣短，便招呼了瑤貞，到外邊來活動一下。出了禮堂，但見皓月當空，早已放晴。呼吸了幾口新鮮空氣，略覺爽快。瑤貞怕誤了看，又催着他一同進來。才落了坐，新劇開演了。只見幕啓處，一個人打扮了個流氓的樣兒，側側歪歪的，坐在一個椅子上。錦聲認得這是那個師長的兒子，焦步完扮的。一見他那副輕薄面孔，已有些不大耐煩。又聽他把嘴一咧，口裏念道：「咱家生來原姓谷，愛吃白糖蘸老鼠。」錦聲一聽這兩句詞，又好氣，又好笑，心說道：「這樣詞，倒合他的身分。」那焦步完嘴裏道着，他那兩隻眼

睛，滴溜溜，像賊一般，只往女生多的地方死釘。錦聲看到眼裏，越發有氣。向瑤貞道：「我們還是出去透透空氣去罷，新戲太沒有意思。」瑤貞不便拗他，隨他走出會場。二人踏着月光，慢慢向西踱來。走着走着，瑤貞忽然低着頭，格格的笑了一聲。錦聲問道：「你笑甚麼？」瑤貞道：「我笑那個饒貓。」錦聲道：「誰？」瑤貞道：「焦步完愛吃白糖蘸老鼠，可不是個饒貓？」錦聲道：「那個不要臉的東西，這回連業都沒畢成，還忝着個臉來作這種醜態，有甚麼說頭！」二人說着，不覺已過了一座小木橋。錦聲立住脚道：「再走就到操場了，我們上小花園吧。」於是二人折而向南，順着碎石甬道，並着肩慢慢的走。那甬道，經方才一陣小細雨，浸潤得光而不滑。兩人都是穿着皮鞋，鞋底碰在石上，發出清而且脆的聲音，頗覺有趣。將至花園牆外，忽有一陣微風吹來，順風帶過了一種花香，沁入鼻端，令人心神俱爽。錦聲連呼了兩聲痛快。二人進了花園，直順着那用平頭松界成的一條花徑，來到花園正中，然後折而向西，走入一個八角亭中

。那亭子的八面，每面有一張休息靠椅。椅子的大小，正好容兩個人。他二人並肩坐在椅子上，臉朝着外，仰見一輪明月，越發皎潔了，照得眼前那些紅花綠葉，幾乎能夠分得出顏色來。那月光，由很密的葉底穿入，射到地下，成了大大小小各式各樣的斑點，經微風一拂，在地下蕩漾不定。同時把百種花香，一齊送入鼻端。真令人心曠神怡，別有一種清幽意味。錦聲抬着胳膊，伸了一個懶腰，向瑤貞道：「瑤姐你看這一片夜景多好。可惜我們不住學校，把好景辜負了。若能住在學校裏，每當花好月圓，在這裏對景談心，便一夜不睡也好。」瑤貞聽了，低下頭，默然不語。錦聲問道：「你累了嗎？」瑤貞搖搖頭，說道：「不是累，我是想，我不但夜裏，只怕連白天都來不成了。」錦聲道：「怎麼？你說的是在放假期內嗎？」瑤貞漫應道：「不是。」錦聲道：「是甚麼原故？」瑤貞嘆道：「我恐怕不能升學了。」錦聲道：「那爲甚麼？」瑤貞沉吟了一會，道：「我家裏經濟狀況，你也知道，自從我父親去世，就不算很從容。勉強支持了這兩年，

現在所指望的那座舖子，生意又不好，維持生計還有時感覺拮据，讀書的費用，就更不容易。所以我母親，打算不讓我升學了。」錦聲呆了一呆，嘆道：「這也難怪大嬸，本來不能因為上學，就誤了過日子。不過就這們半途而廢，太可惜了。」說着，抬頭望了望天，又唉了一聲道：「我想世上一般青年，爲了經濟問題，不知誤了多少事業。大概那些消極派，冒險派，他們的起因，都跟經濟有密切的關係吧？」瑤貞聽了，長出了一口氣，又把頭低下去。錦聲忽然立起來，重又坐下說道：「瑤姐，你不用發愁，我有辦法了。我打算跟我父親請求，幫助你這筆費用。當初大叔在時，他兩位老人家，是那樣的交誼，我想這事，我爸爸一定能夠允許的。」瑤貞聽了，抬頭看了看錦聲，口裏囁嚅着道：「不過……」

錦聲道：「沒關係，一個高中學生，一年也用不了多少錢，不至於籌不出來。」

瑤貞聽了，張了嘴，幾次想說甚麼，却不知說甚麼好。低下頭去，從衣衿上取下一塊小手絹來，在左手食指上，一繞一繞的繞。把手絹繞盡了，鬆下來接着再繞

，半天沒有說話。錦聲一旁看了，心裏很覺難過。便道：「瑤姐，你不要覺着過不去。你沒聽見我父親剛才演說？那意思，惟恐學生不來升學。再說他爲了這樣的事，也時常補助別人。現在你處在這個環境，更得應該幫助的了，這算得了甚麼？」瑤貞道：「不過，我只怕你再從中爲難，就不好了。」錦聲忙道：「不至於。即便爲點難，爲你升學，我也值得。」瑤貞微笑了笑，仍舊低下頭去，繞繞那塊手絹。錦聲一時也再沒甚麼話說，向後一仰，把頭枕在椅背上。却不知不覺的，順手把瑤貞手裏那塊手絹抽過來，也在手指上來回的繞着。好久的功夫，忽然瑤貞啞了一聲，立起來，抖擻着衣裳，向地下找道：「我那手絹呢？」錦聲聞聲，在自己手上一看，不禁失笑道：「在這裏。」瑤貞一看，見他也正在繞着，不覺格格的笑起來，依然坐下說道：「你甚麼時候拿過去的？」錦聲道：「我也不知道。」瑤貞把身子一挪，伸手到錦聲手裏，來取那塊手絹。同時懶懶的也把頭枕在椅背上。但她並不一定要把手絹奪過去，所以也不會用勁抽。錦聲便也

無可無不可的，要撒手而實未撒手的樣子。於是這一塊小小手絹，倒被他二人，共同抬在那裏了。這時，那月輪漸漸西斜，一片清光，由亭外射到他兩人臉上，照得眉目分明。錦聲忽覺頸上，好像有個東西爬得怪癢。扭頭看時，却是瑤真的頭髮梢兒，被微風飄到自己頸上，來回的拂動着，因而作癢，不覺得自己笑了。瑤真見錦聲扭着頭向自己笑，也不禁嫣然一笑。錦聲見她那蘋果似的臉龐兒，被月光照得像霧籠芍藥一般，顯出一種神秘的嬌艷，已是心裏一蕩。又見她那一笑之頃，粉靨雙承，皓齒微露，更是情不自禁。不知不覺的低頭湊到她那櫻唇上，輕輕的吻了下去。瑤真把臉一紅，欲待閃時，也覺得四肢無力，動彈不得。等到錦聲的臉，離開她那香唇，兩人不約而同，在喉嚨裏，對着哼唧了一聲。那聲音不清不楚，他們自己，也不知是要說，是要笑。於是這神聖的愛情滋味，就在這一剎那間，初次的嘗試了。兩人心口裏撲通着，默然了幾分鐘，相視微微一笑。錦聲便俯着瑤真耳邊，輕輕說道：「瑤姐，這一次，就是我們一生的最初信約，你說

是不是？」瑤貞微笑着，覺得這一問，不是一句話，可以答覆圓滿的。便將繭那一顆櫻唇，回送到錦聲的嘴邊，也答覆了一個極熱烈的吻。這一次，他們的心靈，不像剛才那樣跳動了，時間也延長了幾倍。由兩方面的交流作用，更深深的領略了愛情的奧妙與甜蜜。這時，恰有一對螢火虫兒，放着光芒，並搖擺着由身後一直的飛向前邊去了。錦聲用手一指道：「你看，這是暗示我們，前途的無限光明啊！」瑤貞嫣然一笑，順手挽着錦聲站起，攜手出園，走回會場來。到了場裏一看，却見正演着舊劇。靠後排那些同學，都立在橙子上，巴着脖子，向台上望。方才坐的那兩個座位，早讓人佔了。兩人立在地下望了一會，一點也望不見。錦聲便道：「算了，我們回去好了。」瑤貞見看不成，只好作罷。二人出了遊藝場，走出校門。也不雇車子，携着手慢步當車，隨走隨談，一點也不覺得累。不料剛剛進城，忽然起了一片黑雲，一陣隆隆的雷聲響過去，竟又下起雨來。這次雨却大了，兩人急忙之間，想找個地方避避，因為夜深，商號都閉門睡了覺，却一

時找不到。及至找到了，一身單衣已淋的精透，而那雨偏也止了，錦聲不覺氣得好笑，帶着一身雨，一面走着嘴裏說道：「這雨，真豈有此理，好像是特爲我們來的。」說了這話，忽又起了一種觀念。不禁蹙眉向瑤貞說道：「瑤姐，你看，這場雨，和方才那兩個螢火虫兒，正是一個反比例，莫非……」瑤貞忙伸手把他的嘴一捂道：「莫非甚麼？你怎麼迷信起來了？就是……你不知道還有個人定勝天呢！」錦聲一聽，也不由的笑了。把她那隻手，緊緊的握住，再往前走。到了分路地方，錦聲因街上很黑，怕她一個人膽怯，便一直把她送到家門口，站住脚道：「你進去吧，明天見。」說時，要撒脫手，却被瑤貞緊緊攥住，說道：「還有老遠呢，換換衣服再走。」錦聲正覺着身上濕得難過，並且還有點冷，便道：「也好。」於是一同上前敲門。一個老媽子把門開了，二人走進來，瑤貞在院裏喚了聲娘。錢太太還等着她沒睡，答應了一聲，從屋裏走出，一見他兩個淋得湯潑鼠似的回來，不禁噙了一聲道：「這兩個獸孩子，怎麼單頂着雨回來呢？」

「瑤貞也顧不得答言，急忙忙到了屋裏，擦了擦手，便開箱子找衣服。只見她翻來倒去，覺着那件都不好，繃着眉道：「窮勁，沒一件拿出手的衣裳。」錦聲帶着一身水，也不敢坐，站在地下笑道：「有一件換換就得了，管牠好歹哩。」錢太太也催道：「快些吧，是件乾的，就比濕着強。」瑤貞又翻騰了好久，才找出一件半舊的銀灰色襪綢衫子，一身月白色竹布小衣服來。錦聲接着道：「何必要這們好的。」錢太太笑道：「別麻煩了，快到我屋裏換去。」錦聲轉身去了。這裏瑤貞，也便忙忙的把濕衣換了。少頃錦聲換完過來，瑤貞一見格格的笑個不住。錢太太也笑道：「倒真像個大閨女，比瑤兒還顯着俊呢，就是瘦了點。」錦聲不免低下頭，把自己端相了一會，也覺得好笑。隨道：「大嬸和瑤姐歇着吧，我走了。」瑤貞見他手裏捲着他那身濕衣服，忙道：「你還拿着他幹甚麼？放在這裏，明天我一塊洗洗得了。」錦聲道：「不，回去叫王媽洗去。」便點着頭，走了出來。錢太太母女送到大門口，囑咐路上別滑倒了，錦聲答應着。一個人回到家裏。進

了後院，聽見北屋裏牌響，他也顧不得去看，一直到了自己屋裏，把瑤貞那衣服換下來，疊上包好。又換了鞋襪，然後才到北屋裏來。只見是他大娘，他母親，秀雲，彤霞，又在打那制錢么半的小麻將。二太太見了他，問道：「爺倆一塊回來的？天可不早了。」錦聲道：「我先回來的，大概爸爸也快回來了。」二太太又見他換了衣服，問道：「挨淋了嗎？彤兒沒去，可便宜了。」錦聲道：「可不是，淋了個精透。」大太太打了一張牌出去道：「你娘等着你爺倆個，老不回來，我們就打上了。你餓不餓？把他們叫起一個來，做點吃的。」錦聲道：「不餓，大娘打牌，別管我。」說時，只見秀雲把牌一推道：「還叫人家和一牌呀。」錦聲一看她那牌，是三個白板帶翻，問道：「秀姐輕易不打牌，學的倒高了。」秀雲微微一笑，忙着去洗牌。二太太道：「人家——你秀姐，是捨命陪君子，這回又輸了她一個，你快給她當個參謀去吧。」錦聲聽了，便掇了一個小圓檯，坐在秀雲肩下，看着她打。秀雲把一隻胳膊挪開，爲的是讓錦聲看得真切。這分明

是樂意這個參謀，在一旁讚助。却每當錦聲拿手指點的時候，偶然不留神，碰着她一下，她就立時把臉一紅，牌打得更慌了。錦聲這些年來，是深知道她臉太薄。看了兩三把牌，便不好意思再當這個參謀，叫人家不得勁。便搭訕着立起來道：「秀姐打得不錯了，我看看妹妹的牌如何？」彤霞笑道：「看可是看，可別一手托兩家，假充好意，指攬着我打到秀姐叫兒裏去。」錦聲笑道：「叫你說的，一個姐姐，一個妹妹，難道我還能向着一個，滅着一個？」彤霞道：「那沒準兒，你當的是秀姐的參謀，吃着誰就向誰。」錦聲笑道：「你又不跌，不該打，我叫你打也不成。」彤霞笑道：「我也沒準主意呢。」說得大家都笑了。錦聲看了一會子歪脖胡，覺得口渴。摸了摸茶壺，有茶却涼了。想叫起杏兒去沏茶，又值不得。便端起壺來，想喝兩口涼茶。秀雲一抬頭看見，忙站起來道：「那茶早涼了，喝了鬧病。我去給你沏去，你來替我打牌。」錦聲道：「不用，我也不很渴，要喝，我也會沏茶，何必還勞動你。」秀雲不聽，已過來把茶壺搶到手裏，走出去

了。錦聲只得坐下，替她打牌。秀雲到廚房裏沏了茶，一手端着燈，一手端着壺回來。到了北屋台階前，一時沒留神，腳抬晚了些，把一個小脚尖兒，碰在磚上，着實的蹶了一下子，痛得她，不由脫口啞啞了一聲。隨着身子一掙，幾乎把手裏的茶壺和燈，都擗到地下。錦聲在屋裏聽見她啞啞，忙跑出來看時，只見她把燈和茶壺，放在台階上，左手扶着台階，彎着腰，低着頭，抬起左脚來，攔在右膝蓋上，雙眉緊蹙，口裏咬着氣，不住的用手捏弄她脚尖兒。錦聲一看這樣子，心裏老大不忍，問道：「秀姐蹶了腳嗎？都是怨我，忽不芽的要喝甚麼茶。」秀雲只顧了捏她那脚尖，也不答言。錦聲又道：「這會好點不？」秀雲紅着臉道：「你快端着茶壺走就完了。」錦聲答應着，端起茶壺要走，終有些不忍。又站住腳，啞念道：「這才是沒有的事，不定多痛呢！」秀雲催道：「快去吧，別這們囉囉了。」錦聲見她一片嬌羞，由不的就着燈光，向她身上打量。看她那一條五股大辮子，綴着紅絨辮穗兒，那頭髮又黑又長，由胸前搭拉過來，幾乎挨了地。站在

地下的那一隻蓮瓣，纖不盈握，脚尖兒那麼一低一揚的，好像是站不穩。越顯着腰肢嫵娜，體態娉婷，完全是一片弱不勝衣的姿態。暗想她這種嬌怯勁兒，簡直是叫這兩隻腳，給裝點出來的。就是她這一種靦靦覷覷的神情，怕也是因爲這兩小腳，不好見人的原故吧？這樣的女子，要在另一方面說，動人倒也動人。但是好好的兩隻腳，硬把他綁成這們一點，因而把一個人，也造作得見不得人，走不動路，可憐也就夠可憐的了。心裏有此一念，便又推想到，她從小纏足的時候，更不定有多們痛苦，不禁起一種慘無人道的感慨。正在那裏暗暗發着嗟嘆，忽聽秀雲着了急道：「你倒是走哇。」錦聲見她含嗔似怒的，忙陪笑道：「我走，我走。你可以在地下溜躑溜躑，怕是聚住血，就不好了。」說了，便端着壺回到房裏。二太太問道：「秀兒怎麼了？」錦聲道：「她蹣了腳，痛的在院裏捏哩。」大太太向窗外招呼道：「秀兒進來，外邊涼。黑燈下火的，怎麼走路不加小心呢？」又向錦聲道：「你還替她打着。」錦聲便一邊喝茶，一邊替她打。等秀雲進

來，便讓給她。少頃，鏡寰回來，便散了場，分途歸寢。錦聲因爲累了，第二天睜眼醒來，太陽已出了多高，便急忙穿衣下地。杏兒端進臉水來，錦聲問道：「甚麼時候了？」杏兒道，「飯都吃過了，老爺也出了門。」錦聲漱洗過，順着脚走到西屋裏，見彤霞正唧唧噥噥的給秀雲講解小學國文。在旁看了一會，不便打攪牠們，便來到外院裏。看自己的母親也沒在屋，問問小桃兒，才知是在大娘屋裏。覺着肚子有點餓了，便叫小桃端了飯來，一個人吃完了，想着和母親去說一聲，然後出門。回到後院，見秀雲臉朝西，在北屋窗根下站着，也沒在意。走進北屋裏，才到了外間屋，聽見是他大娘的語聲道：「咱們就親上保親。」錦聲心裏一動，覺着這句話，跟自己似有點關係，便止步立在門帘外邊，側耳細聽。又聽太太道：「他們從小兒在一塊，作了小兩口兒，再沒那末好的了。」太太道：「我早有這個念頭，只爲他爸爸不願給孩子們早訂親，也就沒提。秀兒那孩子，我也真捨不得。」錦聲聽到這裏，突覺心口裏一跳。又聽太太接着道

：「回頭跟他爸爸商量商量看，他也不能不樂意。」太太道：「現在的孩子們，不同早先了，也得跟錦兒說說。」錦聲聽了微笑了笑，便輕輕的退出屋來。才一邁出門坎，只見秀雲側着耳朵，仍在窗下站着。錦聲脚步一響，秀雲忙一回頭，兩人四目相對，正正打了一個照面。不知二人打了照面之後如何？下回交代。

第三回

促膝論鴛儷疑雲疑雨

屏聲停玉趾忽喜忽驚

却說錦聲秀雲二人，打了一個照面之後，錦聲還不覺怎樣。秀雲早把個粉臉兒，羞得通紅，低下頭，一路蓮步細碎的，躲到彤霞屋內去了。錦聲望着她的後影兒，見她兩頰掀動，好像露出微笑來，觸目通心，便也不由的思潮起落了一陣。回到屋裏，拿了瑤貞那衣裳包走出來，見彤霞站在屋門口，正和秀雲說話。便問道：「我到葫蘆庵去踏，妹妹去不？」彤霞道：「我不想出門。你替我買點子五色絲線來，我要跟秀姐學着繡花哩。」錦聲點頭答應，進屋取了一點零錢。又囑咐彤霞，回頭跟母親說聲，便走出來。本想先給瑤貞送衣服去，因為昨晚把車

放到何家，便步行着，先順路買了線，然後到何家來。玉珊正同小丫頭佩釵，在院裏澆花。見錦聲來了，便放下澆壺，陪着他母親屋裏來。錦聲見過了何太太，何太太道：「這會子你們清閒了，有一個多月的工夫呢。」錦聲道：「可不是。」玉珊問道：「昨天晚上遊藝會好不好？你同瑤貞甚麼時候回來的？」錦聲道：「回來已經很晚了。遊藝會大致還好，頂有價值的，是馬老師的琵琶獨奏，和唐秉珍的舞劍。」於是便將當時情形，學說了一遍。聽得玉珊十分後悔道：「早知這樣，不如昨天去了。」錦聲道：「其實不去也好，我們昨天，都淋了個不亦樂乎。」說時，佩釵端了茶來，喝着談了一會。錦聲曉得何太太要睡午覺，便同玉珊到東間裏來。不料他手裏的那衣包，因為拿來倒去，扣已鬆了，露出個衣領子來。玉珊見是個女衣，便順手取過來，拿着看了看，認得是瑤貞的，問道：「你拿瑤貞的衣服幹甚麼？」錦聲道：「就是昨天晚上，回來淋濕了，在瑤姐那裏換上了她這麼一件。」玉珊微笑了笑，說道：「你二位解衣推食，情分可謂不小

！」錦聲道：「一時借件衣服穿，算得甚麼情分？」玉珩望望錦聲臉上，說道：「你說瑤貞那人怎麼樣？」錦聲摸不着玉珩問的意思，一時也不好意思下斷語，便道：「我看不出甚麼來，你說哩？」玉珩沉吟了一回，說道：「我有一句話，給你作個小貢獻。」錦聲道：「請講。」玉珩道：「我看你若跟瑤貞作個友誼，是很好的，如果再進一步，似乎不可以。」錦聲暗想：你這話又何所見而云然？何以不能進一步？我還想把我們的事告訴你，這倒好，頂回去了。便道：「你這話奇怪！誰說我們要甚麼再進一步來？」玉珩笑道：「我也沒說你們一定再進一步呀！何必着急。不過我認爲瑤貞，雖然是個聰明智慧的人，可惜她意志有點薄弱。假設你跟她再進一步，怕不是你的終身幸福。」錦聲聽了，又不免暗笑，心說：玉珩挺有眼力的一個人，不曉得因爲甚麼，把瑤姐錯認了，這可難爲人不淺。可見聰明一世，也有個懵懂一時。又想：他既這麼不贊成，我倒得順着他說才好。便道：「你的見解比我高，這話當然有道理。難得有你這麼一位哥哥來指導我

，我真幸運！我跟瑤姐不過也是個友誼，請你也不必疑心。」玉珊微笑道：「你怎麼跟我鬧起客氣來了，這也值不得感激！就是差不多的朋友，誰有見解，也要互相貢獻，何況你我。」錦聲聽了，仍是覺着可笑。心說：你這個意思固然很好，可惜見解錯了。又想：我何不把那個事告訴他，看一看他對婚姻問題，是種甚麼心理。便笑道：「玉哥，我告訴你一件事。今天早晨我母親關於我的婚……」

……」說到這裏，覺着怪不好意思的，又停了一會，才遲遲頓頓的說道：「關於我婚姻問題，有所討論。要把秀姐，聘作彤妹的嫂子。」玉珊笑道：「好繞嘴的話！你同意不同意呢？」錦聲道：「我自然同意，你以為如何？」玉珊正疑惑着他那個，不防他又說出這個來。鬧得他，倒有點莫明其妙了，沈吟了一會說道：「錦弟，對不起，我今天太打你的高興了，或者你也許不見怪。」錦聲微笑道：「有話請講，我那能見你作哥哥的怪。」玉珊道：「我看秀姐，只可算個十九世紀的閨秀，却不是新時代的人物。撰句文言，叫作似非佳偶。」錦

聲微笑，暗道：可謂英雄之見略同。玉珊見他又笑，也有點看出來了。說道：「你不用哄我，我看你的目的，還是在瑤貞身上。」錦聲忙分辯道：「你總是說這個話是甚麼意思？我沒說我們倆個是專在友誼嗎。」玉珊臉上一紅，不言語了。錦聲見他一紅臉，倒不禁起了一點疑竇。心想：他來回說瑤姐不好，又總疑惑我們已再進一步，莫非他對於瑤姐，抱着甚麼希望，對我含着妒意？又轉念道：不能，他雖然對於瑤姐也不錯，比較對於彤妹，却大不相同了。況且，他也不至於跟我動這種心計。正納着悶，只聽玉珊道：「關於你的婚姻問題，我倒替你物色了一位。這個人，出類拔粹，再好不過。像你這樣好男兒，非這個人不足以爲偶。不過，因爲有一種原故，現在不能宣佈這個人是誰。好在這事，也不忙着要辦，以後再說也不晚，只要你能等着。」錦聲道：「這是誰，我見過沒有？」玉珊道：「怎麼沒見過，你怕不留神就是了。」錦聲道：「這人相貌，學識，品格，樣樣都是出類拔粹嗎？」玉珊道：「自然。」錦聲道：「是不是我們同學的？」

玉珊道：「這你不必問，現在是同學，以後也許不同學。現在不同學，以後也許同了學。」錦聲道：「我不是以同學爲條件，我問如果是同學，我好猜猜是誰。」玉珊道：「惟其是不能宣佈，可叫你猜着是誰幹甚麼。」錦聲遲疑着道：「我想，要是我們的同學，自然我不認識的很多。即便認識，學識，品格也不能深知。若論容貌，差不多也見過大概。就像瑤……：……」說到這裏，覺着露了馬脚，忙順着音改口道：「要借形妹作個比喻，像那樣的，那裏有？」玉珊道：「所以說，怕你不留神呢。」錦聲道：「究竟她是怎麼一個模樣？你何妨形容形容，好叫我知道是怎麼個好法，」玉珊道：「論她那模樣，因爲好的沒法再好了，口頭上簡單形容不出來。你不必急着問，早晚讓你明白。」錦聲凝着眉頭道：「悶死我了。」玉珊笑道：「這就如同買彩票，先有了號碼，叫你悶着，一旦開了彩，乃是個頭等獎，那時你才格外高興哩。」錦聲聽他說的如此神秘，越發要追問道：「不能仔細形容，說個大概也可以，這麼半吞半吐的，叫人難過。」玉珊笑道：「

先難過，才能有過好過哩。天下事，原是苦盡甘來好。若先甜，那可就要後苦了。

「錦聲忽然立起來，衝着玉珊笑道：『玉哥，你說的這個人，比你的像貌如何？』

「玉珊把臉一繃道：『這是甚麼話？好意替你物色佳麗，你不感激我，倒把人比作女子。』錦聲忙陪笑道：『別生氣，我是作個譬語，誰叫你不給我形容呢。』

玉珊氣道：『我的嘴，不是個攝影機，叫我怎麼形容？』錦聲笑道：『算了，我的好哥哥，比你作女子怕甚麼？要叫我作女子，我是巴不得的哩。我真要是個女子啊，我早作了文君的信徒，私奔你來了。你又不像司馬相如那們青衫潦倒，我那才艷福雙修哩。』玉珊也不覺好笑起來道：『這一說，你不能受窮。我真要到了貧也非病的時候，你該不肯跟我當爐了。』錦聲笑了一陣，到底納悶，又問道：『真個的，你說的那個人，這麼恍惚不明，只怕是你哄着我玩，並無其人罷？』玉珊正色道：『這是甚麼事，我哄着你玩，我多早晚又哄過你來？』錦聲道：『那末，得到什麼時機，才能宣佈呢？』玉珊道：『那說不完。我既攬了這

個責任，就替你竭力進行去，大概爲時也就快了，你耐心等着罷。」錦聲心裏想道：看他說的這麼千真萬真，並且又快了。他真要一宣佈出來，倒叫人不好拒絕。便故意的疑問着道：「不過還有一件，那人無論多好，但雙方各不相識，平素沒有深切的了解，倘或志趣不投，也不足以言匹偶。」玉珊道：「我保你們志趣相投就是了，並且還有出乎意料之外的美滿。你若不相信，那末，請你還是追求瑤貞去得啦。」錦聲忙道：「笑話，哥哥你這麼熱心爲我，我還能不相信你？感激都感激不過來了。」玉珊笑道：「不要來這種客氣吧！我也不是單獨爲你。」錦聲也笑道：「那末，就請你多費心了，辦成了，我再請你喝這碗東瓜湯。」玉珊一笑。錦聲便拿着小包袱，告辭出來，騎上了車，直奔後庫胡同錢宅。錢家的老媽子，正在院裏洗衣服，見了錦聲，招呼了一下，便向屋裏喚道：「小姐，高少爺來了。」其時瑤貞長晝無俚，正歪在牀上，看一本小說消遣，聽說錦聲來了，放下書，起身迎出。兩人剛一照面，不覺都起了昨晚那個回憶，對着把臉一紅。錦

聲到了屋裏，把瑤貞那衣服偷了。問了問錢太太沒有在家。一轉眼，見牀頭放着一本書，掀着扣在枕上，那書面上的圖畫，美麗非常。近前一看，標着「幻滅」兩個字。說道：「這書名到新穎，內容怎樣？」瑤貞坐在一邊，微笑不答。錦聲取到手裏，就着原來翻開的那一頁，細細看下去，正是那個叫自強的，同靜女士一對多情男女，在清泉石畔，並坐談心。靜女士把頭倚在自強的懷裏，問自強還有別的愛人沒有？自強却不回答，深深的在靜女士頰上吻下去，那一段故事。錦聲看到這裏，抬頭向瑤貞微笑着道：「瑤姐，你看清泉石畔，這一對情侶，跟昨天夜裏，八角亭中那種情景，可不是一樣嗎？」瑤貞嫣然一笑。錦聲放下書道：「這書通篇，我雖然沒有看過。但就這一段看來，自強一片真情流露，絕對不會另有愛人，這位靜女士，未免過於多疑了。」瑤貞道：「這也難怪靜女士有這一問，本來男子們是靠不住的，一邊和這個表示白頭偕老，一邊又去跟那個密訂終身。這樣的狡猾行爲，怎能不叫女性們疑心？」錦聲道：「這總得分人，那

能一概而論？瑤姐，我正要告訴你一件事，今早聽我母親和大娘議論，要將秀姐……」瑤貞接口道：「將秀姐怎樣？」錦聲微笑道：「將秀姐許配給我。」瑤貞忙問道：「你願意不？」錦聲笑道：「拜你這急勁！我要願意，還問你說嗎？」瑤貞嘆哧一聲笑了，說道：「秀姐那兩隻腳，真稱得起是三寸金蓮，要擱在巴黎萬國展覽會裏，準能代表中國的文明。」錦聲笑道：「你這話說得太刻薄了，其實那三寸金蓮，在中國已經算貴了有兩千多年。不信你翻開舊書看看，那些文人的刻畫，騷客的吟咏，把那裙下雙鈎，形容得夠多神秘，迷戀得要多癡狂，你就曉得牠有牠的地位了。不過，時代不同，在從前，國家承平日久，人民的生計優裕。尤其是一般男子們，飽暖無事，專在享樂上着想，因為女子們用不着到大門以外去操作，所以他們對於女子的觀念，就惟恐她不嬌柔，要嬌柔，自然總是個好漢子。足一小了，即使身材生得相笨些，也分外的顯着有一種嬌媚婷婷的風緻。於是那兩隻金蓮，小不小，便成了女子們惟一的主要條件。當聽老人們

說，從前真有十分美貌的女子，因為是兩隻大脚，找不出來婆家的。擠死的那些女子們沒了法，爲討男子的喜歡起見，不得不捨死忘生的，往小裏纏。積習越來越深，就牢不可破，多大痛苦，也就視爲當然了。所以，嬌柔美，不合乎人生，純是感情的，而不是理智的。現在呢，國家受了侵略，人民生活受了壓迫，感覺到女子嬌柔，不但民族力量太弱，而且女子也非得有獨立生活的能力，從事生產不可了。女子既要作男子的事，自然非強健不可，於是對於女子，便主張健康美。要健康，首先不能纏足。所以健康美，合乎人生，是理智的，而不是感情的。

「瑤貞道：「那末，你是重感情，還是重理智呢？」錦聲笑道：「我當然重理智。其實所謂美，並無一定標準，崇尚那樣，就以那樣爲美。我生在崇尚健康美的時代，就以天足女子爲美。也無所謂理智，無所謂感情，或者可以說是合乎理智的感情，倒差不多。不過，我也不像別人，見了小脚女子，就要討厭作嘔，那也未免神經過敏。要知小脚的歷史也悠久的很，不過時代不同罷了。」瑤貞笑道：

「我就納悶秀姐，這時候誰不放假，她偏那麼特別。」錦聲道：「你是只接城市說，沒到過鄉下。不要說死鄉村子，你出城走不到七八里地，就不是這樣了。不但已纏了沒有幾個放的，幾歲的小女孩，還有許多新裹的哩。」瑤貞道：「這也怪了，怎麼政府裏提倡了這些年，敢則沒有收效！」錦聲道：「中國的政治，還不是這樣？也不止這一端，甚麼事也是虎頭蛇尾。現在連提倡大概也顧不得了。鄉下人們，智識又不開化，政府不督催，那會改良去？我正打算跟我父親建議，由你們女生，組織一個放足運動宣傳隊，時常結隊下鄉，實地勸導。我想有你們這些榜樣，一定容易收效。」瑤貞道：「女性越是這們矯揉造作，向男子取媚，男性就越把她們看成玩物，人格總不能平等。鄉下男子，沒有理智的多，要讓他們督催妻女放足，是沒有這一天的。如果當面去勸導婦女，只要她們本身有了覺悟，那倒許可以收效。」錦聲點點頭又道：「頂可笑的，有一些摩登女性，足固然是天足了，但她們偏愛穿一雙高跟鞋，爲的是走起路來嫵娜動人。試問她們這種卑污心理，

是不是向男性獻媚？跟纏足女子，有甚麼分別？我以為鄉間那些纏足女子，因為沒智識，不知道解放，可憐。這些摩登女子，誠心找下賤，可恨。」瑤貞聽了這話，把臉向這邊一歪，抬了抬她那隻右腳，笑道：「呦，這一說，我以後也別想穿高跟鞋啦。」錦聲低着頭，瞅着她那隻穿着圓口掛卡帶紫緞平底鞋的腳，笑道：「只要你肯穿這個，向我獻……」瑤貞格格的笑著，過來用手捂着錦聲的嘴道：「你再說！你再說！」錦聲把她那手一握，笑着才說了個：「好姊姊！我說着玩的。」瑤貞已趁勢把頭一低，努着她那顆櫻唇，湊到錦聲嘴邊來。錦聲心裏一蕩，剛要湊上去，忽一轉念，立起來，俯着瑤貞的耳邊道：「姐姐，我們要用一番制力，來保持那最初一次的偉大意義，不要讓第二次破壞了牠。等到不久的將來那一天，前後輝映，才顯着光明，越光明才越有趣味。不然，怕我們的感情，克服了我們的理智，那就要防碍我們終身的幸福了。」瑤貞紅着臉，點了點頭，才要答言，只聽她母親，在院裏說話，兩人便撒手迎了出來。錢太太笑道

：「錦兒早來了嗎？我倒失陪了。」錦聲道：「我也是剛來。」於是一同來到錢太太的屋裏，正說着話，只見老媽子把晒着的衣裳收進來，說變了天氣，錦聲怕下雨，便告辭出來。錢太太送到屋門外，就不送了。瑤貞送到大門洞裏，輕輕囑咐道：「秀姐那事，你要拿定主意。」錦聲道：「自然，你放心就是了。等有機會，我還要把我們的志願，跟家裏稟明呢。」瑤貞點頭，兩人微笑而別。錦聲見陰雲四合，雨勢將來。騎上車子疾疾踏着車輪，頃刻便到了家。到了前院，聽見父母在房裏說話。想進去見過，又跑了一頭汗，便回到自己屋裏，擦了一把臉，又到彤霞屋裏，把買的線交給她。彤霞道：「爸爸和咱娘正找你哩。」錦聲聽了，便來到前院，見過了父母，坐在一邊。二太太笑問道：「你到那裏去啦？」錦聲道：「在玉哥那裏，告訴他開會的情形，又到瑤姐那裏看了看。」鏡寰道：「玉珩開會沒去嗎？」錦聲道：「是。」鏡寰道：「這孩子過於好靜了，那末個盛舉，他都不參加。這好靜，也是他身體柔弱的一個原因。」二太太道：「玉珩弱

是不弱，只是是性子柔和，舉止安穩罷了。」鏡寰道：「舉止安穩固然好，性子太柔和了，究竟非男子所宜。玉珊樣樣出人，獨是太欠英氣，是他的美中不足。」

二太太笑道：「也是一人一個看法，我就喜歡玉珊那樣的。」鏡寰笑了笑。向錦聲道：「關於你弟兄們的婚姻問題，我不主張早，也不主張專，你們也知道。不過，現在倒有人提到這上頭來，雖然還早點，也可以先討論討論。」錦聲唯唯了兩聲。二太太笑道：「你一說就麻煩了，老說不到題上。」因向錦聲道：「錦兒，我說吧。今天早晨，你大娘跟我商量，說是袁家的意思，要把你秀姐許給你。你爸爸也願意，我更是巴不得的，單看你的意思了。」錦聲才一躊躇，二太太又笑道：「多好呢，我看你也準願意！」錦聲原想趁這機會，把自己的願望，和父母稟明，今聽母親這口風，似乎很有成見，不但自己的願望，不能操之過急。連拒絕這一面的話，也怕當面說了，惹得老人家不高興。只得陪笑答道：「等我仔細想想，再跟爸爸和娘說。」鏡寰向二太太笑道：「如何？我說沒那們爽快吧

。可見你不留心，連自己兒子的心理，都摸不清楚。」二太太笑道：「本來這是他自己的終身大事，你既要同他商量，他就得顛算顛算。我猜你那時候，大約也沒跟你商量，橫是就辦了。」鏡寰哈哈笑道：「此一時，彼一時，不能同日而語。其實那時候，就是有人跟我商量，我也不曉得去顛算顛算。那能跟這時候的孩兒們比呢。」說着，用手來回拈着他那兩撇短鬚子。錦聲見父親高興，趁勢進言道：「錢大嬸方才說：因為他家舖子裏生意蕭條，籌不出學費來，暑假後，不能讓瑤姐升學了。」鏡寰道：「怎麼，瑤貞不能升學了？可惜很好的成績，就誤了。」錦聲緊跟着話頭說道：「爸爸可以資助資助她，好在每月所費不多，就把她成全了，等她家生意好些，也就用不着了，或者還可以還我們。」鏡寰沈吟了一會，向着二太太說道：「按說這樣的交誼，她父親臨終，又有那一番懇託，讓瑤貞念書，我們倒不能不管。」二太太道：「可也是的，不知以後升了高中，一個月要用多少錢？」鏡寰道：「有限，連書籍雜費等等，頂多二十塊錢就夠

了。其實這幾個錢，我們也還資助得起。太太你看，可以辦不可以辦？」太太笑道：「你看着辦就是了，還用跟我商量？瑤貞接着念，也是彤兒的一個好伴兒。」鏡寰即對錦聲道：「好吧，你可以告訴錢大嬸，由升學起，在我們存款的銀號裏，每月支二十塊錢。我再讓銀號裏立一個摺據給她拿着，憑摺取款。至於償還的話，也可以不必了，即便以後她們的生意好，也從容不了許多，不如來個痛快的。」錦聲唯唯稱是，心中好不高興。陪坐了一會，便出來找着他妹妹彤霞，把方才關於秀雲的話說了。然後又道：「其實秀雲的容貌性格，樣樣都好得很，何嘗不令人羨慕。再說這些年，就像咱們的一個親姐姐，感情也好。不過她太舊式了，又沒上過學，提到那個問題，實在有些缺憾。這道理妹妹很能明白，不用細說。現在，看爸爸的口氣，倒沒有甚麼，不過娘的神情，似乎很有成見，我要當面拒絕，她老人家一定不高興。況且這話，我也不好出口，最好請妹妹替我把這意思稟明，話說婉轉些，他老人家，就不至於不答應了。」彤霞點頭沈吟着道：

「不過、娘最喜愛秀姐，大娘又竭力慫恿着，自然她的成見很深。你所持的理由，怕娘不容易諒解，我就去說，也怕是白碰釘子，這事，我不管吧。」錦聲道：「除了你，更沒人可以替我說了。娘那麼疼你，不至於給你釘子碰，就是你碰了，也比我碰強。現在趁着爸爸和娘喜歡，你快去好了。以後夜長夢多，更不好說。」彤霞躊躇未定，錦聲催道：「別磨蹭着了，快去吧。現在替哥哥出點力，哥哥也有帮妹妹忙的時候。」彤霞才說要去，聽了這話，反站住了，把臉紅着，曠道：「要人家帮忙，又說這些話，我偏不去了，我也沒有甚麼事要人帮忙。」錦聲知道說走了嘴，忙央告道：「妹妹別跟我一樣，看把我急煞了。」說時用手搔着頭，幾乎把個分髮式，給搔亂了。彤霞看了他這個急勁，不由的笑着走出去。剛出屋門，却又折回來，低聲向錦聲道：「我又想起來，這一拒絕，讓她知道了，不定怎麼傷心，她對你那心理，你還看不出來？」錦聲沉吟了片刻，嘆道：「那也只好抱歉在心裏，請她格外原諒就是了。」彤霞道：「說真的，連我也

有點捨不得她。溫柔慰貼，若單作一個閨中膩友，再好沒有了。看起來，我還是不去說的好，爲了哥哥，苦了表姐，何苦？」錦聲見她又變了卦，好不着急。只得又妹妹，好妹妹的央告。彤霞兩頭作難，經不住錦聲央告，只得答應去說。一路心裏打點着主意。到了前院，先輕輕走到窗下，側耳細聽，意思是覺得父母對於這事，不能不繼續討論，打算先探個口風，以便相機行事。那知不聽還好，一聽倒聽出一個意外的消息來了。不知是何消息，下回交代。

第四回

陀燕罵僮夫黃金買辱

翻鴻驚龐影慧眼生疑

却說彤霞在窗外側耳一聽，只聽他父親說道：「玉珊好是好，不過嫌柔弱些。況且他母親只守着這麼一個寶貝兒子，將來是捨不得讓他出門作事的。一個人無論學識能力多好，坐守田園，總不會有多大建樹。要不是這一點，到真是一段良緣。」彤霞聽了，心裏着實一跳。又聽他母親說道：「那怕甚麼？只要女兒一輩子有福享，女婿不出門更好。我好不容易的一個心尖子，要讓體跟着女婿跑出千

鄉百里，我還捨不得呢，我看這倒正好。再說像玉珊那麼俊模樣，打着燈籠也找不着。你挑選得這麼真，那得多啗是個合適？」彤霞聽了，不禁又把臉微微一紅。又聽她父親道：「你執意這麼辦，也未嘗不可。不過也不要忙，以後再說吧。」

「聽到這裏，便寂然了。在窗下又站了一會，終想探出些關於哥哥的話來，却聽來聽去，再也沒有話，只有喝茶和打扇子的聲音。便挪開脚步，轉到房門口，想要進去，又覺心口裏還有點發慌。於是又折到夾道裏，停了幾分鐘，然後才走到門外，喊了一聲娘。二太太聽出是她，在屋裏應了一聲道：「進來。」彤霞應聲走入，鏡寰迎頭問道：「你哥哥呢？」彤霞道：「在我屋裏，派我當代表，跟爸爸和我娘請願來了。」鏡寰笑道：「聽說，代的那門子表，請甚麼願呢？」彤霞道：「是爲他的婚姻問題。」二太太笑道：「這個孩子，這會不像我的姑娘了，說出話來，叫人似懂不懂的。」鏡寰笑着問彤霞道：「你哥哥的意思怎麼樣，是不同意嗎？」彤霞聽這口風，曉得這件事，樞紐全在母親身上。才要答言，二

太太道：「怎麼？莫非他不願意嗎？這可是沒有的事，人家這麼好的姑娘，他還不願意，甚麼樣的才可心呢？」形霞一聽這種口吻神情，越覺自己打點的主意不錯，說道：「娘，我哥哥的意思，也不是不願意。不過，他不願意這就訂親，打算在高中畢了業再說。他本想當面跟娘說，又怕您生氣，才叫我來說的。」二太太還沒答言，鏡寰點着頭道：「這也是有志氣的話，這麼辦也可以的。」二太太道：「定規了擱着，也不是讓他就娶呀。」鏡寰笑道：「究竟秀兒常住在這裏，定規了不辦，他們都有許多不便。並且好像個童養媳婦一樣，也不好看。」二太太道：「那怕甚麼？訂規了，人家不會回家？」鏡寰道：「那又何必？大嫂子沒兒沒女，她喜愛叫秀兒守着她。那麼一來，他不顯着業障了？」二太太道：「我倒不信，錦兒弟兄倆，她也不是不喜愛，幹甚麼就顯業障？」鏡寰道：「他倆個上學，也不能終日守着她。」二太太笑道：「要這麼說，我不是一樣？那天不是你爺兒三個走後，家裏就剩下我們老妯娌倆，跟秀兒三個人，我一點也不顯着業障。」

。鏡寰笑道：「那還是有秀兒跟你們混着，要沒秀兒，你也該覺着孤孤零零的了。」二太太道：「也未必，秀兒住家的時候也不少。你們都上學裏去，我拾拾掇掇的，不知不覺，你們就都回來了，立時又熱鬧起來，也不顯着怎麼樣。」鏡寰笑道：「你這才是站在一旁，說風涼話。你究竟是有兒女的人，就是兒女們成年論月不在你跟前，你也可以不在乎。再說你當家主事，有家務分你的心，你也顧不得。大嫂是寡居，無兒無女，本來覺着命苦。她又不當家，閒在屋裏，一刻沒個喜愛的人混着她，她不由的就會傷心。所以秀兒住在這裏，大嫂子的心身，無形中受益不小。」彤霞接言道：「爸爸說的實在是，怎麼娘也常鬧着打小牌，替我大娘解悶來着。再說，我哥哥畢業還得三年之後，這時候訂規了，秀姐就三年不能在這裏，那可把我大娘苦了。」二太太笑道：「你大娘才不在乎哩，她爲的是叫秀兒守她一輩子，她才先伸頭提這個親事。莫非三年的工夫，她就忍不了。再說，人家這二十多年的寡，怎麼守來着。」鏡寰笑道：「守寡是沒法子的事

，這是有法子的事，秀兒早晚是你的兒媳婦完了，何必這麼急。」二太太見他們爺兒三個，異口同音的上了一條線，自己也不好強着就辦，便道：「等三年就等三年，反正兒子是我的，到時候也不怕你們變卦。」說的鏡寰也不覺笑了。形霞見她母親答應了，便回到後邊來。錦聲迎着便問，怎麼樣了？形霞一一告訴他，錦聲道：「糟了，這是延緩，並不是拒絕。」形霞道：「看咱娘的神情，拒絕的話，怕說出來不好。況且一口拒絕了，可不把那一位苦死，還叫人家有臉在這裏住嗎？反正娘也不能背着你硬辦。有這三年的時間，你不會按着你的目標進行去？」錦聲恍然大悟，笑道：「想不到，你的心思，比我倒周密得多了。」形霞道：「也不是周密、事實擺着的。」錦聲點着頭，便將早間聽見母親和大娘在北屋裏議論這事的時候，看見秀雲也在窗外聽着，並當時秀雲那神情，告訴形霞。又道：「真要把這事拒絕了，少不得重重的給她一個大打擊哩。」形霞道：「還是舊式女子的婚姻觀念，是不講共同條件的，她真要痴起心來，那可不是玩的

。」錦聲聽了，也自默然。少頃，聽見大太太和秀雲在院裏說話，倆人便打斷話頭，一齊走出來。錦聲暗想，這事已成騎虎，不但自己的志願，不便冒然聲請。早晚母親再提起這一頭來，終久是個麻煩，怎麼好呢？忽然想起來了，這事除非由錢家央媒來說，自己再乘勢要請。聲東擊西倒是一個妙法。想妥了，第二天便去找瑤貞，不想一連下起連綿雨來，幾天沒住，只得悶在家裏。大太太本好打個小牌爲樂，平常雖可以勉強拉着秀雲湊手，也常感到三家缺一。就這機會，便不斷的，拉着錦聲兄妹，陪她打牌解悶。一連幾天錦聲也打得膩了，巴不得這天放了晴，吃過早飯，便到錢家來。先把幫助學費的話，當着錢太太說知。然後秘密的，把自己意思告訴瑤貞。叫她相機行事，越快越好。瑤貞會意，點頭答應。錦聲坐了一會，又到何家，同玉珊談了半晌。回來路過蓮池書院門口，見出來進去，人多如鯽，也想進去逛逛，又覺一人無味，不如改日多邀幾個人來同逛。便一直的回了家。閒着把想逛蓮花池書院的話向彤霞一說，彤霞也因一連幾天雨，

悶極思動，當下喜歡答應。次日適值有人送了不少德州西瓜來，鏡寰分出兩份，讓錦聲給錢何二家，各送一份去。錦聲携帶送瓜，先到錢家，把瑤貞邀下，然後到何家，把西瓜交代了，同玉珊說起遊蓮池書院的事來。玉珊道：「大熱的天，在家裏安靜安靜多好，書院有甚麼逛頭。」錦聲笑道：「大熱的天，在外頭逛逛遊逛多好，家裏有甚麼待頭。」玉珊聽他跟自己的話，是對着來的，不覺好笑道：「你再說得好聽，我只是個不去。」錦聲道：「我說你有女兒氣，你不承認，你看一連幾天雨，誰不覺悶得無聊。你老是一頭扎在房裏，快跟秀姐差不多了。」玉珊把臉一紅，才要分辯，何太太切開西瓜，喊他們去吃，才把話頭打住。錦聲吃着西瓜，又問玉珊到底去不去。玉珊道：「要看蓮花，後邊花園裏也有，何必定要到書院？那裏邊同學的太多，我懶得跟他們點頭哈腰的。」錦聲聽了一笑，當着何太太也不好跟他再鬧。便道：「後邊這個花園子，當年規模一定很大，可惜荒廢完了。如果好好整理一番，倒是一塊盛地。」何太太道：「這園子連這住

宅，原是一個作道台家的，修的時候，他家裏正盛富着。後來那個道台死了，兩個兒子不務正，沒幾年把家業糟完，這園子也就荒廢了。當初咱買過來的時候，你伯伯原想把牠重修起來。後來一估計，那裏修得起，就攔下了。自從你伯伯去世，我更沒理過牠。這些年來，更荒得不像個樣子了，只有那一池子荷花，到了夏天還開得好，家裏人又少，住這麼大的一片，顯着空窳遼的。我早想賣出去，又找不着個主兒。我又想把牠跟住宅隔斷開，你玉哥說：「那跟沒主兒似的，別看荒廢了，那些樹木，和那些破亭子爛閣子的，一隔斷開，保不住不叫人偷了去。再說還有那片荷花，到時候還得挖藕哩。」我想也是的，那就這麼攔着吧。敢多嘴把牠賣出去，就不操這個心了。」錦聲道：「我見那小河裏，還有兩隻小船，不知道壞了沒有？」玉珊道：「這些年也沒人看過，大概也早壞了。」說着吃完了西瓜，錦聲又坐了一會，才告辭回家。到了第二天早飯過後，錦聲兄妹，先去錢家邀了瑤貞，三人一路到何家來。玉珊一見笑向錦聲道：「昨天我說了不去，你

怎麼又來找我呢？」錦聲微笑不答。彤霞接言道：「人家幾個人巴巴的找了妳來，你要不去，那對得起誰。要不然，我們都不去吧。」玉珊笑道：「不，不，我去就是了。那能因為我一個人，阻了你們大家的逸興哩。」錦聲見玉珊答應得這麼乾脆，不好說別的，向玉珊抿咀一笑。玉珊假裝沒看見，向他母親稟明，便一同向蓮池書院而來。原來這蓮池書院，是保定城內第一佳境，因院內有一片蓮塘而得名。以前是全省士子，會考的所在，改元之後，已經改爲公園了，但因人們叫成了習慣，仍以書院呼之。院中風景，彷彿是縮小的北平中山公園，並且裏邊也有一個小規模的圖書館。最好的是有許多古人筆蹟，都是罕見的珍品。鑄在四周的遊廊裏，亭子上，或假山石前，穿心洞畔，隨處都是，寫的也有，畫的也有，真是琳琅滿目，美不勝收，格外顯得文化氣味濃厚。錦聲等買票進內，先順着遊廊，瀏覽了一回石刻。依着彤霞，就到圖書館去看看。玉珊怕那裏人多嘈雜，而且太熱，不主張去。彤霞不便拗他，於是四人，便穿了一回山洞，又繞到花園

，又去看了一回禽鳥，然後折回來，在柳蔭底下，俯着欄干賞鑑荷花。只見一層一層的荷葉盤子，把水面幾乎蓋滿。那些已放未放的蓮花兒，從碧澄澄的葉底下，嬌娉娉的鑽了出來，露着粉白相兼的嬌艷面孔，經微風一擺，含着滿面笑意，迎人作態。幾個人看得有趣，不覺齊呼妙妙。形霞偶一抬頭，見對岸欄干上，有幾個少年，正用手向這邊指指點點，便道：「渴了，我們找地方喝茶去。」幾個人才待轉身，只聽身後有人招呼道：「喝茶去，我來請客。」幾人回頭一看，見是那個焦步完。只見他，把一件綢衫搭在胳膊上，特意露出一身淡綠色熟羅襪褂。右手裏刮刮的溜着扇子，跑近前來，向大家亂點其頭道：「我有熟茶館，招待得好，今天讓我作個小東道。」他們幾個人本不願意理他，因見他殷勤客氣，不便給他當面下不來，只得點頭招呼一聲。他就趁勢伸過手來，要和玉珊握手，嘴裏說道：「走，跟我來。」玉珊縐着眉頭，把身子急忙一閃。錦聲怕他難堪，忙搶着把他那隻手接着。他又把那隻胳膊，作一個攔式，讓道：「密司特何，密

可高，密可錢，走，喝茶去。」大家不便太僵，隨着走到橋盡頭，水榭上一個茶社裏。焦步完一陣殷勤，讓大家落坐，喊茶博士沏了茶，又叫端了一大堆瓜子，糖菓之類，抓着分別到各人面前。見大家都不愛說話，只得掏出烟捲來點了一枝，含在口裏，拚命的向裏吸着。錦聲見他們都不理他，生怕他下不來台，便找着話，同他攀談。這一來可就引開他的話匣子來了。聽吧，連說帶笑，都是道他的字號。說不到兩句話，就把話頭輕輕一轉，拐到他那個露臉的父親身上去。說他父親那一師軍馬，如何如何好。在河南地裏，如何吃得開。揚揚自得，說了個天花亂墜。並又自道着他的身世，說他原是河南人，因為前幾年他父親當旅長駐紮在保定，就在保定西關落了戶。自問自答的，說個刺刺不休。說的除了錦聲一個人，有意無意的答他一兩句。那三個人是每人抓了一把瓜子，假裝看橋底下的流水，都扭過頭去了。錦聲聽得怪肉麻的，便拿話岔着問他道：「你同誰來的，沒個伴嗎？」焦步完瞞着兩眼，哈哈笑道：「誰跟我作伴，當像你們這小白臉呢。」

，誰也樂意伴着。」說着，一欠身，用手在錦聲臉蛋上，抹了一下，送到咀裏，咂了兩咂道：「好香，好香。」錦聲一閃未及，把臉一紅，想發作，又值不得，便道：「你還是這麼缺德。」這一句，却把他說樂了，揚着臉笑了起來。彤霞看到眼裏，討厭得要嘔，把瑤貞一扯道：「我們倆上圖書館。」說着起身離座。瑤貞便也起來，向焦步完說了聲你坐一會，和彤霞去了，彤霞走着，瞞怨瑤貞道：「理他個討厭鬼呢。」瑤貞道：「怪僵的，敷衍一句怕甚麼？」二人到了圖書館，看了一會報，又翻着各種雜誌，看了一會。彤霞覺得裏邊很熱，便同瑤貞走出來。想回茶社，又怕焦步完沒走，便在圖書售賣部裏，隨意瀏覽着，看見架子上，擺着很厚的一個棕色木質錦匣，裝璜得美麗非常。一看匣面上，鑄着幾個隸體綠字，是：「蓮池叢帖。」又拴着一個小紙牌，上寫：「本院新出版蓮池叢帖，特價二十一元五角。」彤霞心想：把匣裏搬不動的石刻，一起收羅到這裏來，倒真是一件好出版物，不知印得好不好？拿過來，打開匣子翻着看時，見是影印的，

古色斑斕，十分精緻，向瑤貞道：「這東西是太好，可惜我們不是專門研究書法的。若化二十多塊錢，買了去只爲閒看，就顯着多化了。」瑤貞道：「可不是，我是買不起，你倒可以買一部。」彤霞搖着頭道：「我也不見得有這筆錢，回頭跟我父親說說，他要聽說，一定要買。」正說到這裏，只聽身後有人說道：「密司高買一部好了，錢不方便，我這裏有。」彤霞一聽這口音，正是焦步完，心裏好不有氣，把臉一整，只說了個我不買，便低頭轉身，氣忿忿的走了出去。瑤貞覺得這個痞兒太老，和焦步完點了點頭，說了一聲回見，也跟着彤霞走來。二人到了遊廊下，碰見錦聲玉冊。彤霞道：「天不早了，我們回去吧。」錦聲道：「忙甚麼？那個討厭鬼早走了。」彤霞從鼻子裏哼了一聲，只得隨同向各處又繞了會，才各分途回家，瑤貞一個人，由天華市場，穿過大街，才走進小胡同裏。聽見焦步完在身後招呼道：「密司錢，也走這裏呀，請您略等一等，我們一路走。」瑤貞聽他很和氣的語氣，絕不能不理人家，便扭過頭來，稍微把脚一停。焦步

完腸下挾着一部運池叢帖，走近了，含笑說道：「那位密司高，太不愛說話，若是不深知道帖的，誰也得說他冷淡人。其實體心裏並沒有甚麼，我是知道的。要說都是同學，難道說幾句話，還有甚麼？要那個樣子，還能算個新知識份子嗎？」

「瑤貞也未便答言，漫然哦了兩聲，便在頭裏走着。忽然想起焦步完演文明戲的那個可笑勁來，便笑道：「密司特焦新戲演得好哇，愛吃白糖蘸老鼠。」焦步完以爲是誇獎他，樂得心花都開了。曉得瑤貞是個隨和人，不像彤霞那末冷，便起了勁了，說道：「不好，不好，密司錢，對於我演那齣戲，看出有甚麼弱點，請你盡量指教，我是十分歡迎的。」瑤貞見他這麼謙恭，只得答道：「不敢當，我對於新戲一點也不懂。」一路走着，焦步完又道：「密司錢，我可上了當了。我見這帖裝璜得很好，就買了一部，不想回頭一看，和我家裏那部，是一樣的。不過那是石印，這是影印的。其實，那石印的也很好，這一部倒多餘了。」瑤貞隨意答道：「古玩字畫，越多越好。」焦步完道：「樣多了是好，樣重了倒累贅。密

司錢如果喜歡這帖，我送給密司錢好了。省得叫他重複着。」瑤貞忙道：「不。我要這個沒用。」焦步完笑道：「別客氣呀，同學友誼，誰送給誰一本書，一點字畫，是很平常的事，算甚麼呢。才二十塊錢的東西，我送又值不得，不退又重複，這是趕巧了，不是專給密司錢買的。再說，剛才見密司錢在圖書館裏，還看這個來，還能說嫌牠扎眼嗎？」瑤貞聽他話雖誠懇，但素沒交誼，如何肯受他的，便含糊推辭着，緊往前走。心裏生怕他再竭力相讓，受是不能受，不受又顯着自己小氣。正在爲難，可巧對面來了一輛洋車，便一招手叫住，坐上去說了聲拉後庫胡同。又扭臉向焦步完道：「對不起，我走累了，再見。」說着，這車子已走起來。不想焦步完，反借了這個機會，追上車子，把那部帖放在她車篋篋上道：「好，再見，這部帖，請你帶回去，隨便看看好了。」瑤貞急要推辭時，不但車子早走了很遠，而且再看焦步完時，也早已站住，低頭整理抹帶呢。瑤貞無法退還，只得如此受了他的。坐在車上沒事，便把那帖放在腿上仔細看玩。覺得裝

瑣得實在好看，就不當帖，作個陳設也很體面。暗想道：這人倒怪慷慨的，心地也誠懇。不過他們這當師長少爺的，太拿錢胡糟了。二十多塊錢的東西，隨便就買；重複了，又隨便送人，毫不心痛。要像我這樣窮女學生，那有錢買這個，更不用說送人了。她一路感慨着到了家裏，便把那蓮池叢帖，擺在書棹上，果然把個書棹，也襯得生色不少。光陰迅速，一晃過了十來天，正是六月十五日，是她母親的生日。錢太太因為年來景況不佳，並且門無五尺之童，本不願有所舉動。不想高家二太太，倒替她記得準，前一天，就非正式的送了壽禮來。錢太太不便壁回，只好自己家裏預備點酒菜，請高家二太太並錦聲兄妹和秀雲，到家小聚一天。順便湊一場小麻將，替高太太太過牌癮。當日高家老妯倆帶着一雙兒女並秀雲，老早就來了。雖不是正式作壽，錦聲兄妹，也恭恭敬敬，給錢太太磕了頭，秀雲要磕，被錢太太拉住。主客兩家，一共是七個人，吃了壽麪，便拉開棹子，安擺入座打牌。除了三位太太，大太太要瑤貞算一把。錢太太笑道：

「我們作主人的，一共才娘兒倆個。都下了場，客叫誰陪呢？」便叫秀雲，秀雲本不好打牌，又爲受了點感冒，更不肯打，錢太太又叫彤霞，秀雲暗把彤霞一扯，同她說道：「你讓錦弟下場，剩下我們姐兒三個，說話好方便。」彤霞點頭，暗示意錦聲。錦聲會意，便一笑入座，於是這一場小麻將，就此開演。她三個人在一旁看了幾把，一同到瑤貞屋裏來。彤霞一眼看見書棹上，擺着一部蓮池叢帖，問道：「瑤姐多早晚買的這個？」瑤貞不由一遲疑，答道：「是跟咱同學借來看的。」彤霞想起那天的事來，笑道：「你看那天，咱們在書院裏看這個帖的時候，那個討厭鬼，真把我氣壞了。」瑤貞一紅臉，答道：「其實他也是好意，你太給人下不去了。」彤霞哼了一聲，便去賞翫那帖。那邊這場牌，打得慢了又慢，日色平西，八圈還沒落地。錢太太一看不早了，請來秀雲替她打着，令瑤貞去整頓好了碗菜，等着把牌打完，隨即端上來。雖是家常酒筵，也吃了個合甜痛快。飯罷，又說說笑笑，傍晚才盡歡而散。一轉眼又過了些時，却有一件新鮮應酬

，輪到彤霞頭上。原來她校裏尙教務主任的小姐出聘，行的是新式婚禮，尙主任向鏡寰說，要請彤霞充一個伴嫁娘子。二太太想着：彤霞雖有幾件新衣，都不甚講究。人家很降重的婚禮，不要讓我們的穿章，掛帶得減了色。便命彤霞，到綢緞莊上自去選購幾講衣料。彤霞帶了錢坐車到一綢緞莊裏，看了幾種，都不很合意。那舖裏夥計，曉得是一號講究主顧，便從內櫃裏，取出幾樣超等貨來。說道：「這幾種料子，是新近一個大宅子裏自用花樣，由本號在杭州廠裏，定織的正頭。除了那宅子裏用，只剩了這兩三件材料。這是別家買不到的貨，再不合小姐的意，那就再沒好的了。」彤霞細看那材料，花樣顏色，果然非常合意，便都買了。正在那夥計到賬棹上去開單算賬的當口，只見焦步完笑容滿面的，由外邊一脚走入，向彤霞鞠了一躬說道：「密司高，也是買布嗎，買妥了沒有？」彤霞把雙眉繃了個繃緊，想不理他，又怕當舖子裏人，反惹人瞎猜，只得漫然答道：「已經購妥了。」把話才說了，那夥計走來，向彤霞道：「小姐，共是三十八元

五角。」彤霞點頭，才要掏錢，焦步完搶前一步，向那夥計道：「九十八元五，我給我給。」就在皮夾裏取出一疊鈔票，向夥計手裏亂擡。彤霞一見，不覺勃然大怒。劈口大罵道：「你這渾賬王八蛋！找死的兔崽子！可真瞎了眼了！」轉臉向那夥計道：「這布，我不要了，你們另賣。」說完氣忿忿闖出店門，坐車走了。焦步完，手裏夾着票子，被彤霞罵的，直着兩眼，張着咀，呆呆的木着，半天沒有出氣。彤霞走了好久，他才把兩個眼皮眨了眨，噴出一口長氣來，轉身向那夥計道：「拿那布來，我買了。少爺就是有錢，瞧着！」就又將那一疊票子遞過去道：「這是一百元，找一元五來。」那夥計何等機靈，馬上找給他一元五角，把那捲疋頭交給他。焦步完夾在脇下，匆匆的走了。那夥計望着他的後影，忒的一聲，笑出來。連喊着利市，利市不止。單說彤霞，坐在車上，只氣得面無人色，半天，才狠狠的在心裏罵道：「真他媽的晦氣！無端的碰上這個雜種。好容易買好了衣料，讓他攪散了。又心裏好笑道：今天可叫我出了氣了，罵了他個

閉氣不出，像個獸柱子一樣的。心裏這麼想着，倒很覺得意。吩咐顧福，把車拉到別個綉緞莊裏，又挑選了好久，仍是不能合意。末後想道：我何不仍去買那個，只怕遠碰見那雜種，不如先找玉珊去談談，晚些再去買。於是坐着車，到何家來。剛轉過屏風，只見玉珊穿着隨身小衣，和佩纓攜着手，並着肩，背立在西牆陰下，看牆根下的盆花。那佩纓雖小，也有十四歲了。彤霞一見之下，不覺得脫口吻了一聲，玉珊聞聲一回頭，忙撒了手，向着彤霞一笑，彤霞把頭一低。玉珊笑道：「想不到彤妹來，倒讓你看了笑話去了。」彤霞不料他又描眉起來，又不能不答，便微笑道：「小鬟解意，公子多情，是雅人韻事，怎麼是笑話？」玉珊一笑，把她讓到屋裏坐下，吩咐佩纓去倒茶，然後對彤霞道：「彤妹，你不要取笑我。你是知道的，這佩纓是老管家劉忠的女兒，也就是王媽的閨女。劉忠自小在先祖父手裏當差，後來又跟一先嚴一輩子，先嚴去世後，一切都仗着他忠心無二的。所以我母親，把他的妻女都搬來這裏養着。一則免得他們業障，二則也省

了再用外人。這些年來，名分雖是主僕，並沒當下人看待。我把佩纓當個小妹妹，形跡上，也不存甚麼芥蒂。在不知不覺之間，就不免偶爾忘形。這幸虧是被你看見，若是外人，不定得說我甚麼呢？」彤霞笑道：「你這一段聲明，倒像煞有介事的，我也沒說你甚麼呀？況且，我爲甚麼說你甚麼呢？」玉珊笑道：「其實，我也沒說你說我甚麼，你何必說我說你甚麼來呢？」彤霞回答不上來了，正有些兒窘，只見何太太一掀竹簾子進來道：「彤兒甚麼時候來的？你們倆個甚麼甚麼的，是說甚麼呢？」彤霞一聽又是兩三個甚麼，忍住笑答道：「剛來不多會，和玉哥閒談哩。大媽出門來着？」何太太道：「那裏呢，是那天提起後邊那個破花園子來，你錦哥問小河裏那兩隻小船壞沒壞。前兩天我讓劉忠看了看，說還很不壞。我叫他找了幾個人來，把牠修理修理，連那幾個破亭子破閣子的，也打掃出來。我才去看了看，再有幾天，就差不多了。」彤霞笑道：「大媽這麼高興，把多年的荒園子開闢出來，這可有我們玩的地方了。」何太太道：「不但你們，

暑天夏地的，連我這老婆子，也是想個涼快地方玩玩。一個娘們家，常到外邊去逛，又不像個過家的道理。就着你錦哥提了這個頭兒，我就把牠修理起來。那園裏小河，是通着城外府河流的，這些年并沒堵死，今年雨又勤，足有三尺深的水。河兩岸又都是柳樹，沒事坐在船上，也是個消夏的法兒。」玉珊道：「那小船上桅桿還好好的，我想買點布，搭起篷子來，就更好了。」何太太道：「你看着辦。弄齊了，你就去請你大嬸她們，連錢太太娘倆也請來，頭一天先聚會個熱鬧的。」玉珊答應。何太太又問彤霞道：「前兒聽你娘說：尙小姐出聘，要請你當個伴嫁娘，答應人家了嗎？」彤霞道：「答應了。」何太太笑道：「他們真會想，像尙小姐，那麼漂亮人兒，也非你配搭不好，只怕還要把新娘子壓下去哩。」玉珊接言道：「那是準的。」彤霞臉才一紅，何太太又道：「不知尙小姐的婆家是誰，女婿好不好，你們見過沒有？」玉珊道：「我見過，是河北大學的學生，人也是挺英俊的，跟尙小姐，也可以算是一雙佳偶。」彤霞聽他下得這兩個也字有味

，腦筋裏正打着轉，又聽何太太笑道：「這一說，他們珠聯璧合的，倒配了個好。不知像我們這麼好的姑娘，將來落到那個有福的手裏？」形霞一聽這話，倒不禁一怔。再留神一看玉珩，見他微微笑着，也像行若無事的，心裏好不疑惑。這時，佩纒切了西瓜來，何太太讓着她吃。她一面吃，一面心裏犯想。想來想去，却又暗自笑了。又坐了一會，告辭出來，坐車又到那綢緞莊裏，一問那疋頭，才知己被焦步完買去了，心裏好不恨恨，但又不能瞞怨人家舖子裏，只得將就着買了別的回家。光陰一天一天過去，轉瞬到了尙家聘期，形霞爲人作嫁，足足辛苦了

一天，將晚回家，二太太便告訴她說：玉珩在這裏玩了多半天，邀着明天去他家裏賞荷花。形霞聽了，自是願意。到了第二天趁着早涼，二太太妯娌帶着一雙兒女，又要秀雲同去。秀雲是總覺着玉珩是個生人似的，在一塊兒有些不便。就不肯去，願在家裏看家。大家知道她那性格兒，只得由她。娘兒四個到了何家，落座閒談着。錦聲見瑤貞總不到，暗問玉珩。玉珩笑道：「錢大嬸倒許來，瑤貞怕不

來了。」錦聲道：「怎麼，她不來在家作甚麼？」玉珩笑道：「她不來，自有她不來的原故，你管人家在家作甚麼呢？」錦聲急道：「我不過問問而已，誰說管人家作甚麼？玉哥你怎麼了，總挑我的字眼兒。」玉珩微笑不語。待了一會，錦聲趁玉珩扭頭和彤霞說話，溜到大門洞裏，把他那輛自行車，掉過頭去，才要推着走，只聽玉珩在身後笑道：「你倒認真。瑤貞就會來的，不要你去接呀。」錦聲扭過頭，吃吃着道：「我是怕車子丟了，想挪到院裏來，誰說是接她去來着？」說着，就把車子，往院裏退着走，退了兩步，覺着怪腎扭，說道：「也許丟不了，還放在這裏吧。」玉珩笑道：「你近來長了經驗了，雖然這門房也有人看着，並且這車子，差不多一年要擱在這門洞裏三百天，並沒丟過。但不能不防其萬一。今天也真怪，好好的擱着，車把會向了外。你真晚來一步，怕早丟了呢。」錦聲笑道：「好哥哥，你饒了我吧。我真佩服你，挖苦人不帶髒字兒。」玉珩笑着，二人一同進來。好久，仍不見錢太太母女來到。何太太正要遣人去催，只見

錢太太在前，瑤貞在後，娘倆一前一後，已經走進院裏。彤霞一眼看到瑤貞身上，不禁大爲驚愕，把眼幾乎看得發了直。不知彤霞看到瑤貞身上，爲何驚愕？下回交代。

第五回 篤念履前盟良言逆耳 痴情呆小院默語驚心

且說彤霞，見瑤貞由外走入，一眼看見她穿的那件綠色旗袍，分明是前些日子，自己要買沒成，被焦步完買去的那衣料。顏色，質地，花樣，分毫不錯。鋪子裏會說是人家定織的料子，除了那一點，又不曾賣給別人，如今她穿在身上，叫人怎解？猜疑之間，她母女已經進屋，落坐之後，彤霞再看瑤貞那件敞腳褲子，也正是那天那一塊印度綢子，心裏越發疑惑，暗忖道：我明白了，怕連褲子上那部運池叢帖，都是焦步完送給她的。想到這裏，便呆住了，一直到何太太張羅吃早飯，才暫時丟開。飯罷之後，依着大太太，趁着涼爽，先過牌癮，打累了，天也熱了，再去賞荷花。何太太道：「我們老姐兒四個整是一棹，就讓他們四

個先去划船玩吧。」大太太道：「那不好，他們早就坐船坐夠了，等我們坐時，他們不想再坐了，光咱們幾個老婆子，可有那門子玩頭？咱們高興，還不是高興在幾個孩子身上嗎？再說咱們還得要他們划船哩。」何太太笑道：「罷了，還是你老嫂子想得到。那末，可讓他們幹甚麼呢？」大太太道：「依我說，他們也整是四個人，正好也湊一棹。」二太太笑道：「當是都像咱們哩，也這麼愛打。不要管他們，他們比咱們還會玩兒，打咱們的就是了。」隨向玉珊等道：「你們去找勾當玩去，只是先不許逛花園。」玉珊答應了，招呼了他們三人，一齊到他那屋裏。錦聲，玉珊，在臨窗棹上，去擺象棋。彤霞便和瑤貞，找一付牙牌，擺牙牌術。彤霞有意問瑤貞道：「瑤姊，你這衣料真新鮮，在誰家買的？」瑤貞道：「華昌號。」彤霞又問道：「多少錢一尺呢？」瑤貞道：「八角多錢。」彤霞聽了，暗暗點頭。又道：「我也問過這樣料子，怎麼價錢貴得多？」彤霞說了這話，抬頭望着瑤貞，淨等她答話。忽聽錦聲一拍棹子道：「這一着真妙哇。」瑤

貞走到窗前問道：「怎麼個妙法？」彤霞見她去了，也不好再問。過了一會，那邊牌散了場，何太太吩咐佩纓，先把茶菓搬到船上去等着。然後老少八口，一路說笑着進了花園，先到各處轉了一圈，見那些亭台榭閣，雖然多半圯毀了，可是規模尚在。想起當初新着的時候，不定多麼華麗，這地方不定有多麼熱鬧。那個老道台耗財費力，苦心經營了個八開，那想到自己死後沒幾年，就荒廢了，並且還易了主呢。於是議論之間，連幾位老太太，也不禁起了一陣今昔之感。大家說着話，來到小河邊，只見沿河兩岸，密密兩行綠柳，長條嫋嫋，垂到河心。雖是赤日當天，却遮蔽得水面上無半點陽光。河邊泊着兩隻小舢舨船，都張着綠布篷子。那船，當年原是很講究的。中艙是一個小小亭子間，裏邊擺上一個小方棹，棹四面，一面一把矮圓橙兒。那佩纓擺好了茶點，已在艙裏等着了。當時八個人，分着四人一隻船，扶掖着上去之後，何太太見一片蔭涼，並沒有陽光，便吩咐將篷子捲起來。各位太太在中艙坐定，錦聲同玉珊夥鴛一隻，彤霞，瑤貞夥鴛一

隻。好在是船小水也不深，他們也不用搖櫓，每人只掌了一隻短篙，使齊了勁，同時把篙在水裏輕輕一點，水花濺處，便把兩隻小船划動。一前一後在綠柳蔭中，順流而下。那船一快起來，抖得微風習習，涼生肘腋，果然爽快不過。大太太手裏托着茶杯，笑道：「難得這幾個梢公，一個個亞賽花朵兒似的。我想咱們一輩子，坐坐這個船，也就不冤了。像人家說的，西湖裏頭，有甚麼畫舫。別看他們那船好，準沒我們這樣駕船的人兒。」說話中間，船到蓮池入口處。那時錦聲與玉珩船在前，何太太在後船上，招呼道：「拐彎兒淌到荷花池裏去。」不想玉珩力小，一篙沒有撐住，船掉不過頭去，已一直向前過了口子。錦聲笑道：「這也好，索與在河裏蕩一個整圈，作一回曲水流船。」於是一聲吆喝，兩船四個人，一齊用力，那船快得像箭一般，一會駛了一周，眼看又到蓮池入口處了，錦聲仍怕玉珩撐不住，特意先跟他換了過，到了口上，用力將篙一頂，把船頭掉過，再向前一撐，船已駛入塘裏。後邊彤霞瑤貞二人，早已打疊了精神，頭尾相銜，

也緊跟着進來。船纏柳蔭，太陽光馬上照到人的面上，何太太急命把布篷放下，然後再往裏划。這一片荷花塘，雖比蓮池書院的略小，兩隻小船，也還能迂迴自如。兩隻船就蚊蝶穿花一般，揀着荷花稀處，往來蕩去。那一片綠的葉，紅的花，在船邊斜掠而過，只覺得荷香陣陣，撲入鼻端。一篙過處，水點濺在葉上，滾滾去，站住了，像珍珠一般；有大有小，又圓又亮，着實好看。幾個人蕩了一會，何太太怕他們累了，叫把船停住，到艙裏來喝茶，吃些點心。錦聲咀裏含着瓜子，向玉珊道：「在這個小小荷塘裏，已經這麼有趣。像詩上咏西湖荷花那「接天蓮葉無窮碧」的風光，更不知要有多好。」玉珊才要答言，只聽彤霞在後邊船上嚷道：「看魚，看魚。」何太太嘞一聲道：「可不是，這裏邊魚多着呢。」大家俯首下視，果然一羣一羣的魚，大大小小，在蓮葉底下往來啜戲。錦聲看得興起，可巧佩纜的母親，送了西瓜來，便讓袖快取了一隻洞簫，並一隻笛子來。四人又將船划入荷花深處停下。錦聲吹笛，玉珊吹簫，彤瑤二人，依聲而和道：

「江南可採蓮，蓮葉何田田，魚戲蓮葉間，魚戲……」正唱到這裏，忽然劉忠走來，向何太太道：「二叔又來了，太太快去看看去。」何太太正當高興，一聽這話，好不煩惱，說道：「你跟他說我沒在家。」劉忠道：「說不在家，他不會死等？更麻煩了，我倒說少爺沒在家了。」何太太一想也對，便囑咐玉珊在這裏陪着，不要過前邊去，說畢，下了船隨劉忠去了。玉珊怕他叔嫂們又要致氣，不放心，叫佩纒跟去探聽消息，往回送信。佩纒去了一會，跑回來說道：「少爺，不好了！太太同他嚷起來了。」玉珊一聽，捏着一把汗，急忙跳上岸去，往前邊便跑。船上這些人不放心，便也都下船，隨後跟來。玉珊跑到角門，佩纒的母親，迎頭走來，擺着手道：「不要過去，二叔同太太作揖哩，快打發走了。」玉珊仍不放心，要過去看看，錦聲道：「已經說你不在家了，你不要出頭，等我看看去。」說了，來到院裏，隔着簾子向堂屋裏一望，見何老二，比以先更不成個樣子了，焦黃的臉上，帶着一團晦氣，咧着個嘴，正嘻皮笑臉，向何太太說好話。何太

太太坐在一張椅子上，臉色氣得煞白，賭着氣子，只是不理。再看棹上，放着幾張洋錢票。錦聲不便上前，立在外面望，只見何老二央告了半天，何太太仍不理他。何老二拿起票子來，掖在兜裏，向何太太道：「你別覺着冤，究竟咱們是一家子，你將來也有用着我的時候啊。不再添就算了，何必給臉子瞧哇。」說了，毗着牙一笑，踢踢踏踏的，轉身一直去了。錦聲躲過他，到後邊說與大家知道，一齊進來，見何太太怒氣未消，玉珊問過，才知又給了他好幾十元走了。玉珊勸道：「娘何必還生氣？給他幾個錢，也窮不了咱。以後日子長了，回回要生真氣，把自己氣出病來也是白搭。」太太妯娌，同錢太太也一口同聲，勸她不要生真氣，破費幾個錢，不算甚麼。何太太嘆道：「倒不是心痛錢，你們沒看見他一來，那口話硬的，就像是該他的，叫誰也得生氣。」錢太太道：「那是他用的手段，爲的是把你氣煩了，快拿錢打發他走，他真敢怎麼樣誰嗎？」何太太見大家苦勸，又怕冷淡了客，只得強打精神，勉爲歡笑。船是不坐了，在屋裏談談說說

，不覺又到晚飯時候。大家吃過晚飯，錢太太就想告辭。玉珊惟恐人少了，母親要生悶氣。攔着錢太太，又慫恿高大太太張羅着打起小麻將來。却是瑤貞忽然關着肚子痛，一個人先回家去了。錦聲見她肚痛，一個人回去，家裏又只有一個老媽子，他原不放心，很想送她回去，又怕玉珊多心，只得作罷。等到天黑，跟母親大娘，一路回家去了。一夜無話，第二天吃過早飯，惦記着瑤貞，便到錢家來。見面問她好了沒有？瑤貞說回來不久就好了，想是吃了熱茶，又吃西瓜的原故，不要緊的。錦聲聽了，也就放了心，問道：「大嬸呢？」瑤貞道：「到尙宅去了。」錦聲道：「那個尙宅？」瑤貞道：「就是教務主任尙宅。」錦聲道：「大嬸跟尙宅誰認識？」瑤貞道：「尙太太是我一個遠門的姨母。」錦聲點着頭，又隨意問道：「我看她輕易沒到尙宅去過，今天總是有事才去吧？」瑤貞將要答言，却先把臉紅了下來。錦聲看了，倒納起悶來道：「怎麼？」瑤貞微微一笑，低聲告他道：「是爲我倆個的事，請冰上人去了。」錦聲聽了，喜歡得湊近前來問道

：「這麼快，是你要求的嗎？」瑤貞把一個手指頭，放在嘴唇上咬着，點了點頭。錦聲笑問道：「怎麼有這機會提的？」瑤貞道：「倒是我母親先提了個頭。」錦聲高興極了，衝着瑤貞，幾乎要笑出聲來。瑤貞却把臉一歪道：「你且慢着高興，知道家庭不發生問題嗎？」錦聲握了她的手道：「這要發生問題，那就甚麼都要發生問題了。」瑤貞道：「哼，還有你那表姐呢。」錦聲搖着頭道：「我沒跟你說，我母親不一定專制這個。再說，她也知道，你比秀姐好哇，你放心就是了。」說着，把她的手捏緊了，搖了兩搖，瑤貞也止不住嫣然一笑。錦聲見她這一笑，更是心花怒放，那種高興勁兒，比較前些時，領那張畢業證書，還要高興得多。原想盤桓些時，又怕時間大了，理智克不了情感，便趁勢珍重告別。出了門，又轉到何家。玉珊正在屋門口立着，一見他，劈口便問道：「春風滿面的，是從那裏來？」錦聲本不想瞞他，經這麼一問，倒不好實說了，答道：「家裏來，大媽呢？」玉珊唉了一聲道：「她已經病了。」錦聲一怔，急忙到屋裏一

看，只見何太太躺在籐椅上，佩纓在一旁輕輕打着扇子。何太太見了他，想要起來，却懶待動，把身子欠一欠，讓錦聲坐下。錦聲道：「大媽覺得怎麼樣？昨天還好好的。」何太太嘆口氣道：「也沒甚麼大病，只是身上發懶，心口悶悶的。不要緊，你不要惦記，也別跟你娘說。大熱的天，值不得勞動她又跑來看我。你只常來跟你玉哥談談就好，省得他老爲我發愁。」錦聲唯唯答應，又陪坐了一會，見何太太有點乏意，便同玉珊出來。對玉珊道：「大媽病是不厲害，不過，也要請醫生瞧瞧。」玉珊苦着臉道：「病自然不厲害，但是她這是心病，瞧也沒用。」錦聲嘆口氣，玉珊又道：「其實，這也是司空見慣了。二叔來吵一次，她就病一回，過幾天也就會好。不過，這樣子長了，還怕不積成病根？」說着，不禁掉下幾點淚來，出着長氣道：「錦弟，你看這可怎麼好呢？」錦聲兩眼望着他，也覺心裏好酸，只得安慰他道：「這也是無法的事，說句不該說的話，除非你那位令叔死了。現在只有你隨時慰解，請她老人家往開裏想，不要跟他生真氣。就

是破費幾個錢，只要我們有。你本人也要達觀，不可愁眉淚眼的，作這種女兒態。須知你再愁病了，大媽的病，可就更不易好了。」玉珊張着淚眼，點着頭道：「是，我聽你的話就是了，可是你也不要替我揪心才好。」錦聲點頭，待了一會，何太太睡醒了一覺，錦聲又過去慰解了一番，然後才告辭回家。到家剛進院子，聽見客廳裏有人和他父親談話，談話的語音很低，在窗外一聽，却是尙主任。心想：莫非那事發動了？好快，怎麼尙太太不來，主任倒來了？這倒好，若是尙太太來，少不得是同母親說，真怕母親秘密拒絕了呢。這事看來，順利得很，不知父親的意思如何？站住脚，才想聽個明白，不料二太太由廂房裏出來，問他甚麼時候回來的？只得過去說了一聲。再想回來聽時，聽客廳裏已大聲談起校務來，也就不必聽了。回到後院，見彤霞秀雲姐妹二人，在葡萄架底下，石棹兩邊對坐着。棹上放着墨盒，秀雲低頭拿着筆，正練習寫字。彤霞不住的從旁指點着。錦聲到屋裏脫了長衫，拿了一把芭蕉葉子踱出來，走到石棹前，歪頭看了一看

秀雲的字，說道：「秀姐這字，進步真速，都這麼好了。」秀雲低鬟一顧，忙把仿紙翻過去，紅着臉道：「人家越寫不成樣呢，你又來挖苦人，我就是不寫了。」說着套上筆帽，一欠身，想站起來把文具收着走。彤霞微笑着，暗由棹下伸過腳去，把她一隻小細腿彎，使勁一夾。秀雲腳上無力，抽不出來，只得又坐下，把彤霞瞪了一眼道：「你就是跟我施展這點勁吧。」彤霞不理她，向錦聲道：「哥哥來了正好，秀姐這字，我教到這個程度，已經盡其所能了，你來教她用筆的法子。」錦聲道：「可以，可以，這件事，我可要盡力的。」彤霞聽了，向錦聲微微一笑。錦聲道：「秀姐，你拿開仿影，單寫一個我看。」秀雲便按照錦聲的話，寫了一個字。錦聲看了道：「結構差不多，不過筆畫太纖細了。寫字跟描花不同，不能筆筆一般粗的，講究提筆頓筆，……」說到這裏，大太太從屋裏出來，手裏拿着一個小地氍毹，到葡萄架底下坐了，接言道：「秀兒倒是修來的，守着這麼兩個不嫌煩的老師。」秀雲微笑答道：「就是我忒笨，老沒長進。」

形霞笑道：「你笨甚麼，紅樓夢都能看了，寶玉黛玉的，看了個滾瓜爛熟。」秀靈紅着臉才要答言，只聽太太道：「提起作夢來了，我剛才就是讓夢鬧醒了。」

「這一個岔一打，他三個不由的笑起來了，太太也不明白他們爲何發笑，問錦聲道：「錦兒不是出去來着，上那裏去來？」錦聲道：「到了何大媽那裏，何大媽，又讓他們老二氣病了。」形霞問道：「厲害不？」錦聲道：「倒不厲害，不過玉哥總愁着她作了病根，愁得直要哭。妹妹沒事，也該常去勸勸他才好。」形霞點頭。太太聽了，也便嘆惜起來。錦聲忽的想起一件事來，抽身來到前院，見小桃兒立在天棚底下，直衝着他傻笑。錦聲上前問道：「你這孩子，笑甚麼？」小桃又笑了一聲，說道：「老爺，人家給你來說小媳婦了。」錦聲笑叱道：「誰說，你知道甚麼？」小桃道：「你才是瞎說，這會老爺正跟太太說哩。你打算我聽不出來？」錦聲道：「太太說甚麼？」小桃一搖頭道：「我不跟你說。」錦聲道：「你跟我說，我給你買桃兒吃。」小桃道：「俺不希望你那桃，剛才太

太給了我好些哩。」錦聲道：「你總有吃完的時候，你跟我說了，我天天下學回來給你捎幾個來吃。」小桃嘻嘻笑着道：「你可別哄我呀。」才要說，只聽二太太在廂房裏叫道：「小桃，你纔又瞎叨叨甚麼？去找少爺來。」小桃阻快，早答道：「我就是跟少爺說話呢。」錦聲便答應一聲，走了進去，只見他父親也在屋裏，鏡寰讓他坐下，說道：「聽幾天爲你的婚事，曾提過一次，攔下了。現在總是你的戀星動了，今天尙主僕又來提。提的不是別人，就是瑤貞。」錦聲心裏說道：不勞爸爸吩咐，我早知是她了。正要答說：好，就是她吧。二太太早接言道：「錦兒，你說怎樣？我看瑤貞是好，總不如親上結親，更多一併親。你爸爸說瑤貞有學問，我看光有學問，娶到家來也沒用。那如你秀姐一手好針線用處大呢。再說你秀姐，多是聽說會道，安安穩穩的好姑娘。娶這麼一個媳婦，管保你吃的穿的，有個災兒病兒的，格外會心痛你，會話記你。錦兒，你說是不是？」說了揚臉望着錦聲，那神情，露出無限的希望。鏡寰聽二太太迎頭說了

這麼一大篇，微微的笑了。錦聲揣度父母二人的口吻神情，曉得父親是贊成瑤貞，這難關，只在母親一面了。據直說，固然防着母親生氣。不直說，這機會又錯不得。躊躇了一會，只得陪笑道：「我說了，娘可別生氣。秀姐雖然好，但是她沒上過學，人也太舊式。瑤姐雖不是親戚，也是老世交，又和我程度相等，究竟比較相宜。據我看還是瑤……」二太太不等他說完，先已啣了一聲道：「這一說，你上回就是冤我哪。我不明白，娶媳婦爲的是生兒養女，在家過日子，一死講究學問幹甚麼？我猜越是女學生，越不會作媳婦，過日子更外行，連你妹妹，我都替她發愁呢。」錦聲笑道：「娘是說的從前的時候，女人光守在家裏，講究作好媳婦。現在不是那個時代了，媳婦也要有知識，能夠作外邊的事才行。」二太太哼道：「作外邊的事！像你大娘壽日，來的那位夏太太，倒在學堂裏當教員，聽她說起來，連自己懷抱裏的孩子，都摸不着奶一奶。再說你也有學問，她也有學問，都有了學問，可沒那些地方用她們。你見有幾個女人，真作了多大事

來？」錦聲笑道：「夏太太還幸虧有學問，能當教員掙錢。不然她婆家那麼窮，豈不挨了餓。至於女子作事沒地方用，那是另一個問題，……」二太太接言道：「我不懂甚麼問題不問題，咱家也不像夏家那麼窮，也用不着媳婦掙錢養家。」錦聲聽了那些話，急又不敢急，只得又陪笑道：「即便不窮，一個人生在世上，也要給公家作點事。不能因為有錢，就一輩子吃現成飯。」二太太突然整着臉道：「叫你這一說，從前女人都沒用了。我問問你，各家家裏吃的，穿的，上上下下，親來戚往，人情禮節，那些事，都是誰作來？管保怕一會離了也不行啊。像咱城裏人家，女人們還輕閒點；你再到鄉下去看看，女人連場裏地裏都得去，那是吃現成飯嗎？你們孩子們，那知道這些個。」錦聲見母親挑了禮，正在心裏後悔，又聽二太太道：「我看倒是有些女學生們，都是嫁了人，任事不做，光會化男人的錢，聽戲，看電影，連自己孩子們吃飯穿衣，都沒心腸去管。再不然，就挑唆着男人，帶着她一個兒，離開翁婆，到闊地方去住，她好無拘無束，隨便花錢哪。」

。這個樣的媳婦有甚麼好？只怕把你養窮了，體也不肯幫着你掙錢養家。」錦聲只得順着口風道：「這個樣的有是有，不過是少數的。比方我妹妹，也是女學生，她將來能那個樣嗎？」二太太笑了道：「那自然，我調理出來的閨女，就不能那個樣。」錦聲笑道：「還是啊，人家錢大嫗，也不是不會調理人哪。瑤姐是甚麼性格，娘也不是不知道她。」二太太一時沒有話說，怔了一怔，仍又搖着頭道：「那也不如你秀姐合適。」錦聲見她母親，無論如何，不肯把口話放鬆，他是真急了，苦着個臉兒，央告道：「娘！你老人家，把這事答應了吧！你不是挺疼兒子的嗎？」嘴裏說時，一扭身，走上前去，伏在他母親懷裏，涎着個臉兒道：「你怎麼這會不疼我呢？」說了，把一個頭，整個扎在他母親的懷裏，兩條腿，還不住的在地下登着。二太太止不住又好氣又好笑，道：「你看，中學都畢業了，還像個吃奶的小孩子，這是多大出息。你怎麼知道跟娘撒賴，不知道聽娘的話呀？」鏡寬在一旁，半喝着道：「錦兒站起來，不許跟你娘撒賴，有話慢慢商

量。」錦聲又把頭在懷裏蹭了兩蹭道：「娘，我只違抗你老人家這一次，以後甚麼事也不敢了。娘要生氣，打我一頓出出氣也好。」二太太經兒子這麼一路苦纏，沒主意了。見錦聲頭髮蹭的挺亂，一面替他順摻着，一面說道：「我依你就是了。快起來，湊糊的人怪熱的。」錦聲聽了這句話，說不出的高興，忙過去拿把扇子，給他母親搵着說道：「娘可別生氣呀。」二太太苦笑道：「我要跟你們生氣，也生不清了。」又道：「說了半天我也是爲的你，一個兒媳婦，可能跟婆婆待幾年呢。」鏡實聽了這話，在旁微微一笑。二太太哼了一聲道：「這會子，有你笑的了，縱着兒子達到你們的目的咧。」鏡實聽她居然說出個字眼來，越笑道：「這真是沒有的事，這半天我何嘗說一句話來。你娘倆當面交涉，與我何干。」二太太道：「反正你爺們是一條線上的，單跟我一個人警拮罷了。」又轉對錦聲道：「這件事，可是你大娘心上的事，這麼一來，她可要說白疼了你了。回頭難怪下你來，看你怎麼跟她說！」錦聲笑道：「大娘怪下來，我會跟她說，反正

不惹她生氣就是了。」二太太笑道：「你左不是仗着會撒賴吧，還有甚麼能耐？」鏡寰道：「算了，這事，就這樣子定局。回頭我就回覆尙主任，讓他跟錢太太說知，然後擇日子納聘好了。」二太太一聽說就要納聘了，心裏到底有點不甘道：「我看也不要忙，等他們高中畢業再訂規吧。前一次，你爺倆不是都這麼說嗎？」錦聲一聽，好像是又後悔了，忙道：「爸爸去就是了，我娘說着玩哩。」鏡寰站起來，笑對二太太道：「你不要瞎操這個心吧，這時候的孩子們，不同早先。抑着他們，倒不好。」二太太至此，再沒說的了，便道：「我不操心了，我何苦呢。」鏡寰一笑去了。錦聲見母親默默的若有所思，生怕她心裏不能釋然，便出去來找形霞。一出屏門，見小桃兒站在窗外，聽屋裏說話。心裏這傻丫頭，倒愛聽她窗戶根。便把糖招呼到跟前問她道：「你聽說甚麼了？」小桃兒咧着嘴，只是默笑。錦聲道：「你要跟別人瞎說，我可不給你買橘子吃。」小桃兒把一個手指頭，在臉上一劃道：「少爺害臊了！」錦聲見她這種優態，料着她也不

會跟別人學說。便來到後院，把方才的事，向彤霞說了。讓她去在母親跟前，解說，免得母親心裏不痛快。彤霞點頭去了。錦聲此刻目的既達，心神交泰。回屋躺在藤椅上，看了一會書，不知不覺，拋書入夢。一覺醒來，天已黃昏，揉着眼睛出來，見一家子都在院裏納涼。二太太道：「錦兒也醒了，我們開飯，不等你爸爸了，他不定在那裏吃了呢。」於是吩咐着端上飯來，一家人就在院中石棹上飯罷，屋裏已掌上燈。大家又在院中閒談了一時，二太太太太都到前邊去了。彤霞也想起一件事來，把錦聲暗暗招呼屋裏，低了聲音，把那日在蓮池書院看帖，遇見焦步完；那天買衣料，又碰見焦步完；前後兩次情形，如此如彼告訴錦聲。錦聲強忍着聽完，早已氣得咬牙切齒。彤霞道：「不要急，這都沒關係，他不過找一場無味，也不必同他致氣。我說這話，是另有原故。」於是又把瑤貞那身新衣，並那字帖的疑點說出。錦聲聽了，初而不免一怔，繼而却笑了。彤霞見他好似不信，便道：「以前因為關係個人的私德，不便向你說。不想今天，很

快的允了她的婚事。我想這事，關係着哥哥的終身幸福，似乎要考慮一番。趁着還沒辦訂婚手續，還有挽回的餘地。」錦聲聽完，噗哧一聲笑了道：「這話你同母親說來沒有？」彤霞道：「娘爲你不依着她，本有點噴着你，我再提這個，不更給她添煩？」又道：「你笑甚麼？」錦聲道：「我笑你神經過敏。」彤霞道：「怎麼？」錦聲道：「你想啊，作生意的那個不是大言欺人，只要貨色稍新，總是別家所無，其實，你到別家，別家也是這一套。因爲他不這樣誇張，不顯他的貨好，你許不買。況且絲織廠裏，若是單爲那一家織一種特別東西，不准外間所有，那除非是從前帝王的御用品才那樣。你說的那衣料，就讓他是人家定織的，但人家廠裏，絕不能費一回工就織那一點，必須一機織下來，最少也有幾千幾萬疋，分銷各處。那個舖裏有，別個舖子也不會無，或者不能同時有，那必是賣完了。就你說的那舖子裏，他以前也不定賣過多少呢。她那衣料也許是買得早，也許是在別家買的，都不足爲奇。至於價錢不對，更沒問題了，因爲凡是新鮮貨

物，本來沒有定價；你不曉得貨多而滯則價廉，貨少而暢則價貴嗎？所以她那衣服，毫無可疑。說到那部帖，你又沒見焦步完買，又沒見焦步完給她，她說向同學借來的，當然是實話，更不必多疑了。」彤霞聽他這一片話，說得有條有理，半天答不出來。錦聲笑道：「妹妹不必多心，瑤貞爲人，你還不清楚嗎？她絕不會跟那種下流人交往。不說了，外邊涼快去。」彤霞也不便再說，只得同他出來，見院裏只剩了秀雲一人，待了好久，才見他大姐同他母親一路過來。大家雖然坐在一處，却都默默無語，手裏打着扇子，各有各的心事。秀雲看到眼裏，有些生疑了。心想，往常事無大小，誰也不背着。怎麼今天晚上，情形不同？兩位老人家到前邊去了半天，他弟兄倆又在屋裏密談了好久。看起來，只是背着我一個兒，莫非……她也想不出所以然來，只是恍恍惚惚，總好像跟自己有點關係似的，便也發起怔來。良久，王媽過來，說老爺回來了，二太太起身過前邊去。這裏幾個人，又在院裏坐了一會，暑氣已消，便也分途歸寢。秀雲回到屋裏

收拾了一番，放下帳子，想睡却睡不着，翻來覆去，越覺得熱了。二次把帳子掛起，覺着涼快些，蚊子却又鬧起來，只得又放下帳子，竭力合着眼，終是睡不着。賭氣子不睡了，穿衣下地，拿把扇子，輕輕走出屋來。聽了聽她姑母屋裏，鼾聲微起，到了院裏，見各屋都息了燈，除了唧唧虫聲，不斷的叫着，此外無一點聲息。她在石榴花旁一個小橙子上坐下，仰望着天上繁星，呆呆出神。好一會工夫，只聽耳房裏屏門一響，一個人走出來，借着月光一看，却是小桃，那小桃手拈着褲腰走到院中，見有人坐着，問道：「是誰？」秀雲道：「是我。」小桃也不說話，急急的跑到假山後廁所去了。一會，又拈着褲腰走回來，湊到秀雲跟前坐下道：「秀姑娘，我跑肚哩。」秀雲隨意問道：「好好的怎麼跑起肚來了。」小桃道：「王媽說我吃桃吃多了。」秀雲不覺笑了笑。小桃又道：「你吃桃不吃？我給你拿去。」說着，便跑到屋裏，拿出兩個桃來，遞給秀雲道：「就剩這倆了，你吃了吧。」秀雲道：「我不吃你的，留着你明天吃吧。」小桃道：「少

爺許下我了，天天給我買。你吃罷，明天就又有啦。」秀雲也正有點口燥，便道：「咱倆一人吃一個。」小桃道：「我不吃了，吃了更跑肚咧。」秀雲便接過一個，慢慢吃着。小桃却又看得饑了，咀裏說不吃，不知不覺又拿起那一個，吃起來。秀雲不禁好笑，問道：「少爺爲甚麼天天給你買桃吃？」小桃嘻嘻笑着道：「他叫我替他瞞着話，許下的。」秀雲心裏一動，問道：「瞞甚麼話？」小桃道：「俺們不說，說嘍少爺就不給我買了。」秀雲呆了一呆，問道：「你吃過柚子沒有？」小桃道：「沒有。我吃過栗子，栗子是紅的。」秀雲道：「柚子比桃兒可好吃多了。」小桃道：「甚麼樣？」秀雲道：「一個柚子，有五個桃大，鮮紅的，水又多又甜。吃了柚子，就不跑肚了。」小桃喜歡道：「嘿，真好，你有嗎？」秀雲過：「大太太有，就是不給人吃。你要吃明天我偷一個給你。」小桃道：「可別忘了哇。」秀雲暗笑道：「忘不了，你說少爺叫你瞞着甚麼話？」小桃要說，又搖搖頭道：「俺們不說。」秀雲道：「你不說，我不偷柚子你吃。」

小桃忙道：「那我說。」秀雲道：「你說。」小桃道：「是白駒有個人，給少爺說好了一個小媳婦，少爺害臊，不叫我裏，你可別說呀。」秀雲心口裏一跳，急又問道：「說的是誰？」小桃道：「錢小姐。」秀雲猛然一聽這話，兩耳吱的一聲，眼前便一陣一陣的發起黑來。後事如何？下回交代。

第六回 蜚語療心疾嬌娃解怨 霜鋒除暴客弱質還珠

却說秀雲，聽說錦聲訂婚，訂得是瑤貞，她那脆弱的心靈，如何經得了這個。當時猛然一驚，幾乎栽倒在地。好容易，才挺着勁兒，問小桃道：「錢小姐已經說好了嗎？」小桃道：「起先太太不願意，少爺央懇的願意了。」秀雲暗暗發了一聲恨，問道：「你怎麼知道的這麼清楚？」小桃道：「俺們在窗外頭聽來着嗎。」秀雲呆了一呆，便不問了。但又禁不住，一會又問道：「你聽見還說別人來沒有？」小桃嘴裏咕嚕了一會，却不說了，只瞅着秀雲傻樂。秀雲急道：「你可說呀。」小桃道：「俺們想起來咧，說嚶你不願聽。俺們睡覺去呢。」說着

起來，果真粘着褲腰跑了。秀雲低下頭，心裏恍恍惚惚，也不知過了多少時候，忽然覺得身上涼得難過，抬起頭一看，見眼前漆黑，一摸身上，已是很濕的，原來不知從多暗，早就下起細雨來了。她暗暗啾了一聲，立起身，一陣涼風掃過，不禁打了一個寒噤，急忙忙走回屋裏，匆匆脫去濕衣，上床躺下。只覺得周身不舒，翻來覆去，一直到天將發亮合上眼睡去。正在糊夢顛倒之間，耳邊聽得有人招呼道：「秀兒，怎麼了，還不起來？」驚醒一看，見她姑母立在床前，向自己瞅着。忙答道：「不怎麼。」說着，一抬身，只覺一陣頭暈，只得重又躺下，忍了一回，才慢慢起身下地。大太太道：「病了嗎？」秀雲擦着鬢邊散髮，答道：「沒病，只有點頭痛，一會就好了。」一面整理床帳，覺得渾身發燒，四肢酸痛得很，怕姑姑耽愛，也不肯說。掙扎着草草漱洗過，即隨回到前院來。大家見她面色不好，問她說是頭痛，也都未甚介意。吃過早飯，可巧他父親遣小做活的，套車送了許多蔬菜瓜果來。秀雲便說要趁車回家，換取衣服。她原是時來常往

們了，大家也未深阻，只囑咐她過幾天快來。秀靈答應，便坐車轎去了。秀靈一走，少了彤霞一個閨中良伴，當日在家悶悶無聊，便邀着錦哥哥錦聲，同去看何太太的病。兄妹二人，來到何家，玉冊陪着，到何太太屋裏，見何太太病雖不劇，却仍未減。何太太見他兄妹齊來，分外高興，打起精神，坐着很談了一會。他兄妹們怕她坐久神傷，便同到玉珊屋裏來。彤霞向玉冊道：「玉珊曉得不？哥哥同瑤姐訂婚了。」玉冊點了一怔道：「好，給錦弟道喜。」錦聲忸怩着道：「這是我父親的意思，不是我主動。」玉冊默默無言，臉上很露出失望的神氣來。彤霞看到眼裏，不禁暗暗疑問道：怪事，你聽說這消息，總應該喜歡才對，爲甚麼倒失望？難道你竟有讓人撻足先得之憾？忽然又想起買布那天，何太太說的那話來。覺着處處都是疑竇，越想越不明白，不由的發起呆來了。過了一會，錦聲心裏有事，鬧着要走。彤霞心裏不自在，便也同他一路告辭回家。走到半路上，錦聲說到旁處有事，讓她自己先回去。彤霞曉得他去找瑤貞，也不便細問。一

個人回到家，在她母親屋裏閒話中間，談到何太太的病上，大太太道：「去年我病着，你爸爸託人買的那好關東參，我沒有用完。回頭我找出來，你給何大媽送去。她那麼疼你們，也該表表你們的孝心。」彤霞答應。少頃錦聲回來，背地裏告訴彤霞道：「我方才到瑤姐那裏，她沒在家。看她書棹上，那部蓮池叢帖，已經沒有了，可見是借來的，給人家送回去了。」彤霞聽了，也就很替他欣慰。當日無話，第二天彤霞清晨起來，見錦聲還昏昏未醒，便獨自趁着朝曦，帶了關東參，坐車到何家來。剛到大門口，碰見劉忠由裏邊出來，劉忠道：「小姐來了！我們少爺也病了，我正去請醫生哩。」彤霞心裏一驚，問道：「他起來了沒有？」劉忠道：「起是起來了，又躺下咧。」彤霞扭頭走入，照直到玉珊廳門口，站住脚嘆了一聲。裏邊却是何太太聲音，答應着，掀起竹簾來道：「形兒，你倒早哩。」彤霞順口答應着，跨進門欄把眼轉到玉珊身上，只見他側着身，靠着被疊，臉上氣色，與昨日大異。暗暗呀了一聲，問道：「你病得趕快。」玉珊已掙扎

坐起，微微笑了一下道：「不要緊，倒累你一早跑來。」何太太讓彤霞坐下。嘆道：「彤兒，你看怎好？我還沒好，他又病了。」彤霞道：「玉哥這病，來得何其突兀？」何太太還沒聽清楚。玉珩應道：「我是昨天睡晚了，受點感冒。彤妹不要慌記，一兩天就好了。」何太太唉一聲，接言道：「那敢則好。要不價，我這病更沒救了。」說了，走到床邊，伸手在玉珩額上摸了一摸，戚然道：「這會子，更燒得利害了，你還是躺下吧，你彤妹又不是外人。」彤霞道：「是的，病人怕累，不可以總坐着。」說時，也走到床邊，伸着右手，想摸摸玉珩熱到甚麼程度，那手才伸出一半，臉上微微一紅，忙又縮回來。何太太看出來了，說道：「你摸摸他看，真不輕呢。」彤霞說不上算摸，即把手心在玉珩額上擗了一擗道：「可不是，熱得很，你快躺下吧。」玉珩聽了，便又歪在被疊上。彤霞道才想起關東參來，忙現把攔過一邊的那手巾包打開，把一個小木匣兒，遞給何太太道：「這參是我大娘去年病着，託人由關東捎來的，此地買不着。大媽病中體弱，

可以常服着點。」何太太接過，放在一邊，嘆道：「我這娘倆，就仗着有你們娘兒幾個看顧，不是的話，活着更沒勁了。」又道：「你來得早，大約餓了。」隨招呼了一聲佩纒，見沒人答應，自言自語的道：「這孩子，昨兒伺候了一夜，總是困的打盹去了。」便立起來，要出去找人。彤霞見她氣力太弱，忙道：「大媽別去，我不餓。」何太太道：「不單你，我也覺餓了，也讓你玉哥吃點。」彤霞道：「那就我去。」隨即走出屋，見李媽在院裏收煤，便把她招呼進來。何太太吩咐她熬了點蓮子粥，又拿來幾樣點心來，讓彤霞吃。彤霞道：「我不覺餓，要

是都吃，我就陪着吃點。」說時，拿眼望着床上。玉珊會意道：「我也吃。」便把身子坐起，又想下地。彤霞道：「你別動。」便把一個方橙挪過床前，把一碗粥並點心，放到上邊，又遞給玉珊一個羹匙。玉珊啞了一聲道：「這麼勞動您，我心裏真不忍。」彤霞也不答言。玉珊就坐在床上慢慢的吃。何太太讓彤霞同吃着，說道：「難得有你這個知心着意的人兒慰藉着，他的病……」彤霞臉一紅

何太太忙篡着詞兒道：「跟我的病，好的也快些。」彤霞道：「玉哥的病，是因大媽起的，只要大媽早早好了，他自然就好了。」何太太點點頭，便不言語了。彤霞咀裏雖這麼說，心裏却有點狐疑。又因為有昨天那個確兒，覺着玉珣這病，來得太突然。要說是爲母親發愁，還能一夜之間，就愁成病嗎？心裏正犯着顛算，却見她哥哥錦聲，由外邊進來，才把這念頭打斷。錦聲見玉珣病了，少不得也有一番驚訝。何太太吃完粥，和錦聲談了一會，覺着不能支持了，自回屋去休息。錦聲坐在玉珣床前，絮絮問話。彤霞便到窗前書案邊，隨意翻着書看。忽在一冊功課本子裏，掉出一個極小極小的書本來。拿起一看，是一個日記簿子，便影着身子，掀着仔細看下去，見也不過記些每日的起居動作，方想放下，突見最後邊有螞蟻大的一行紅字，寫的是：「又本日上午，彤妹偕錦弟來，彤妹云，瑤貞已與錦弟訂婚矣，奈何奈何。」彤霞才一看完，手已抖顫起來了，暗想算了，人家訂婚，你倒喚起奈何來了，這病，不是爲瑤貞而起，還有何說？人心隔肚

皮，世界上的事，就是這樣的不可靠啊。深深嘆了一口氣，便把那日記本子，仍給他夾在那功課本裏，變顏失色的，站着發起呆來。良久，良久，忽又自責後悔道：我想錯了，瑤姐那段疑案，他雖未必知道；或者他對於她有所不滿，也未可知！他和哥哥是這樣的關切，聽說他倆訂了婚，替哥哥喚了一聲奈何，抱一種悲觀，也在情理之內呀。想到這裏，深悔自己多疑，錯怪了人了。臉上氣色，便也慢慢的恢復了原狀。少頃，劉忠請到醫生來，分別給玉珊母子診過了脈，開了方去後，劉忠買了藥來，他兄妹二人，看着熬好，親自侍候着分頭服下。到晚飯前，彤霞一人先回。錦聲就在這裏吃的晚飯，陪伴到臨睡，才回家去。第二天，高家妯娌，也一同前來看望。自此一連幾日，錦聲兄妹輪流陪侍，錦聲都是午夜方歸。玉珊母子，賴有他兄妹二人，過了七八天，何太太已大好了。玉珊也輕多了，只是身體甚弱。錦聲兄妹，因為開學在即，惟恐他就誤入學，仍是每日前來看視慰解。這一天傍晚，兄妹二人由何家回來，正見他母親跟大娘談論，說秀

雲回了家就病了，現在還沒好，大太太打算明天去看看她。彤霞聽了，心裏暗暗驚訝；細一揣測，回憶秀雲走的時日，並走時情形，心裏已有幾分明白了，便對大太太道：「明天大娘去，我也跟去看看秀姐；要不然後天就開學，怕沒工夫去了。」二太太道：「你去勸也好，袁家舅母，早就說請你去住幾天；住不住的，看看就行了。」於是商量着，因為城外路遠，不能坐洋車，叫車夫顧福，由車行裏賃了一輛轎車。又買了些禮物，預備停當，第二天，大太太和彤霞清早起來，趁着涼爽，帶着小丫頭杏兒，坐車出城。到了八里店，那車將進袁家巷口，袁家聽着老姑奶奶，帶着輕易不來的外甥女兒來了，一家大大小小，不下二十餘口，都趕到門外，一路迎接進去。彤霞雖不常來，人們却都認識，一一見過了禮，便要先去。看秀雲，於是由袁太太陪着，和大太太來到秀雲屋裏。只見秀雲身上穿着一件半舊的竹布褂子，斜身靠在被褥上；她的頭髮很散亂，搥刷着鬢角，想有多日不曾梳攏了；額上貼了一塊頭痛膏藥，面色憔悴，愁眉深鎖；從前那種嫵媚嬌嫩的樣

子，半點也沒有了。彤霞一見之下，不由心裏發酸，幾乎流出淚來。走上前，握住糖的手道：「秀姐，你怎麼病成這個樣子？我就半點也不知道。」秀雲用手拄着床，掙扎坐起。把手緊緊回握着，一聲不響，兩眼呆呆的，向彤霞望着；忽然兩個上眼皮，撲得撲得一跳，掉下幾個淚珠，噓聲叫道：「妹妹！還是姊妹們心痛我！你這麼老遠的跑來看我，我不算業障了。」彤霞心裏，萬分難過，想安慰安慰她，只是話哽在喉，說不出口，呆呆的望着她，心裏暗暗盤算，把她這病，已經明白九分了。袁太太見她二人這種神情，在一旁嘆惜着，向大太太道：「難得她們姐妹，親得比親姊妹還親。要是秀兒沒病，多好呢。」大太太嘆道：「秀兒來的那天，就嚷着頭痛，許是路上又受了暑，就病起來了。要知這樣，我怎麼也不能讓她回來。」袁太太道：「總是該着的災禍，不來也要病。她要病在姑奶奶家裏，更叫大家跟着受累。」大太太道：「你們早也該送一個糖給我，不是我打聽別人，還不知道呢。」袁太太道：「我原想吃幾劑藥就好了，省得讓你們知

道，替她揪着個心揪着。不承望藥也吃的不少了，也不輕，也不重，總是這個樣子。她又不是像別人有病，那麼鬧得兇。說她不厲害呢，可老不開胃，吃不下東西去。鬧的醫生也看不透是甚麼症候了，你叫人可有甚麼法想？」大太太道：「鄉間那有好醫生，我猜要在城裏，也許早好了。」因轉面向秀雲道：「好孩子，你快好好的養着，但則見點輕，就跟我到城裏治去。別叫這些蒙古大夫，拿人鬧着玩了。」秀雲勉強含着笑，說道：「姑姑不用惦記我，過幾天就好了。」說着一陣氣喘，把臉脹得通紅，接着有聲無力的咳嗽了幾聲，慢慢扭過頭，向她母親道：「娘！我姑姑跟彤妹來了這半天，你不張羅飯去？」袁太太道：「你嫂子跟你姐她們正做着，這就好了。」遂招呼大太太和彤霞道：「走，過那屋吃去吧。」秀雲拉着彤霞的手道：「彤妹，在這屋裏吃可好？你別看我病了這些天，屋裏並不骯髒。」彤霞道：「你要吃，我就在這裏陪你。」秀雲點點頭。說道：「你這一來，我像是好了點，覺着有些餓了。」袁太太聽她說有些覺餓了，好不驚喜，邀着

姑奶奶過去之後，便吩咐兒媳婦們，單給她作些軟的東西，連形霞的飯，一塊端了過來。秀雲原覺餓了，那知飯到口邊，又不想下咽；勉強強，只吃了小半碗糯米稀粥。形霞看了她這類症況不明，飲食不下的情形，十分都明白了。一面吃着飯，一面凝眉構思。忽然靈機一動，計上心頭。近前坐在床沿上，一面吃飯，一面說道：「秀姐！我昨天就想同大娘來，叫我哥哥的事，給耽誤住了，你看巧不巧。」秀雲聽了，把頭一扭，一聲不響。形霞見引不起她的話來，倒把計劃先失敗了。端着碗呆了一會。忽見牆上，粘着一個藥方兒，遂假作詫異道：「這藥方子，怎麼同昨天我哥哥吃的那藥方子，像一個人的筆跡，真怪事，筆跡也有這麼一樣的！」秀雲突然扭回頭來，問道：「怎麼，你哥哥爲甚麼也吃藥？」形霞聽了，暗想：好一個你哥哥！便道：「我哥哥病了，怎不吃藥？」秀雲哼了一聲道：「他爲甚麼病？」形霞又端起盃來吃着，漫應道：「不說吧，說就^有氣。」秀雲一抬身坐起來，問道：「生甚麼氣？」形霞見她說話動作，突然長了好些

氣力，心說：你着急問，我偏不說了。便一氣把飯吃完，放下瓷碟在地下走動，假作沒聽見。秀雲抬手理了理鬢邊散髮，又把兩腿盤起來，拍着床沿道：「妹妹，你來。」彤霞走近，也彎過一條腿，坐在床沿上，握着她的手道：「你怎麼坐起來了，不怕累嗎？」秀雲輕輕咳嗽了兩聲，問道：「妹妹，你說他爲甚麼病？你又生甚麼氣？」彤霞見是時機了，附着她的耳邊說道：「我說了，你可別告訴人，叫人家笑話。」秀雲點點頭。彤霞道：「大概是你回來的第二天，我們學校尙主任，來給哥哥作媒，說的就是瑤貞，當時就說妥了，訂規前天下定，……」秀雲把頭一低道：「那不好嗎，怎麼又病了呢？」隨將身子一歪，又靠在被疊上。彤霞把袖扶了一下說道：「你別坐起來了，又沒那大氣力。」秀雲道：「你說你的吧。」彤霞道：「誰知前天一早，尙主任來說：這規定規不成了，錢太太又由一個媒婆子說合，把瑤貞許給一個甚麼大公司經理的少爺，貪圖使了人家一千塊錢，不跟這裏作親了。」秀雲哼了一聲道：「那我們可捨得了嗎？」彤霞道：「定既沒

過，也不能強人家啊。依着我爸爸，本想跟錢太太講理。我娘是巴不得的，給攔住了。我哥哥呢，可就因爲這個病了。」秀雲一撇嘴道：「少不得是想病了？」

「彤霞道：「他不是想，是傷心傷病了。」秀雲冷笑道：「他也知道傷心？」彤霞暗笑，說道：「他當天就一直找了瑤貞去，問爲甚麼貪圖富貴，又嫁別人？你猜瑤貞怎麼說，她說：願嫁誰嫁誰，人家不願意嫁你，憑甚麼當面來質問人。這幾句話，說得我哥哥差一點氣死，回到家來就病了。躺在床上，直罵女學生沒一個好東西，光羨慕虛榮，心眼善變。還不如舊式女子，愛情專一，認準一個人，至死不二心的好呢。」秀雲聽到這裏，兩腮微微掀了一掀。彤霞又道：「秀姐，你想，他生瑤貞的氣罷了，難道說女學生都是一樣的？你妹妹也是女學生，怎麼也罵在裏頭，這不把人氣死嗎？昨天若不是看他有病，我就不能饒他。」說完假裝生氣，把臉繃着，暗暗留神秀雲的神氣，只見她臉上紅一陣白一陣，好像有多少思潮起落。彤霞心裏暗暗點頭。良久，秀雲嘆喟的一聲，笑出來道：「就有這麼不知

好歹的人去問，也就有這麼不要臉的人，回答出那些話來！叫人聽着，都臊死了！

「彤霞一笑說道：『要不我不願說呢。』」秀雲道：「真是，這會錦弟病好了沒有？」彤霞暗笑道：「這會又成了錦弟了。才要答言，聽見外邊一陣笑語，忙向秀雲擺擺手道：『病好了。別叫人聽見。』」秀雲微笑點頭。只見袁太太太太姑娘二人，領着隔房鄰居七八位老婦少女，一齊擠進屋來。這些人，一來是看秀雲的病，二來是瞻仰彤霞的顏色。原來在鄉間，像秀雲那麼好模樣的姑娘雖有，却没有這麼時髦的女學生。誰不想開開眼呢。當時這個誇獎，那個譁嘆，你摸摸手腳，她看看頭臉的。說：「一敢則只要生的俊，就是大頭剪髮，也一樣的好看。」有的說：「這麼仙女似的姑娘，再要像秀雲那麼點點的小腳，那麼大的辮子，就更愛人兒了。」你言我語，把個輕易不到鄉間來的彤霞，倒給鬧臊了。這時秀雲，陡然長了精神，見了這些人，不像往常那麼厭煩了，在床後摸出鞋子穿上，居然下了地，手扶着床沿站着，向大家嬌子大媽的打招呼。袁太太見她突然大見起色，

分外打起高興，讓着這些老婦少女們落了座，大家便談說起來。那些人貪看彤霞，屁股沉了又沉。及至她們走後，天已不早了。吃過晚飯，大太太是破留着住下，彤霞便要告辭回去。秀雲此刻病勢已減，好容易見了知心姊妹，方才被那些人攪得未能暢談，那捨得讓她就走。直說：「你又不能住，還不多待一會；進城才八里地，黑了再走也不晚。」彤霞不忍拗她，只得多耽擱一會。於是兩人絮絮叨叨，不知不覺，說到了太陽落去。彤霞見眼看要掌燈，不能再延；囑咐秀雲一番，便命顧福套上車，匆匆告辭，帶着杏兒，坐車往回裏走。路上泥濘，車行又慢，走不出二里路，天已漆黑了，一眼望去，看不出兩步遠。加着晚風乍起，吹得路兩旁的高梁葉子刷刷直響，和那車輪夾在爛泥裏，發出撲唧撲唧的聲音，情景好不陰森。杏兒坐在車裏，直嚷：「好怕，好怕！」彤霞雖然乍着胆子，心裏也有點怯怯的，深悔不該耽誤這麼晚。顧福道：「這路真不好走，忘了在袁家要個亮來。」一聲未已，突由路旁高梁地裏，發出一道電光，接着刷啦啦一陣亂響，驢

出兩個漢子來，直奔車前喝道：「站住！」顧福一看架式不好，急把馬轡一提，叭叭兩鞭，想要闖過去。早有一個漢子，手裏舉着匣槍，衝着顧福喝道：「你跑！」顧福一見慌了，只得把車停住。又一個漢子，一蹦跳上車來，拿電筒向車裏一規道：「不錯，下手哇！」顧福百忙裏，只得央告道：「俺們是走親的，車裏沒有錢，爺們高高手饒過去！」那兩個大漢，理也不理，從身上掏出繩子，一齊下手，三下兩下，把顧福四馬蹄細細起來，口裏塞上棉花，由一個漢子拉到高粱地裏去了。彤霞正在驚慌，那一個漢子，早已飛身跨上車轅，用電筒向車裏照着，大笑道：「嘿，老三，你瞧，真漂亮啊！快趕着車走，人是咱們的了。」彤霞此時，曉得是來劫人的，心中害怕，也顧不得了。百忙裏拱起身子，使勁向車外蹩去。那知兩個漢子，各將一隻臂，橫着車口，如何蹩得出去。彤霞見勢頭不好，只得儘着嗓子，大喊：「救人哪！救人哪！」杏兒是早嚇哭了，哭聲喊聲，立時嚷成一片。那大漢喝呼不住，又聽後邊車響，惟恐事敗，把匣槍衝着彤霞嚇道：

「你再喊！」彤霞死都不罷了，那裏還怕這個，忿火中燒，越發大喊起來。那大漢聽得後邊車已走近，心裏着急，將槍遞給那一個道：「老三，你拿手槍，快趕車走，我來堵這兩個娃娃的嘴。」那一個大漢接了槍，左手托着，右手提起馬韉，將軍急急趕動。不料車輪才轉了兩圈，陡覺左手上着了一腳，手裏那槍，早已飛出多遠去了。才一怔，底下那隻腳，接着又着了一刀，胯裏一聲嘎啣，便栽入車道溝裏去。車上那一個，才撕下一塊衣衿，來堵彤霞的嘴，聽見嘎啣，急忙回頭一看，正見黑影裏一人，舉着明晃晃一口寶劍，迎頭向自己砍來。那大漢倉卒之間，急忙抬手一擋，五個指頭，已被削去了四個，叫了一聲「娘啊！」忍痛跳下車，鑽入高梁地裏逃跑了。彤霞此時，不知是何頭路，怔怔的，只是渾身發抖。拿劍的那人，開口說道：「不要害怕，人已跑了。」彤霞在黑地裏，也看不清那人是何等樣人。但聽語音，像是一個少年，料許不是歹人，便扎着胆子，探頭問道：「你是幹甚麼的？」那少年也不答言，低着頭，只管向車溝裏望。

了好久，不見先那一個漢子，使用劍尖向地下來回一划，突覺觸着軟滑滑的一件東西，由劍尖一戳，戳住了，送到目前定睛一看，彷彿是少半個腳掌子，嘴裏嚙念道：「可惜，讓他跑了。」在地下一下轉身向車裏問道：「你們的車夫哩？」形霞見問，已知這是救星，忙答道：「綁在高梁地裏了。」那少年不敢離開這車，向後邊停着的那輛轎車上招呼道：「老張，快來。」只見後邊一個人，手裏拿着鞭子，走過來問道：「怎麼樣？」那少年道：「他們的車夫，叫匪人綁在高梁地裏？快去找着放開。」那人嘴裏咕嚕道：「這大黑的天，走自己的路得啦，管這些閒事，不怕招出禍來？」一路咕嚕着，到後邊車上摘下一個小紙燈籠，回來鑽到高梁地裏去找。那燈光本小，又被高粱遮着，更看不真切。又不敢用手摸，只得把鞭子倒過來，用鞭把一路剗拉着，找了一回，不見有人，忽聽身旁有人哼吱了一聲，猛孤丁倒把他嚇了一跳，急把燈一照，果見一人縮在地下，嘴裏塞着棉花，一動也不動，便上前先把棉花給他掏去。顧福見有人來，正害怕，既而

一看來人，也像個車夫，才放了胆，此刻嘴能說話，忙道：「大哥快救命吧！」那人放下燈籠，替他解了綁，顧福爬在地下，就磕頭道：「恩人，我們小姐哩？」那人道：「担不起，你的恩人在外頭呢，你小姐也在那裏。」顧福聽說，忙隨那人走出了高粱地來。其時那少年，正圍着車四下瞭望，一見顧福，問道：「你是車夫嗎？」顧福一見他拿着傢伙，又是一驚，不由嚥呀的一聲。彤霞在車上招呼道：「顧福，不要怕，這是救咱的，快趕着車走。」顧福聽了，走上前，借着那小小燈光，向那少年望了望，便跪下磕頭道：「大恩人，不是你救了俺小姐，我就沒臉活着了。」那少年把寶劍一揮，說道：「快起來趕車，走路要緊。」顧福起來，跨上車轅，鞭子是沒有了，才待把手拍着馬走。彤霞道：「等一等。」便探着身問那少年道：「請問先生貴姓？」那少年道：「你們快走就是了，不必問這個。」說了，也就提着劍，招呼他那車夫向着後邊那車走去。彤霞愕了一愕，急又招呼道：「先生，慢走一步，我還有一句話說。」那少年停住脚道：「有

話快說，晚了又怕出事。」彤霞道：「先生是不是進城？」那少年哦哦了一聲道：「是的，我也進城。你放心，我這車，傍着你的車走就是了。」彤霞至此，也就不必再說甚麼了，便叫顧福快趕着車走。顧福已折了一根高梁，打着那馬，急不擇路的往前走。彤霞聽着後邊那輛轎車，果然跟了來，才覺放了心。可是一陣後怕，胸口裏反倒突突的跳起來，跟着哇的一聲便哭了。顧福生怕再鬧出是非，忙道：「小姐哭不得，還有四五里路呢。」彤霞聽了，只得勉強忍着淚，定住心靈。忽然想起杏兒，爲甚麼半天沒有動靜？忙向車角裏一摸，見她跼着不動。心裏一驚，便使勁一搖撼她，杏兒忽呀的一聲哭了。原來杏兒，連哭帶嚇，早已沒了半點氣力，似乎丟了魂一般，睡了這許久。楞怔的被彤霞一搖，又以爲是那大漢，便吓得哭出來了。彤霞把袖摟在懷裏，拍着哄着的，好久，杏兒才懂得說話。彤霞先沒顧得，這時抬頭一看，車已到了城裏，嘴裏吻了一聲，忙叫顧福停住車，吩咐道：「你快去跟那位先生說：請他的車在前頭走，一同到我們家去。」

顧福領命，到後邊一看，不見那輛車，暗想：莫非落遠了？就着路旁電燈一望，一眼望到城門洞，也沒見那車的影子。納着悶，一氣跑到城門邊，向一個擺小攤的一打聽，答說：「方才倒是有一輛轎車，已經拐彎順着城向西去了。」顧福急忙順城追出去了老遠，眼看見幾條岔路，那裏找去？無奈何，只得跑回來，向彤霞說知。彤霞悵然良久，只得作罷。少頃到了家，彤霞和杏兒下了車，來到院裏，鏡寰夫婦並錦聲，正在院裏納涼，一看她倆的氣色不對，忙問怎麼了？這一問不要緊，勾起彤霞的委曲來了，兩步跑到她母親懷裏，哇的一聲，便哭了起來。這一下，一家子都愣了。二太太攙着她，囑問不迭。彤霞越哭越痛，那裏說得出話來。再問杏兒，杏兒是怔怔的，也不哭，也不說話。一家子正在驚慌，顧福卸了車進來，才將路上所遇，學說一遍。大家聽了，各各咋舌，二太太替女兒難過，也陪着哭了。彤霞哭了一會，不哭了，在二太太懷裏呆呆發怔。鏡寰恐她們驚吓出病來，忙着人買了些安神定心的藥來，給彤霞杏兒喝了。幸而還好，都沒顯怎

麼樣。二太太嘆道：「真是天上掉下來的災禍，叫人作夢也料不到。多虧蒼天保佑，可有的出了救星，也算孩子的福命大，不該遭難，若叫土匪弄了去，還能活嗎？」彤霞惘然道：「只是那一位恩人，沒法報答人家，今生總是遺憾。都是否兒鬧的，早一會也不至於誤了。」錦聲笑道：「妹妹小看了人了，據我看，人家是誠心躲避，才順城走的。便讓你早邀，他也不肯來。據顧福說，你問他貴姓，他都不肯說。可見是俠義之流，來去無踪的。」鏡寰點着頭道：「這話不錯，想不到居今之世，還有這種人，實在叫人佩服。不過，我們受人家再這的大恩，總要細心查訪查訪；實在查訪不出，那就罷了。」二太太問彤霞道：「究竟是怎麼樣一個人？知道像貌，就好查訪了。」彤霞道：「黑影子裏，不用說像貌，連衣服都看不出。不過聽語音，是一個少年無疑。」顧福插言道：「彷彿是個學生打扮，歲數比少爺差不多。」二太太道：「那就好說了，反正在學生羣裏找吧。」錦聲問顧福道：「像貌呢？」顧福道：「我是給他磕頭的時候，就着他那趕車的

紙燈籠，模模糊糊看了個大概，像貌不甚清楚。」錦聲道：「那就完了，保定的學生多了，那裏找去？況且，還未必就是保定的學生哩。」一家子互相猜揣咨嗟了一番，也想不出頭緒來。時已夜深，便各自歸寢。到了第二天，學校裏開學之期，錦聲兄妹吃過早飯，去邀會了瑤貞，又同去邀會玉珊。玉珊因爲病軀未復，暫時不能入學，只得他們三人先去。那時四鄉學生，差不多都已到齊，當由校長高鏡寰，領導全體師生，行過開學典禮，這日，也就不再上課了。錦聲隨衆出了禮堂，正要回家，却被一個同學的，拉到宿舍裏去閒談。談了一回，剛告辭出來，迎頭碰見那個唐珍乘，手裏提着一個小皮箱子，由外走來。後邊還有一個學棧，替他抗着行李。行李上，插着他那口寶劍。錦聲一見這劍，不由心裏一動，暗想，莫非救我妹妹的，就是他吧？不知是不是？下回交代。

第七回

一片熱心腸怨招小妹

兩句冷言語惹怒嚴親

却說錦聲想着，救我妹妹的，莫非是他？他是高陽縣人，若由家來校，恰走那

一條路，看他這光景，也像是昨晚進城的。雖然未必那麼巧，但何妨先試探試探看。於是便和唐秉珍招呼着，隨到他的寢室裏去。唐秉珍忙忙叨叨的，收拾他的床舖。錦聲不能造次，在一旁瞅着，順手把他那口寶劍取到手裏，拔出鞘來一看，只見劍尖上，有幾點血蹟，尙不甚乾。錦聲默默點頭，暗想，莫非果然？少頃，秉珍收拾完畢，轉面同錦聲談話。錦聲本想就拿話試探一番，一想屋裏還有別人，不便。因見秉珍累得頭上直冒汗珠，便道：「這裏熱，我們到小花園裏談談去。」秉珍答應，二人攜手出了寢室，向西拐到小花園內，在柳蔭中休息椅上坐下。秉珍道：「我一步來遲，沒趕上行開學禮。今天不上課了，你怎麼還不回家？」錦聲道：「回去也是沒事。」遂問道：「你今天才進城？」秉珍道：「昨天，因為太晚了，在店裏歇了一夜。今天打發家裏車回去，才來校的。」錦聲道：「是轎車，是大車？」秉珍道：「是轎車。」錦聲道：「你來可是進南門？」秉珍道：「是的。」錦聲道：「你進城約在幾點鐘？」秉珍道：「大約十點多了。」錦聲

點頭默思。秉珍笑道：「你倒問得詳細。」錦聲道：「左右沒事，這也是談話的資料。」隨又正坐了坐，問道：「聽說現在路上很不平靜，你遇上甚麼事沒有？」秉珍笑道：「有甚麼事，單碰到個人身上？」錦聲道：「像路劫是常有的。」秉珍笑道：「那有這事，你不要給我念喪經。」錦聲便也笑道：「不一定說劫你，看見別人也沒準。」秉珍道：「沒有。你今天特別，總說些無謂的話。」錦聲沈吟了一會說道：「你不願聽這個，我們就改題目。」於是二人又談了會學務。錦聲道：「你也沒事，何不跟我進城去玩玩。」秉珍道：「可以，我正要去買書，我們就走。」於是二人同出校門，來到城內，秉珍在商務印書館，買了兩本書。錦聲道：「這裏離我家近，去坐坐吧？」秉珍道：「不去也好，見了校長，反拘得慌。」錦聲道：「家嚴還在學裏，不妨的。」說了，不由他不應，扯了就走。到了家裏，讓到客廳裏坐下，喝着茶，扯東拉西，談了一陣。錦聲抽身出來，找着了顧福，告訴他幾句話。顧福裝作送點心，到客廳裏，把秉珍端相了一會

，出來對錦聲道：「不錯，就是他。」錦聲大喜，急忙來到後院，向形霞說了一遍道：「我還怕不準，你再去聽聽口音，就沒錯了。」形霞點頭。錦聲先回客廳，跟秉珍閒談。形霞在窗外側耳聽了一會，半點不錯；也顧不得和錦聲說，走進客廳，就吧在地下，給唐秉珍磕頭。秉珍一見愣了，慌的站起來，扎煞着手，問錦聲道：「這位像是令妹，這是鬧甚麼？快請起，快請起！不敢當，不敢當！」錦聲微笑道：「你認得她，可惜她不認得你，叫我費了這麼許多手脚。」秉珍攔着形霞，百忙裏答道：「並不認識，恍惚看着是。密司高快請起，到底這是鬧甚麼？」形霞磕能起來，鄭重答道：「唐先生你忘了嗎？昨晚在路上救的那車中人，就是我了。」只見秉珍着實一楞，答道：「密司高這話我不懂，我多嚙救過你？」形霞笑道：「唐先生還瞞甚麼？昨天進了城，我就說邀你到舍下來，讓你有意躲過了，怎麼今天還不認賬呢？」秉珍拿眼望了他兄妹二人半晌，說道：「我實在沒救過誰，並且，我也沒有救人的本領，只怕密司高認錯了。」形霞笑道：「唐

先生太難了，今天不認，也不能躲過去。在唐先生以爲施恩不望報是好，可曉得受恩的人，心裏不安！」秉珍聽了，低頭沈吟了好久，忽問道：「想不到，昨天是密司高嗎？」錦聲哈哈大笑道：「我說你不承認也不成啊，別看你神龍見首不見尾，自覺行踪詭密，可曉得我是福爾摩斯嗎？」秉珍道：「你不曉得，昨天我是一時不平，事後我也很悔。倘若聲張出去，豈不與匪人結仇；我們當學生的，那裏惹得了他們。」彤霞笑道：「難道受你恩的人，還能壞你的事？怎麼還一動不肯認呢？」秉珍笑道：「我並不曉得昨晚就是密司高，乍這麼一問，我曉得是甚麼用意。」錦聲笑道：「得，你還疑惑我們是匪黨啊？」秉珍笑道：「那可不然。總之這事一則要慎重，二則說開了倒沒意味；能夠不說，還是瞞着好。」錦聲才要答言，只見二太太走進客廳來，錦聲忙給指引過，二太太歛衽向秉珍拜謝道：「剛才我都聽見了，昨兒不是唐先生，我這孩子，怕活不成，這才是救命恩人呢！」遂向彤霞道：「你還不給唐先生磕頭。」彤霞道：「頭是磕過了，其實

，磕頭也不能報其萬一，來日方長就是了。」秉珍忙道：「密司高言重了，這算得了甚麼。況且我們又是同學，更提不到報的話。」於是大家坐定，談論起當時情景來。說到相遇之巧，二太太不住的額首念佛。形霞心裏自把秉珍感激欽佩到一萬分。秉珍問起肇禍的根由，不免也替納一回悶，就說：「深悔一時留了情面，只削掉那匪人半個脚掌子，幾個手指頭，讓他們跑了，不能問出個口供來。」大家正說着，鏡寰由學校裏回來，聽說這事，一邊向客廳裏走，一邊說道：「想不到秉珍是這樣熱腸俠骨，佩服佩服！」一進客廳，兩手拱着，向秉珍作了兩個揖。秉珍慌忙起立，鞠躬還禮不迭。落坐之後，雖是師生，鏡寰少不得也要說些感恩圖報的話，秉珍自然也謙遜一番。鏡寰跟秉珍雖是師生，一向却未能長談過，只知是一個高材生而已。經這一番接近，覺着秉珍個儻爽卓，沈靜純實。像貌雖不如錦聲那麼俊美，却另有一種英秀清華氣概，稱得起是一個出人頭地的青年，心裏好不讚賞。因見天氣不早，便着二太太盛備酒筵，留秉珍晚餐。秉珍

欲待告辭，鏡寰那裏肯依。談話中間，鏡寰說起高陽城內，有一位至好，姓唐號剛夫，問秉珍可是同族。秉珍起立答道：「那就是家嚴。」鏡寰把手在腰上一拍，哈哈笑道：「剛夫是你父親？這真叫我想不到！我們常常通信，何以他沒提過你在這學校裏的話？」秉珍答道：「家父倒早說過，但囑咐不叫我拜見，怕我依賴着老伯的迴護，不肯努力求學。今天不是老伯問到這裏，我也不敢說。」鏡寰把手拈着他那短鬚子笑道：「剛夫還是這種孤傲性子，作出事來，總與人不同。」隨又自己點着頭道：「賢父令子，難得難得。」一旁的錦聲兄妹聽了，才知兩家還有這樣的世誼，於是對於秉珍，就更覺親切了。說着話，二太太已親自整好菜飯，端了上來。鏡寰因秉珍是世交子侄，無須見外，就讓二太太一同入座。席間鏡寰細問秉珍近日家中情況，秉珍一一對答。二太太對於秉珍，就不知怎麼是好了。說在學裏吃飯睡覺，都沒人照應，要他搬到家裏來住，秉珍感謝推辭。二太太又是一味婦人家的見識。淳淳囑咐：「以後該拆該作的衣服，只管拿到家

來，我替你操辦，不要雇人弄，多化了錢，又打點不合適。」並說：「有個錢不湊手，只管到家裏來拿，千萬不要見外。」秉珍極口稱謝，心中也自感激。飯罷，又談了好久，秉珍告辭要走。錦聲此時，正有意去看看玉珊。他原是個十分熱情的人，覺着我跟秉珍既這麼親切了，也得要秉珍跟玉珊一樣的這麼親切才痛快，便叫秉珍同他一路去，秉珍本也欽慕玉珊，自然歡喜應諾。彤霞也想同秉珍多盤桓一會，便也一同出來。三人到了何家，玉珊因秉珍是稀客，老遠的迎進客廳去。坐定之後，錦聲便將是秉珍救了彤霞的話，告知玉珊。玉珊聽了，很替彤霞說了些感激的話。彤霞見玉珊替自己感激別人，頗覺得其意不同泛泛，把前者日記本上那話，更釋然無疑了。幾個人談了一回，錦聲見玉珊愁眉病骨，一心要替他解解煩悶，便主張一回去看電影。秉珍倒也無可無不可。玉珊想不去，又怕冷淡了秉珍，便向他母親稟過，四人同出門來。錦聲在前引着路，特意繞着灣，拐到後庫胡同錢家來。錢太太正在院裏閒坐，見他們來了，欣然招待。錦聲問：「瑤姊

呢？」錢太太道：「她早去了。」錦聲道：「她上那裏去了？」錢太太道：「找你們去了。」錦聲聽了，就想讓他們幾個先到電影院，自己回家找了瑤貞，隨後再來。形霞心裏有點納悶，却不好說，便道：「老遠的何必又跑回去，瑤姐見我們不在，她必要回家。回頭讓大嬸告訴她，到天華影院找我們去好了。」錦聲一想也對，便一同辭了錢太太出來。到了天華電影院，買票入座，是自右而左，秉珍，錦聲，玉珩，形霞，並排而坐。那時電影尚未開映，場裏很亮。錦聲和秉珍說着話，不住的回頭望着。形霞看到眼裏，暗向玉珩笑道：「玉哥，你看出來沒有？我看瑤姐今晚要不來，他這電影怕看不好呢。」玉珩點點頭，微微嘆了口氣，沒說甚麼。形霞見他這一嘆，又不免納起悶來。少頃電影開映加片，是一個滑稽小故事，招的通場大笑。形霞趁着嘈雜，輕輕問玉珩道：「你方才嘆甚麼氣？你處刻的環境，跟錦哥不同啊？」玉珩聽了，把眼望着她，仍是默然無語。形霞更納悶了，還要問時，可巧這時換演了正片，是一個愛情片子，叫做錢魔，因為作得

精采，把人聲又壓下去。彤霞不便再問，只得揚着頭，有意無意的去看電影。看了一會，却聽得玉珩問錦聲道：「你對這片子的感想如何？」錦聲道：「我以為這個女子，意志太薄弱。你看這位男性這麼一片真誠待她，她竟貪圖金錢，失身於一個臭買辦，多不值得。只可惜這位男性，到這時還執迷不悟，也太無知人之明了。」玉珩點着頭道：「批評的倒怪對。」彤霞細一揣摩玉珩這語氣，不禁心裏暗想：莫非他真知道瑤姐那兩段疑案不成？要這樣，可就更難怪他替我哥哥嘆奈何，替我哥哥嘆氣了。又想：究竟瑤姐那兩件事，是不是個疑案？或竟是毫無問題呢？想一會，因為自己另有心事，也就無暇多想，轉面問玉珩道：「你對這樣女子，贊成不贊成？」玉珩笑笑道：「彤妹，你來回的總是拿話試探我，你何以這麼多疑！」彤霞一聽，也不禁微笑了。說話間，台上已演完了兩本，仍不見瑤貞到來。錦聲真等急了，抓耳搔腮，坐也坐不安。可巧秉珍說要回校，怕天晚了叫不開校門。錦聲道：「既這樣，我們都走好了，這電影也沒甚麼意思。」於是幾個

人，便出離影院。秉珍分手自去，玉珩覺得累，也雇車先回家了。錦聲還怕瑤貞找到影院，撲了空，想去錢家送個信，讓彤霞先回；却因前車之鑑，雖在城內，黑夜之間，也不敢讓彤霞一個人走路了，只得雇了車，兄妹二人同回家去。從此以後，錦聲兄妹，又添了一個知己；秉珍也時常的隨錦聲家來談談。只有玉珩病雖大好，爲了家中人少，何太太一再阻止，無形的輟了學。錦聲兄妹挽留無效，只好付之一嘆。這一天禮拜，錦聲飯後無聊，打算找他妹妹同去看玉珩。來到西屋裏，見彤霞歪在籐椅上，手裏擺弄着一個金戒指玩。便把話同她說，彤霞道：「我從一早起來，就覺得有點頭痛，不想出去。」錦聲答應着，順手把繡那戒指，拿過來看了一看道：「妹妹這個戒指，樣式太舊了。」彤霞道：「可不是，這還是咱娘二十年前的古物哩。」錦聲道：「我前天跟別人到一個金店裏，見有許多新花樣的戒指，比這好多了。」彤霞道：「我正不喜歡牠，請你給挑換一個來吧。這個太重，換輕些的，可以不要添錢。」錦聲答應，便將戒指套在手上

，一個人騎車出了門。走到半路上，碰見秉珍由書局裏出來，下車招呼了，問他還到那裏去。秉珍道：「打算回校。」錦聲道：「回校也沒事。」便邀他去同看玉珩。二人到了河家，同玉珩談了一會，秉珍想起暑假回來，還沒去逛逛蓮池，便把意思說出，徵求他二人同意。玉珩不肯去，秉珍便和錦聲二人，同玉珩告別了。來到蓮池書院，先在各處繞了一回，然後到一個亭子上，坐下休息。錦聲見秉珍手上也帶了一個金戒指，笑問道：「像你們這俠客之流，怎麼也帶這個，預備送情人的，是情人送的呢？」秉珍笑道：「我不好作那種事，我是爲戒酒。因爲家嚴嗜酒受了病，惟恐我也好上酒。我這戒指，還是奉嚴命帶的哩。」錦聲點點頭，順手從他手上，把戒指攜下來，看了看，覺着式樣十分新穎，比彤霞那個，又好看多了，便把彤霞那戒指，也從手上攜下，一齊托在手心裏，比較了一番。想道：一樣是金子，因爲人工的技巧高低，就有這麼大的分別。而且世間的物品，也不止這一種爲然。大概中國的工業落伍，也就好比我妹妹這個戒指是的了

。玩弄了一會，才要把戒指交還秉珍，忽然心裏一動，起了一種異想；趁着秉珍注視着亭下荷花，拿過他的手，把彤霞那戒指，輕輕給他套在無名指上，却把秉珍那戒指，帶在自己手上了。秉珍自有專注，一任他給套上，並未向手上看，那裏曉得，他搗這個鬼呢？錦聲辦了這件事，心裏得意之極。兩人坐了一回，一同出院，秉珍告別要走，錦聲笑道：「你看你那戒指，對嗎？」秉珍伸手一看，說道：「你爲甚麼換了我的？我那個可輕的多。」錦聲微笑道：「那是舍妹的，不是我的。」秉珍才一怔怔，錦聲又道：「這樣辦，你不嫌我們高攀吧？」原來世上人，越是有俠骨，才越有熱情。彤霞是那麼好的女子，秉珍能不羨慕？但因爲曾經救了她一回，這話不但不肯說，並且坦白爲懷，簡直無此設想。如今既然誠意送上門來，這却不能算自己當初有所爲而爲，施恩望報。自然喜歡不過，還有何說？當時止不住欣然一笑，連說：「那裏話，那裏話！」便點頭作別，很高興的去了。錦聲着他去後，也便騎車回家。到了家顧不得到他母親屋裏去，一直便

來到彤霞屋裏，先把戒指交給她，彤霞看了看，十分合意，便帶在手上。錦聲笑道：「妹妹，我今天冒昧，替你作了一個主意。」彤霞笑道：「哥哥替妹子作一個主意，也作得起，何所謂冒昧？再說，這戒指換的多好呢。」錦聲道：「倒不是這個。」彤霞笑道：「甚麼事也是一樣。」錦聲道：「你猜這個戒指，是誰的？」彤霞笑道：「這還用說，是你給我換來的。」錦聲微笑道：「不，這是秉珍的，我替你倆個，互相交換了。」彤霞臉色一變，急問道：「這是甚麼意思？」錦聲笑道：「妹妹還不明白？這戒指豈是輕易交換的，我想你一定也贊成？」彤霞不待說完，早將臉色變得煞白，把那戒指從手上拿下來，叭的一聲，擲出多遠，跳起來嚷道：「你是瘋了嗎？管事寬，也管不到這上頭來。作哥哥的，有這個權力嗎？」錦聲萬沒想到，彤霞有此一着。見她突然發了這大脾氣，一時好不有氣。繼而一想，覺得自己是作得太鹵莽，實在有點理虧。只得納着性，把那戒指從地上拾起來，放在掉上，陪着笑道：「妹妹別急，我原是替你設想。以爲珍秉

人物超群，而且是你的救命恩人。一時熱心，才這樣辦的，萬沒想到你不同意。

「彤霞已經哭起來了，說道：『有恩，就得以身事之嗎？我說巴巴的跑來，誰了我的戒指去，敢則是爲這個。』錦聲見她這麼說，真是有口難辯。便道：『不說恩不恩的話，以他那人物而論，那樣也比別人高尚一籌。這樣辦，也是你的幸福。』彤霞捂着臉哭道：『你就看見他了？』錦聲道：『自然，誰還能比他再好？』

「彤霞跺着脚道：『你糊塗！』錦聲哼了一聲道：『我才不糊塗哩。仔細比量比量，就知道我辦得不錯了，不要固執己見。』彤霞道：『我比量甚麼，我有甚麼己見來？前些時，父母對於你的事，也沒這麼大包大攬，別說哥哥對於妹子，更不能使這種專制手段了。』錦聲聽她把包攬專制等等名辭，都加到自己頭上，可真氣了，說道：『好，你不認可罷了，總算是我多管閒事，我把戒指還給人家退回去。』說着，在棹上拿起那戒指來，在手裏顛着，自恨道：『錦聲，錦聲，你吃飽了撐的，自找難題作。覺着你的意思怪好，誰知你的情啊！』彤霞聽他這麼

魔魔道道的叨念，不由哭中帶出一聲笑來。錦聲見糖又笑了，忙又央告道：「好妹妹，你心痛心痛哥哥，答應了吧。人要講信義，你叫我怎麼跟人家退去？」彤霞道：「你能換，自然也能退。不能退，當初不應該換。」錦聲見她氣更大了，忙說道：「算了，算了，這總是我沒理，饒了我吧。再拿話擠兌我，我還能活嗎？」彤霞聽他這麼說，倒覺着好不難過，說道：「這個，哥哥也得原諒我，常說：人各有心，士各有志。哥哥若是我，少不得也要着急。一錦聲才要答言，只見小杏兒進來說道：「太太找少爺哩。」錦聲向彤霞道：「妹妹別生氣了，我也不怪你，我去看看再來。」便起身前邊去了。原來，他兄妹二人，長了這麼大，並未吵過一次嘴，這回他二人才一嚷起來，小杏兒聽見，已認爲是了不得了；早跑過出，給二太太送了信。二太太正同鏡寰閒話，聽說大驚，急忙來到後院。未曾進屋，已聽他兄妹二人，你一言我一語的分辯。把爭吵的原故，已聽了個大概，倒不好進去了。在窗外站了一會，便嘆着氣，仍舊回到前院，向鏡寰學說了一遍

。鏡寰想了想，便命小杏兒，來找錦聲。少時錦聲來到，鏡寰道：「方才你跟你妹妹吵，你娘已經聽見了。這事，你辦得過於鹵莽，而且，手續也太不合。不但你妹妹跟你急，我也應該好好教訓你一頓。」錦聲捏着一把汗，唯唯了兩聲，正預備着大受申斥，不想鏡寰氣色却很和平，向錦聲道：「不過，你辦這事，也還有點眼光。你妹妹果能同意，倒是一件好事。」錦聲聽了這話，心裏有了主心骨，趁勢說道：「只是妹妹意見太堅決，爸爸若能作點主意，妹妹也許能軟化。」鏡寰微微點頭，向二太太道：「這件事，要你勸勸形兒。」二太太道：「依我說，還是玉珩好，她既然不願意，把戒指退回去就完了。」鏡寰搖着頭道：「談何容易？年輕人要顧信用，以後錦兒還怎麼爲人？況且，人家不說是錦兒一人的主意，不定疑惑我們甚麼。連形兒的名譽，都有關係。要再說我們拿人家開心，那豈不成了恩將怨報了？這件事，關係不小。」二太太作了一會難，瞞怨錦聲道：「好不孝的，都是沒有的事，誰叫你這麼管事寬來？就是你爸爸，也不能說辦就辦

。你倒冒失鬼是的，隨便來來。這會子，我也不去勸她，我勸她也不行啊。」鏡寰道：「你作母親的，不跟她說，我作爸爸的，更不好說。」二太太賭氣子，也不言語。鏡寰是咳聲嘆氣。錦聲一看不好，只得說道：「這事妹妹既不同意，娘也不贊成，那也就沒辦法了。只好我跟秉珍據實聲述，仍舊把戒指退回好了。」鏡寰把眼瞪着他，哼了一聲道：「這麼容易的事，這是兒戲嗎？」錦聲陪笑道：「爸爸不必顧慮，一切錯誤，我都攬在身上，總使秉珍不見怪爲止，我想秉珍是曠達人，一定能原諒我。」二太太道：「這不結了，等你們撕掳清了這檔子，我馬上把玉珩訂規了，省得你們瞎鬧，叫人跟着勞神。」鏡寰冷笑道：「你倒說得輕妙，她那宗妄動，你准知道她願意玉珩嗎？」二太太笑道：「不信你看，她準不敢跟我彆扭。」鏡寰沈吟一會，向錦聲道：「那你就跟秉珍說說再石。」錦聲唯唯稱是，不敢久坐，退出回到後院。形霞正在屋裏發怔，見了錦聲，也不理他。錦聲油不搭的，說道：「得了，我明天就給你退去。」說了，在桌上拿過戒指，裝在

原书缺页

了。躲在自己屋裏，好容易熬過一夜，翌日清晨起來，打算臉也不洗，就到學裏去。沒等得走，小桃兒過來說：「老爺找少爺。」錦聲隨着來到前院，只見父母二人，坐在桌子兩旁，桌上擺着兩個錦匣，一個大紅包袱，包袱上放着一封信，不知是何原委，侍坐一旁。鏡寰道：「戒指退回來沒有？」錦聲答道：「打算今天，無論如何退回。」鏡寰點點頭，取過那封信，遞給錦聲道：「你先看看這個。」錦聲接過，見是一封專差信，下署着剛夫拜緘四字，心想：莫非與那事有關？急把信紙抽出一看，見寫道：

鏡兄閣下：昨接小兒秉珍稟云：暑後入學，因故已通叩謁。承不以前此禮疏見怪，獎飾有加，高懷大量，雅如其人。更蒙不棄寒微，慨以掌珠見字。高門得附，幸何如之。

然新禮雖成，舊儀未備，茲派專足，齎上婚書一事，並微物八色，至希晒存，並恕簡陋。原因友以聯婚，事既成則寒修不倩。且拋磚而引玉，龍書去則鳳帖

應來。敬竚德音，無任翹企。專此佈臆，並候潭祺。弟剛夫頓首。

錦聲看完這信，暗想道：秉珍來得好快，這事鬧大了！沈吟着便問道：「爸爸打算怎麼辦？」鏡寰望了他一眼，說道：「這是你引出來的，你說怎麼辦？」錦聲心裏一懼，只得陪笑道：「我看這事，已成騎虎不下了，不如爸爸作主辦了吧。」鏡寰也不理他，轉問二太太道：「現在人家婚書聘禮都來了，我們還有甚麼可說？即便秉珍肯把戒指退回來，我們可不能把這婚書聘禮退回去。」二太太道：「這都是錦兒多事，惹出來的麻煩。」鏡寰道：「這時瞞怨他也沒用，還是想法子讓彤兒答應了才成。」二太太道：「我早說把玉珩訂了，你又說不忙。早辦了，那有這些個囉嗦。」鏡寰道：「玉珩雖然好，究竟不如秉珍前途希望大。你先領着頭這麼說，彤兒更不肯答應了。」二太太道：「這是背她的話，也沒當着她說。你有本事，你自己跟她說去。」鏡寰道：「好，我跟她說。」遂向錦聲道：「你去叫她來。」錦聲領命，來到後院，向彤霞道：「

爸爸找你。」彤霞見他臉上帶着笑容，神情怪得意。疑問道：「甚麼事？」錦聲道：「不知道。」彤霞哼了一聲，隨他過來。鏡寰和顏悅色，讓袖坐在一旁，把那信遞給她，說道：「你看看這個信，可叫人怎麼辦？」彤霞接過，一邊看，一邊往下苦喪臉。不等看完，就賭氣子，把那信使勁一揉搓，恨恨的向錦聲脚底下一扔，眼裏含着淚花道：「你招出來的，你給我退去，我管不着這個。一說罷，轉身往外就走。鏡寰一見，氣立時撞上來，叭一聲，把棹子拍得山響道：「給我回來。」彤霞不敢不站，却哇一聲哭出來了。鏡寰喝道：「你這孩子，脾氣真慣壞了，當着父母，就這麼放肆起來，這還了得你。照這樣子，偏不跟你商量，倒看我能作主不能。」這時彤霞越哭得厲害了，一句話也不說。二太太着急道：「你哭甚麼？好好跟你爸爸說呀。」彤霞抽噎着答道：「說甚麼？爸爸不能原諒我。」鏡寰冷笑道：「好哇，倒說爸爸不能原諒你，好好跟你商量，你就不容商量，你還要多任性呢？」彤霞哭道：「有甚麼可商量的？」鏡

寰納着氣道：「我問你，秉珍那樣不好，你不同意？」彤霞道：「我也沒說秉珍不好啊！」鏡寰道：「還是的，好嗎可不同意。你有甚麼意見，可以說出來我聽聽，只要你說的有道理，我依着你。」彤霞止住哭，沈吟了一會，一句話沒說，又哭起來了。鏡寰只是纏着性子，又問道：「我再問你，我主張這麼辦，是向着你，還是害你？」彤霞衝口答道：「怎麼不是害我？」鏡寰聽了這話，瞋目而視，氣得半天沒說出話來。好久，才向着二太太冷笑了一聲道：「你聽聽，跟我都來了。」二太太見鏡寰氣色不對，忙笑勸道：「她是正跟她哥哥沒好氣，可不敢跟你。」鏡寰忍了又忍，向彤霞道：「你到底是小孩子，一味任性，不知道顧全大體。你要想想，事已至此，我們能跟人家反悔不能？你一說一百個不應，難道不怕你哥哥作難？」彤霞道：「作難，他自找的，我管不着。」鏡寰哦了一聲，緊問道：「不管你哥哥罷了，難道你爸爸作難，你也不管？」彤霞一腔怨氣，也顧不得思索了，順着音就答道：「管不着。」鏡寰再不能忍了，陡

然立起來，伸手照着彤霞就是一掌。二太太啣了一聲，搶上前把身子擋住，道：「這是幹甚麼？孩子這會子，還不夠委曲的呀！」鏡寰一掌落了空，急的跺腳道：「好哇，你不來管她，倒來袒護着她。像這樣子，她以後敢跟我動拳頭了。」錦聲驚慌之間，忙上前扶着他爸爸坐下，央求道：「爸爸，不用跟我妹妹生氣，這都是怨我。」鏡寰坐在椅上長嘆了一聲，衝着二太太道：「這都是你溺愛她，慣的呀。」二太太不愛聽道：「我怎麼慣的了，孩子那樣不好，多嚙讓你生過氣來？再不說你們辦的不對。」鏡寰冷笑道：「我早知道這事不和你的意思，一味挑撥她跟我爲難。不然，形兒絕不至如此。」二太太一聽這話，也氣了，說道：「你這話，也不怕曲枉死人，我甚麼時候挑她來，你見來嗎？」寰鏡冷笑道：「你挑不挑，我也不能看見，你心裏明白就是了。」錦聲一看這事鬧大了，把自己恨的，恨不能打自己兩個耳光子。忙央告道：「娘也別急，爸爸也不要生氣了。還是我跟秉珍說，把這事轉圓好了。」鏡寰瞪着他道：「胡說，你能跟秉珍說，我

不能跟剛夫說。你沒見聘禮擺在這裏，人家來人還等着回禮嗎？我們要出乎反乎，丟得起這個人不？」錦聲挨了說，呆呆的也不敢答言了。大家止鬧得僵，只聽彤霞說道：「爸爸不要生氣了，我答應就是了。」不知彤霞果真答應這婚事否？
下回交代。

第八回 種玉無及願今生作妹 噬臍未晚盼他日爲郎

却說彤霞，先是扎在她母親懷裏，抽抽噎噎的哭。後來見她父母二人，一對一句的頂碰起來，她也不敢哭了，含着淚怔怔的瞅着。眼見的越鬧越大，要因爲自己，失了二位老人家的和氣，心裏好不難過。當時擦了擦眼淚，說道：「爸爸別生氣了，實在不能挽回，那也沒法，爸爸看着辦就是了。」鏡寰一聽這話，天大的氣也沒有了，面帶笑容，啊了一聲道：「這不完了，你要這麼聽說，我還生甚麼氣。這樣辦頂好了，要知一則是我爲難，二則也實在爲得你自己。你想，天下作父母的，有肯難爲自己孩子的嗎？」二太太道：「唉，這就得了，只要你本

人願了意，那就不管是誰做，反正那個都好，秉珍又是你的救命恩人。」鏡寰聽着二太太一笑道：「你聽聽你自己這口話，是說露了不是？我剛才說你挑撥離間，你還不愛聽。」二太太也笑道：「本來我的心意是這樣是不錯，你要說我挑撥，我自然不愛聽呢。」錦聲在旁，見這事急轉直下，父母都喜歡了，也自心裏高興。趁勢從口袋裏，掏出秉珍那戒指來，遞給彤霞道：「妹妹既然同意了，那末，就收了這個。」彤霞把他看了一眼，伸手接過，帶在手上。鏡寰一見，更是高興。一想方才要打要罵的，又覺得是心痛，便和顏安慰道：「天已經很晚了，你們今天都歇一天，不用上課了。」錦聲兄妹唯唯稱是。一家子吃罷飯，鏡寰也不到學裏去，同二太太夫妻二人，斟酌着打點了八色押書回禮，然後着錦聲到街上去買鳳書。錦聲領命，騎車到大街上買妥，回來走到半路上，無意中遠遠望見瑤貞在前，焦步完在後，二人一前一後，同進了一個金店。錦聲一見之下，耳根子立時嗡的一聲，把兩脚一登勁，蹣蹣跚跚追上前去，要看一個究竟。不想那車正跑中

間，恰從路西油鹽店裏，走出一個小孩，左手提着個醋瓶，右手端着滿滿一盃香油，兩眼釘着那盃，兢兢業業，正走到馬路中間，錦聲裏了一聲，那孩子沒聽見，錦聲車快收不住，只聽咕噠，拍拉一陣亂響，小孩碰倒，瓶打盃碎，油醋洒了一地。那小孩吱哇呀一頓嚷，立時圍了一堆人，看熱鬧的也有，巡警也有，亂起來，錦聲慌裏忙裏，真是心裏冒火。幸而那孩子並未碰傷，錦聲也顧不得多說，掏出兩塊錢來，賠了那小孩。央一個巡警給送回家去。他二次騎上車，跑到那金店門首，影着身向裏一望，不見瑤貞和焦步完。左望右望，仍是無有，明知已經走了，好不喪氣，只得騎車回家。到家之後，把鳳書交給他父親鏡寰，鏡寰填好，又給唐剛夫寫了回信，一切打點停當，加派當差魏得財，陪同唐家來人，一同到高陽去唐家回禮去了。從此以後，唐高二家，便算結了秦晉之好，不在話下。單說錦聲，滿腹疑猜，坐立不安，好容易估量着學校裏下了課，便騎車到錢家來，那知瑤貞尚未回家。錢太太，見他多日不來，一旦來了，好不高興，陪着談

談說說，親熱之極。錦聲偶到瑤貞屋裏，只見床帳被褥，煥然一新，比前些日子，忽然闊綽多了。棹上陳設，也添了不少值錢的東西，不禁暗暗詫異。等了一回，不見瑤貞回來，想要回家，錢太太又不讓走，一直等到傍晚，還不見瑤貞回來。錢太太也直納悶，等得不耐煩，便叫老媽子，格外添了幾樣菜，留錦聲吃飯，及至飯畢，瑤貞仍未回家，錦聲不能再等，只得告辭回來。第二天是禮拜，學裏是不用去，吃過早飯，便又到錢家來，到了院裏，有李媽迎着招呼，說太太出門了，小姐在屋裏。錦聲走到瑤貞屋外，喊了一聲，不見答應，又喊了一聲，聽見瑤貞含含糊糊，從喉嚨裏應了一聲。錦聲邁步走入，隔着竹簾，望見瑤貞忙忙叨叨，在褥子底下，掖攘一張字紙，見錦聲進來，百忙中咽了一口吐沫，起身招呼。錦聲心裏一怔，呆呆的坐在一邊。瑤貞坐了一下，又站起來，神情很不自然。錦聲眼望着褥子底下，想去掏出那字紙來看看，又覺不便，便試探着問道：「近來舖子裏生意很好嗎？」瑤貞道：「可不是，」底下便沒話了。錦聲道：「你昨

天下午到那裏去來？叫我等到天黑。」瑤貞道：「到城南公園玩了玩，你剛走我就回來了。」錦聲道：「城南公園都荒廢了，有甚麼逛頭？跟誰一路去的？」瑤貞道：「左不過幾個女同學，還能有誰？」錦聲默然不語，低着頭呆呆的犯起思索來。瑤貞忽的噗哧一笑道：「瞧你這神氣！」說着，走近前來，把一隻手在錦聲肩上一搭道：「你想甚麼？」錦聲嘆了一口氣，瑤貞勸着道：「這是怎麼啦？呆子！放着痛快不找。」說着，那隻手在錦聲肩上，捺着揉了兩揉。錦聲抬頭一看，見她眉梢眼角，滿含着春意，不禁又是一怔，遂站起來，問道：「瑤姐！你近來常跟焦步完來往嗎？」瑤貞把嘴一撇道：「那是甚麼好東西，我跟他往來？」錦聲沈吟了一會，一肚子話，想說又不好出口。坐了一回，便告辭回家。在屋裏盤算了一會，給瑤貞寫了一個信道：

瑤姐：我的話，你樂意聽吧？爲了我們的終身幸福，我的話，你一定容納吧？我想：一個女子，尤其是學生時期的女子，應該有一種堅苦卓絕的精神，埋頭

在功課本子裏，不爲外物所誘才對。假設，你若羨慕虛榮，講求奢華，那末，你的人格就有墮落的危險了。

交一個男性朋友，要有冷靜的眼光，詳密的審察。那男性品格是高尙的，他對你心地光明，自然沒有問題。那男性若是品格卑鄙的，他對你抱着野心，他會用虛偽的情感賺哄你，大量的金錢誘惑你，你早晚要受了他的欺騙，犧牲了你一生的幸福。

昨天見你同焦步完一路到金店裏去，我真替你担心。然而，我終不相信你同他是朋友，或者，是偶然遇到一處了？不過，他究竟是一個可怕的卑污男性啊！你須處處提防着他才好。

你的終身伴侶聲。

寫完，念了一遍，覺得甚妥，便加了封，裝在衣袋裏，第二天起來，先把信付了郵，然後才來到學裏。心裏七上八下的上完功課，才要走出講室，只見秉珍走來，說道：「走，我們到花園去談談。」錦聲答應着，一同來到花園，找一個

背靜地方坐下。錦聲笑問道：「前天伯父派人到舍下來。你知道不？」秉珍道：「知道。」遂從口袋裏，掏出一篇信，遞給錦聲道：「你看這是甚麼？」錦聲才接過來，已看出是彤霞字跡了，笑道：「你二位才訂了婚，就通起信來啦。」秉珍微笑道：「可不，不訂婚，還不通信哩。」錦聲看那信

字 謹 奉

秉珍學兄文几……

錦聲吻一聲道：「怎麼還這樣稱呼？」秉珍笑道：「你接着看就是了。」錦聲再看道：

君，吾之恩人也，沒齒不能忘。家兄以此故，誑吾之戒指，與君易之。欲吾以身事君，而報君之恩也。此計良得，吾甚感。

然婚姻之道，在於情之所鍾。情之所鍾，以先入爲主。後者雖其情十倍於前，不得再鍾，所以貴乎專而不移也。不專而移者，將爲人所不齒。愛其人者，必

能成其志，倘必欲移其情於己，則其人已爲人所不齒矣，更何足愛乎？

天地一情場也，情之所施，不止一端。伉儷之愛，情也。而骨肉之親，亦何獨非情？今願以什倍之情，解婚姻之約，作兄弟之親。想君能全吾命於前，必能成吾志於後也。

尤有進者，恩之所被，無定值也，以身事之，可謂盡其恩乎？身既妻之，即爲夫死，分也，不爲報矣。今不以身事，而以兄尊之者，非負其恩，正欲留無限之餘地，以期報之彌窮期也。秉哥，吾俠義曠達之秉哥乎，其不以狂妄見斥，而呼我一聲小妹妹耶？

日前伯父派价齋聘書來，家嚴以戒指已換，恐總事剖白，不能取信於故人。尤以重兄故，已覆允帖矣。妹恐觸親怒，未敢力阻。繫鈴解鈴，惟賴兄一人任之。果能在伯父前，函陳其說，解除婚約，而反原書，固易事耳。

原戒指一事，隨書奉璧。妹之戒指，亦請交由錦哥擲下。

前後都由一人，全始全終不亦善哉？

沐恩妹彤霞謹上。

錦聲看完，怔怔的想道：我說哩，她那天說答應，就答應了，原來另有這番作用。這叫秉珍，得如何惱喪啊。想着一抬頭，秉珍衝他微微一笑，錦聲急又把頭低下，暗想：他這一笑裏，至少有含着諷刺我的意味吧？我太不作臉了。正覺不自在，只聽秉珍笑道：「你怎麼不說話了？」錦聲遲遲頓頓的答道：「我還有甚麼說的？反正這事有我，我總要設法作成，早晚對得起你就是了。」秉珍哈哈一笑，握着錦聲的手道：「我且問你，那天換戒指，果然不是她的主意嗎？」錦聲囁囁道：「是倒實在不是，但也不是我先有成見，誑她的戒指的。」於是便將彤霞請他到金店挑換戒指，自己一時熱心的話說出。秉珍點頭道：「這就是你多事了！這是何等重要問題，豈是你能隨便作主得？難怪她有此一着，那天，我要知道是這樣，無論如何，我也不受那戒指。」錦聲一聽這幾句話，倒出其不意，又一看秉珍神色如常，竟像毫無芥蒂，便道：「你真不見怪嗎？那我可要說實話

了。」秉珍笑道：「這算甚麼，我不但不怪你，承你一番錯愛，還要感激你。」錦聲聽了，如釋重負，便將前後一切經過，都說出來。又道：「爲這件事，我真作了好難。這兩天找你退戒指，幾次話到口邊，沒臉和你說。要不是這樣結局，我不定受她多少抱怨哩。」秉珍頻頻點着頭道：「其實，你太多心了，早說，我早把戒指給你了，那有這些麻煩？」說了，便將彤霞那戒指，由手上摘下來，遞給錦聲，錦聲訕訕的接過來，秉珍鄭重說道：「我有一句話，不能不聲明，就是換這戒指，純粹是你從中搗的鬼，偷偷辦的，事後你跟我說知，我認爲是彤霞的主使，所以我才默許了。絕對不是我有所存心，和你通同作弊。關於這點，你務必要告訴彤妹，並伯父母二位老人家知道，才不至誤會我。」錦聲笑道：「好了，你們都有理，反正我一個人是罪魁。其實就不聲明，誰也都了解你。」秉珍笑道：「還有彤妹信上，那些報恩的話，太令人慚愧了。你先告訴她，千萬別再提那些話。等我們見了面，我再跟她說。至於解除婚約的話，我馬上寫信家去，家

嚴諒無不允，請轉告彤妹放心，我不必寫回信了。」錦聲連點點頭，末後，望着秉珍忸怩言道：「但我總覺對你不起，還不如當初無此一舉，倒沒甚麼。」秉珍慨然道：「這倒不必，這麼一來，我若再找像她這樣的一個好伴侶，或者僥倖可以如願。若那末一辦，我還到那裏找這麼一個妹妹去？」錦聲聽他說到這裏，真不知怎樣感激才好了，雙手握着秉珍的手，懇切說道：「秉哥！這就得了，如今她是你的妹妹，少不得我也是你的弟弟，弟弟有對不起哥哥的地方，哥哥當然原諒啊。」秉珍回握着，把手抖了兩抖說道：「自然，自然，一切沒說的。」說了，却不知不覺的輕輕嘆了一口氣，神色也略顯沮喪。錦聲心裏明白，也自默然了。少頃，二人相攜出園。錦聲便分手回家，在父母面前打了一轉，就到彤霞屋裏來，只見瑤貞在屋，正同彤霞說話。錦聲的思潮，便立時又變換了，暗想：莫非那封信，她接到了？一邊想着，一邊招呼着坐下，彤霞問道：「怎麼這時才回來？」錦聲不便當着瑤貞說那話，便道：「跟秉珍說話來。」彤霞點點頭，也不深

問。三人閒談了一會，只見小桃來請彤霞，說太太找。彤霞去後，瑤貞湊近錦聲，把臉一紅，小語道：「你那信，方才我接到了，你不要多心，難道還信不及我？」那天我是到金店裏鍍一件東西，在金店門口碰見焦步完，他說給他母親買簪子，和我一同進去的。反正各人辦各人的事，誰也碍不着誰，我那能跟他交朋友。」錦聲道：「不是信不及你，不過焦步完人格太壞了。以後他要近乎你，你千萬別理他就是了。」瑤貞道：「不用你囑咐，我不是那末不知好歹的人。你要不放心，你不會沒事就守着去嗎？」說着，把手送到錦聲的手裏握着道：「也省得叫我一會不見，就老是想你。」錦聲微笑道：「那好是好，不過……」遂附着瑤貞的耳道：「只怕感情克服了理智。」瑤貞一撇嘴，笑道：「我就不信，要沒那末點把握還行啦。」錦聲也笑道：「不得不防就是了。」因又問道：「我見你屋裏近來很講究，這似乎不必。我們這樣家庭，那有這些富餘錢？」瑤貞笑道：「怎麼樣，我知道，你該說話了。那是有了你那二十塊錢，舖子裏生意又顯好了些

，就顯富餘多了。除了我的學費，剩下的就不少。我母親說，這是我爲我的錢，她一個也不化，都用在在我身上，叫你看也高興些。」錦聲笑道：「其實也不必，奢華究竟不是好習慣。」瑤貞啣了一聲，正要答言，適值彤霞回來，兩人遂把話頭打斷。瑤貞便在這裏吃了晚飯，到天黑才回家去。彤霞等瑤貞走後，才抽空問錦聲道：「秉珍說甚麼來？」錦聲道：「沒說甚麼，不過閒談而已。」彤霞搖頭道：「不能！」錦聲哦哦着道：「你說的那封信嗎？倒好，秉珍把軸撕碎了，很跟我說了些不相干的話，我看這事真不好辦了。你怎麼這麼胡鬧？」彤霞怔然道：「不至於，他不是那樣人。」錦聲哼着道：「誰沒點血性，何況他那麼剛強的人，肯叫我們隨意耍笑？」彤霞聽了，低頭默然不語，忽然嘆哧一笑，走過來，在錦聲手上，捋下她那個戒指來，在自己手上帶着，一邊笑道：「可像個作哥哥的？跟妹妹開起玩笑來了。」錦聲也笑起來道：「我真好糊塗，忘了把軸藏起來，這麼一點事，都辦不漂亮」。彤霞笑吟吟的道：「我看你就是誑我的戒指那

一手辦得漂亮，以外沒甚麼可取了。」錦聲笑道：「妹妹這話幾信，要不是終不聽說，何嘗不是一件漂亮事。」形霞哼了一聲，問道：「秉珍怎麼說？」錦聲猶嗟着道：「秉珍這人，我實在拜服極了！」便將和秉珍的對話，詳細學說一遍。形霞聽了，喜形於色，說道：「我早知這，秉珍大哥必能原諒我的。」錦聲道：「且慢高興，只怕秉珍大哥作不了家裏的主，婚書退不回來，也是枉然。」形霞道：「那沒關係，只要秉珍大哥同意了，必能退得回來。」錦道聲：「那末，現在稟明咱的父母不呢？」形霞想了想道：「不忙，且等唐家的動作。現在一提，爸爸又要生氣了。」錦聲點頭道：「也對，爸爸一生氣，娘一瞞怨，少不了又把我不夾擠在裏頭。」形霞一笑，便把話揭過。說話過了幾天，到了禮拜日，因是鏡寰採納錦聲的建意，已令女子部的學生，組織妥了一個放足運動宣傳隊。形霞是校長的小姐，又是校中翹楚，諸同學選舉隊員，當然不能落下她。這天是頭一次開始工作，形霞隨衆結隊出發。出西關，過了車站，走不出六七里地，那些村莊

，便都是繩足區域了。這一隊學生，輪流着宣傳了一回。那時雖已初秋，餘暑猶烈。彤霞受了暑，早覺有點頭暈，先尙勉強支持，及至隨隊回來，又走得累了，才到了西關外，更是心裏突突亂跳，臉上也變了顏色。其時有一個同伴女生，叫焦玉鳳，看出她這情形，便扶着她道：「你不能走了，我家就在那邊胡同裏，快跟我去歇歇再說。」彤霞惟恐自己是霍亂症，回家怕來不及，便跟焦玉鳳，來到她家，在焦玉鳳屋裏躺下休息着。焦玉鳳找出些暑藥，給她吃了，也就好了。焦玉鳳又預備了茶點，倆人正談着吃着，忽然窗外有人一路大話小話的說道：「妹子！是密司高來了嗎？這可是貴客臨門哪！」彤霞一聽這口音，正是焦步完，不禁暗暗叫苦，心說：真是冤家路窄，怎麼焦玉鳳是他的妹子？正自悔大意，不該隨焦玉鳳來，已見焦步完邁步走入，大驚小怪的摸着一口河南音道：「喝！哈風把密司高吹來啦，我失迎的很哪！」又向玉鳳道：「你怎麼給人家這樣粗東西吃？像他那麼粗的嗓子啊？快叫人買好的來。」玉鳳笑道：「看你鬧的這兇勁，用你張

羅？你跟人家認識嗎？」焦步完哈哈大笑道：「叫你說的啦，光密司高的釘子，我都碰過好幾回哩。」彤霞恨不得身生兩翼，立時飛到天上去。馬上站起來，向外走着道：「對不起，我還有事，再見。」玉鳳曉得她哥哥是人人都厭煩的，也不攔她，跟着送出來。焦步完是領教過彤霞的厲害了，乾瞪着眼，也不敢上前攔阻。彤霞將要走到大門洞裏，聽見有兩個男子說笑，那聲音活像是路上搶她的兩個大漢，心裏已是一跳。及至走近，百忙裏留神一看，可不是一個用白布包着腳，一個用白布裹着手，正是那兩個東西嗎。這一驚更不同小可，三步兩步搶出大門，也沒顧得和焦玉鳳招呼。急急走出胡同，抓了一輛洋車坐上，吩咐一聲快走，一直到了家門，心口裏還撲通撲通的亂跳。下了車，在口袋裏胡亂抓了一把銅元票給了車夫，進了兩重門轉過屏風，急急穿過外院，一直到自己屋裏，呆呆發起怔來。暗想：今天這一腳，雖然危險，却解決了一樁疑案。焦步完這東西，簡直是個強盜，自己沒受了他的計算，實在萬幸極了。這件事，要不跟父母說知，

自己的氣出不了；要說知呢，又沒甚麼解恨的辦法，白招父母的憂慮。心裏七上八下，一人自不得主意，適值大太太同秀雲由八里莊回來，才把這心事擇開。又過了兩天，正是七月七日，牛女相會之期。錦聲兄妹，在家吃過晚飯，正感着寂寞。可巧玉珊前來看望大太太，彤霞心有所觸，便提議到戲館去看天河配，並擬電邀秉珍。錦聲急口贊成，連說約上瑤貞。玉珊見他二人高興，也只得隨和。當時三個人議好去聽那一家，便稟明父母，先打電話，邀了秉珍，然後一同出門。錦聲自去往邀瑤貞，玉珊彤霞二人，先到戲院裏，包了一個樓廂，坐下等候。其時戲還未開，座已人滿。彤霞想到秉珍來了，少不得兄妹相稱。防着玉珊起疑，便對玉珊道：「近幾日，我們沒有會面，有一件事情，玉哥不知道吧？」玉珊道：「甚麼事？」彤霞便將錦聲私自給她換那戒指，以及兩方互換聘書，並她給秉珍寫信，認爲兄妹的話，措着詞兒，說了一遍。玉珊聽了，呆呆的瞅着彤霞，半晌無言。彤霞笑道：「你楞甚麼？莫非還担甚麼心嗎？」玉珊嘆了一口氣，仍是

無言，彤霞着急道：「你看你，怎麼不說話呀？」玉珩見她急了，忙陪着笑道：「好妹妹，你別着急，現在只有感激你，還有甚麼說的？不過……」說到這裏，凝着眉唉了一聲，底下又沒話了。彤霞不覺好笑道：「你這個人，簡直是一個悲觀派。無論甚麼事，總是咳聲嘆氣的，太沒有大無畏的精神了。況且，我們的前途，並沒有半點障礙，你又不過甚麼呀？」玉珩聽她說到這裏，再沒可說的了，忙又陪着笑，說道：「妹妹說得是，我以後決定不這樣了，你放心。」說着，把身子一挪，把彤霞的一隻手，緊緊握住。彤霞長了這麼大，不用說別個男性，饒和玉珩這麼親密，還是第一次握手。處女的心理，到底是特別神秘，初次接近異性，任你再開通，再文明，總不免有無限的羞怯。彤霞被他這一握，粉頰上，立時堆出兩朵紅雲，同時呼吸也有些短促了。不禁不由的，把頭深深低了下去。玉珩曉得她難以爲情，手裏使勁握着，搖了兩搖，拿話引逗着道：「彤妹，你看台前那戲報上，寫的是甚麼？」彤霞趁機慢慢抬起頭來一望，見橫寫着十二

個紅綠大字，是「旖旎香艷，應時佳劇，大天河配。」形霞目注了一回，漸漸露出了微笑。玉珮附耳低言道：「我們不但應時，而且對景了。」形霞臉一紅，說道：「這一段神話，無論是虛是實，乍一看來，似乎令人可羨，但是細一想去，我倒覺着十分可悲。」玉珮點頭微笑道：「形妹說得對極了，但願我們，天天是七月七就好了。」形霞嫣然一笑，才要說甚麼，只聽秉珍招呼道：「形妹，玉珮，趕則你們在這裏，叫我在樓下好找。」二人聽了，忙將手撒開，一齊起立招呼。形霞道：「大哥來得倒快，忘了沒跟你說在樓上。」秉珍含笑入座，問了問錦聲，又談了幾句話，戲已開了。墊戲本沒聽頭，三人無心看，仍是隨便閒談着。少頃，錦聲一人來到，大家一問：「瑤貞呢？」錦聲答說：「她到她姨家去了。」便也入座。其時台上換了一齣青衣戲，唱工雖不甚好，也還煞揚悅耳，別人都平心靜氣，細細聽下去。錦聲因為沒有瑤貞，兀自感着單調，他也無心聽戲，呆呆的看着台前那十二個大字出神。說也怪，那些字，本是非常好聽的字眼，但一

到他的眼裏，偏會引起感慨來，越看越煩，便低了頭，隨手抓一把瓜子，有意無意的吮着，也是合該有事，在他一扭頭，吐那瓜子皮的當兒，突然在樓下發現了兩個人，從外走入。錦聲不看猶可，看了之後，不由的火高三丈。原來那兩人，一個是他心心念念的未婚妻瑤貞，一個就是焦步完。只見焦步完在前，瑤貞在後，她那一身鮮艷輝煌的衣服，平時都沒看見她穿過。錦聲正提着一口冷氣，還沒呼出去，又見瑤貞把焦步完的衣衿一揪，他兩個人，馬上又轉出戲院去了。錦聲在瞪着兩眼，不禁暗暗把牙一咬，就想追了下去。繼而一想：算了，這人完了，隨她去吧。腦子裏雖然如此想，心却不給他作主，只覺胸口裏突突亂跳，像有多少小鹿，在裏邊亂撞的一般。鬧得他，立時出了一身大汗，頭也暈了，目也眩了，實在坐不住，便對秉珍道：「我這會難過得很，怕是受了暑，我要先回去了。回頭散了戲，大哥怕趕不及出城，就請你伴送彤妹回家，住下好了。」秉珍尚在猶豫，彤霞道：「你有病，怎麼能一個人回去？不如我們都回去吧。」錦聲道：「

那能爲我一人，都攪散了。我並沒多大病，一個人回去也不要緊。」玉珊道：「要不我送你回去。」錦聲道：「誰也不准送，我到家好了，我過來聽天河配哩。」

形霞道：「那末，你雇一個車，千萬不要地下走。」錦聲答應，驕座下樓，出了戲院，匆匆抓了一輛洋車坐下。到家下了車，來到外院，聽見廂房裏，好像是

在打牌。他也顧不得跟誰說聲，急急來到自己屋內，覺着有點頭痛，便一頭倒在床上，呆呆的發怔。待了一會，躺不住，又站起來，在滿屋裏亂走。忽然長出了一口氣，自悔道：是我太糊塗了，當初提婚時，妹妹怎麼告訴我來？玉哥又怎麼

諷示我來？前此時看電影，我還批評那一個男性無知人之明，原來，那就是我的寫照啊。他想到這裏，頭痛也忘了，兀自發起無名大恨來。繼而又想道：瑤姐究竟

是聰明人，或者那……或者不至於發生吧？哦，但願如此。他想到這裏，眼前似乎覺得還有一線光明，便馬上又顧到他那頭痛了，二次躺在床上，思前想後，忽然想到焦步完身上去，這氣可就大了，發着恨，把一隻腳抬起多高，猛了

的向下一頓，只聽嘎噠一聲響，一脚登在帳子上，把帳杆子帶折，那帳子便立時塌下來。帳頂上有日久的積塵，立時洒了一身，一牀，一臉，氣得他一骷髏跳起來，罵了一聲：「他媽的搗亂！」胡亂把臉上灰塵拂了拂，他那有心腸再收拾那床，恨恨的走出，來到北屋西間，撚起燈，在他大娘床上又躺下了。也是他鬧得太疲乏了，頭一着枕，竟自呼呼睡去。其時夜氣已深，大太太在前院打着牌，覺着身上有點涼，便叫王媽去到後邊取一件袂襖來穿。秀雲道：「你那衣裳，總那知道地方，我去取來。」便推倒牌，來到後院，望見屋裏燈光大亮，已自心裏納悶。到了屋裏，一眼看見錦聲睡在床上，暗想：他去聽戲，甚麼時候回來的？納着悶，見錦聲身上沒一點搭蓋，怕他着了涼，便從床上抽開一條薄棉被，輕輕給他覆在身上。不想一回手時，誤將錦聲碰了一下，錦聲猛然一驚，推被坐起，問道：「誰？秀姐，我不冷，你沒打牌？」秀雲出其不意，急急向後一退，不料身子扭的慌迫了，把一隻小鞋兒，甩掉在床邊下。走到門檻邊，才覺出來，又不好意思

思過來就揀，便提着那隻脚，扶着門框站住。錦聲因她爲自己病了一場，已覺萬分抱愧，如今又承她這麼噓寒問暖，密意柔情，況值正受了瑤貞的無情打擊，一冷一熱，一淡一濃，兩相比對起來，不禁大爲感動，懇懇切切，叫了一聲秀姐，才要說話，不想眼角裏一陣發酸，竟自撲簌簌掉下幾點熱淚來，要說也說不出了。不知錦聲要說甚麼話，下回交代。

第九回 倆字謎成陡然與感觸 一封書到驀地起波瀾

却說錦聲，抹着淚，說道：「秀姐，你現在還恨我不恨了？」秀雲突然見他這樣子，也止不住輕輕啞了一聲，答道：「過去的事了，提這個幹甚麼，叫人怪難過的。你快把那隻鞋，給我扔過來。」錦聲低頭一看，忙下床把那隻小鞋兒揀起，才說送過去，却不禁心裏一動，將鞋托在手心裏，低頭細細賞鑑。見那鞋，是紫地暗花緞子的面兒，上着薄薄的一層皮底，放在手裏，覺得小小的不滿一掌，輕輕的有如無物，那鞋雖已半舊了，却還周周正正，沒走一點樣兒。不禁岔開

兩個指頭，輕輕的比量了一下，低聲問道：「秀姐，鞋這麼瘦小，還會掛不住腳嗎？」秀雲見他比比量量的玩弄，早羞得粉面通紅，急道：「快給人家扔過來，不許瞎說。」錦聲仍是不肯撒手，問道：「光景又姑的脚痛了吧？」秀雲嗔道：「管呢？快着點。」錦聲微微一笑，繼續說道：「我看你頂好放了牠，何必受這個罪？」秀雲賭氣子，扭着身子說道：「我不要了。」說罷，便邁動那隻脚要走。錦聲忙道：「姐姐別生氣，看踏髒了袜子。」便手裏托着那鞋，送到跟前，秀雲擎手奪過，彎腰穿着道：「瞎機靈，有的長點良心好不？」錦聲一聽，真是啞叭說了話了，好不感慨。呆呆的不知說甚麼好。秀雲穿好鞋，過來開箱找衣服。錦聲見她一手托着薄薄的一個箱子蓋，手腕還有些發顫，曉得她病後體弱，忙上前替她托着，想着話兒說道：「秀姐，你看你病了這一場，弱多了，以後可不要再病了。」秀雲哼了一聲，也沒答言。錦聲懇切言道：「秀姐，我一定不再讓你病了。」秀雲漫應道：「可不是？死了你也不管哪。」錦聲聽這口話，曉得她，

雖然信了彤霞的話，究竟餘恨未消，有心切實安慰一番，又沒這種把握，不敢冒然出口，只得含混答道：「叫姐姐說的了，我那末沒良心？」秀雲微微一笑，也沒答言，找出衣服，便轉身去了。錦聲望着她的後影，眼光一直送出房門，又等了半天，仍然覺着頭痛，便二次躺下又睡。秀雲到了前院，把衣服給了大太太。大太太換着，問道：「怎麼去了這半天？誤了好幾把牌，」秀雲道：「上了趙茅房。」便入座打牌。過了一會，秉珍跟彤霞一路回來。二太太聽見彤霞說話，招呼道：「彤兒，這屋裏來。」彤霞向秉珍道：「大哥跟我來。」秉珍在後跟着，來到屋裏，見鏡寰也在屋裏，便鞠躬見了禮，又給二太太見過禮。彤霞指着大太太道：「這是我大娘，大哥也見過禮兒。」秉珍遂也見過禮。秀雲閃身要避出去，却被彤霞一把扯住道：「秀姐別走。你們也得認識認識。」因指着秉珍道：「這就是我那救命恩人，現在是我的大哥了。」又向秉珍道：「這是我表姐，大概您二位同歲，我可不知你們該應誰叫誰。」秉珍聽說，便也鞠了一躬。秀雲紅着臉，

也只得點頭相還。二太太訝異問道：「彤兒，你哥哥哩？」彤霞一怔道：「他因爲頭痛，早回來了，娘不知道？」二太太呀了一聲，忙叫小桃兒道：「快去看看少爺在屋裏沒有？」小桃兒正收拾着牌。秀雲只怕別人知道錦聲在大太太屋裏，怪她爲何取衣服回來不說，便搶先走出，偷偷到後邊招呼了錦聲。及至小桃到了後院，錦聲已經過來了。錦聲來到這屋，二太太問道：「你甚麼時候回來的，怎麼不言語？」錦聲道：「我那會頭痛得厲害，一直到後邊睡了，沒顧得跟娘說。」二太太沈吟了一下，問道：「這會子好了沒有？」錦聲忙道：「好了，好了。」鏡寰道：「你可倒好，請人聽戲，可不陪着，不怕慢了客？」錦聲唯唯兩聲，無言可答。二太太便吩咐李媽，整治夜飯，要款待秉珍這位嬌客。錦聲便也邀着秉珍，到他屋裏去了。彤霞站起身，也要跟過去，二太太道：「你先等一等再走。」彤霞便又坐下。二太太停了一停，突然生着氣，問道：「你這孩子，今兒是怎麼了？好好的變了樣兒。」彤霞聽了，驟然一懼，正不知母親爲何生氣，二太太接

着說道：「跟一個沒過門的女婿，一口一個大哥叫着，一點也不羞口，這也罷了；又那麼八面風兒的，連你秀姐都給介紹介紹。她一個不出大門的閨女，可跟一個沒過門的表妹夫，見的那門子禮？叫人都替你臊不搭的。」彤霞聽了，恍然大悟，心說：糟了，我怎麼沒想到這一層？想了想，有心說明，怕父親當時就不答應，又不敢說。低着頭，捏弄着衣裳角，沒有主意。二太太見她這樣，氣越大了，又道：「要說你跟秉珍，本是同學，又是你的恩人，再說這個年頭兒，自然得另說。要像我們當閨女的時候，別說覷着個臉跟自己沒過門的女婿，有說有笑，只要聽見別人帶上自己女婿的一個字，就得臊得藏起來。」鏡寰在一旁，聽到這裏，微微一笑道：「那也就太小氣了。」二太太急接言道：「可也得差不多呀！總得有個作姑娘的樣兒才行，也不能這麼着，雖說是……」大太太在一旁，見彤霞那神氣，着實不得勁，笑着插言道：「算了，彤兒，以後你記着你娘的話，不要再這個樣，後邊去歇會去吧。」彤霞一見有了台階，便趁勢去了。鏡

實向二太太道：「彤兒對倒是不對，這個大哥叫得太不倫不類。不過潮流所趨，是不能跟從前比的，你說的也未免太不給她留餘地了。」二太太哼了一聲道：「要不你就坐在一邊，一句話也不說了嗎，你贊成那個樣子，我看不慣。」鏡寰笑道：「不是我不說，有你說着，我還插言幹甚麼？以後告訴她，不許她跟秉珍叫大哥。就喊一聲秉珍，比甚麼不好？」二太太道：「還有錦兒這孩子，忒不懂事，就有點頭痛，也不該閃下他們一對兒，在戲館子裏，又叫他們一路回來，這像個甚麼樣子？」鏡寰道：「他偶爾頭痛，這倒不足爲怪，難道還能出甚麼事？況且還有玉珊在一塊呢。」二太太道：「那也得說說他，好叫他知道。」便叫小桃兒，去把錦聲找了來，說道：「你倒好，有甚麼大不了的病？一個人先跑回來，扔下你妹妹跟一個沒過門的女婿，黑更半夜的在外頭聽戲，你可倒放心！要有病，叫他們一塊都回來也好哇，這麼不懂事，你念的那書呢？」錦聲見他母親正顏厲色的，倒覺得好笑。心想：趁着有秉珍在這裏，我不

如說了吧。當面承証着，倒容易解決。想定，便道：「娘別生氣，這有個道理的。」二太太道：「甚麼道理！你們這個道理，我不愛聽。」鏡寰向錦聲道：「你且說，甚麼道理？」於是錦聲便將形霞給秉珍那封信的事，詳細稟告一遍。二太太還沒聽明白，鏡寰早問道：「那封信，你還記得不？」錦聲稍想了想，用筆抄出，呈給鏡寰。鏡寰看了一遍，說道：「這孩子，真是搗亂，難道這就算完了不成？」二太太怔怔的問道：「到底是怎麼回事？」錦聲便又說了一遍。二太太聽了笑道：「怪得呢，趕則真是人家的大哥了，可叫我難爲了人家孩子。錦兒，你早怎麼不說呢？」錦聲道：「妹妹不叫說，怕爸爸生氣。」鏡寰哼了一聲道：「胡鬧，怕我生氣，何必多此一舉？」正說着，李媽走來，問在那裏吃飯。鏡寰向錦聲道：「你請秉珍一同到書房來吃，我要問問他。」錦聲應命來到後邊，把話同秉珍形霞說明，然後同秉珍來到書房。鏡寰在吃飯中間，問秉珍道：「方才我才聽說。形霞這孩子，太對不起人。賢侄心裏，能無芥蒂嗎？」秉珍陪笑答道：

：「這事當初原是我疏忽，沒有細問底裏。早知是錦弟一人擔的鬼，絕對不敢妄冀非分。這話，我也曾請錦弟跟老伯稟白，不想錦弟並沒有說。」鏡寰連連點點頭。秉珍又道：「現在這麼辦最好，伯父不必過意。侄兒處葬的地方，請老伯也格外寬恕。」鏡寰哈哈笑道：「言重言重，只有對不起你，你還有甚麼齒葬。」又道：「你既然能這麼原諒形霞，我還何必多事。不過，在令尊面前，我太覺抱愧了。你去信怎麼說的？不要說不周到，傷了我們老弟兄的信用才好。」秉珍道：「這老伯不必過慮，一切都在我身上。」鏡寰見秉珍如此爽達，竟自沒得可說。並且，倒越把秉珍看得重了。看得越重，越引起他的遺憾來，談話之間，便不住的咳聲嘆氣。飯罷之後，又談了一會，囑咐秉珍就在書房裏安歇，然後才走出來。來到西廂房，只見大太太秀雲，形霞，都在這裏吃飯。就笑向二太太道：「秉珍實在慷慨過人，將來真不可限量。」形霞心裏正打着鼓，預備受父親的申斥。今見她父親這麼高興，胆子便大了，撲到她父親跟前，陪着笑臉兒問道：「爸

爸不生我的氣嗎？」鏡寰見她這樣，又好氣，又好笑，哼了一聲道：「我不生你的氣，我可惜你沒福。」彤霞微笑不語。鏡寰又道：「現在你也長了本領了，居然會把爸爸裝在鼓裏頭。」二太太笑道：「算了，事情已經這麼樣了，喜的是沒把人家得罪了就好，別再擠兌孩子了。」大太太笑道：「我就信服這會的孩子們，都這麼有本事。你看他們幾個，辦得這些事，當初咱們，誰有這麼大智轉？唐家那秉珍，說起來，跟戲台上黃天霸似的。錦兒又是那麼敢替人作主。彤兒呢，又那末有老主意，辦鐵了的事了，讓她一封信，就能翻過來。看起來，還是念書的有用啊。」說了，又伸手在秀雲肩上，輕輕拍着，笑道：「要像這樣的，這些事可就辦不到啊。」二太太笑道：「可別這麼說，依我看，這樣的更喜愛人兒。」秀雲一聽說到她身上，只怕還說她別的，挽着彤霞，到後邊去了。這裏二太太對鏡寰道：「這不是跟唐家也打退了，我打算趁早把玉冊訂下，可完了這件心事吧。」鏡寰笑道：「我早知道你要借風使船了，但你無論怎麼急，也要等唐家把

婚書退回來再說。」二太太沈吟未語。大太太道：「叫你們兩口子這一說，我又貓咬尿泡了。」二太太笑道：「嫂子來了調坎了，這怎麼講？」大太太道：「這就是瞎喜歡嗎。」鏡寰道：「大嫂子此話何來？」大太太道：「自從給錦兒訂了瑤貞，我就替秀兒相中玉珊了。可又有咱的形兒，自然先輪不到她。前幾天我聽說給形兒訂了這個秉珍，我想着：這回玉珊可跑不了了，誰想到這會子又變了卦，一個玉珊，秀兒又摸不着了。你看，這可不是瞎喜歡嗎？」鏡寰想了一想，說道：「現有一頭好親事，給秀兒辦準好。」大太太道：「誰家？」鏡寰道：「就是這個秉珍。」二太太笑道：「可不是，現攔着的好事，我就沒想起來。」大太太道：「不知道人家願意不？」鏡寰道：「不但這個，還得看嫂子能替舅老爺作主不能？」大太太道：「能作，能作。他們一個莊家人，那裏找這麼好女婿去？他們怕把閨女委曲了，才託我給挑呢。」鏡寰道：「那末，等唐家退了婚書來，我們就提提看。」當時談了一回，各自安歇。第二天秉珍又在高家吃了早飯，才

同錦聲兄妹一路上學。錦聲爲他自己的事，是氣恨難消，勞騷滿腹，這一天坐在講室裏，那有心腸聽講。完了課，草草包了書包，出了校門，推着車子，垂頭喪氣的往家裏走。不想一拐牆角，恰恰碰着瑤貞，夾着書包，在前邊低着頭慢慢的走，聽見車子響，回頭一看，見是錦聲，便嫣然一笑，把腳停住。若是往日，錦聲必花早開了。即便騎着車，也要下來陪着一路走的。今天却不然，見她這一笑，更勾起氣來，把眼皮一搭拉，反倒騰身跳上車去，脚下一加勁，飛一般從她身邊跑過去，連頭也沒回，走了。從此以後，把瑤貞恨在心頭，一連多少日子，沒登過錢家門邊。終日在背地裏，書空咄咄，嘆氣咳聲，過着失戀的煩惱生活。形骸跟他耳鬢斯磨，早已看着可怪，無奈問了幾回，錦聲支支吾吾，總不肯說。形骸一時之間，也不好追逼。後來見他不但讀書無味，連飲食也像無心，實在管不住了，這天晚飯以後，抽空急扯白臉的一逼問，錦聲才將前後一切事情告訴她，又嘆着氣道：「悔不聽妹妹之言，看起來，那字帖跟那衣服的話，你都猜對了。」

彤霞怔怔的，尙未答言，錦聲又道：「妹妹你想，不用說我把一腔熱情，萬分誠懇，一總都交給了糖，就咱一家子，誰把她當外人來？她現在居然這個樣子，能不把人氣死嗎？」彤霞沈吟着道：「我想這是那小子追求她，她臉熟，不肯深分拒絕。敷衍着同他作個友誼，或許有之，要說發生其他情形，絕不至於。」錦聲道：「頭一次，我也還未原諒她，繼而我不信了。你要曉得，吃人家咀短，拿人家手軟。那小子有錢，又豈止字帖和衣服呢？」彤霞道：「也不盡然，那小子反正是有得是錢，隨處胡扔，滿不在乎。即如對我那兩次似的，冒冒失失，不問青紅皂白，就要替我出錢。他看着錢既那末輕，也未必就有非分之想，當時就要一個相當的代價。即便日子久了，不免抱着野心，但你只要有主意，他也不過落個夢魂顛倒，望洋興嘆而已。或者賄姐虛與委蛇，誠心誑他幾個造孽錢用用，也許有之的。」錦聲連連搖着頭道：「你不用給我寬心丸吃，幸而是那樣，那也就恥莫大焉了，況且還未必？您想，金錢的魔力，是夠多大！別說是她，怕誰也沒

這魄力呀。」形霞道：「這也不能一概而論。……」錦聲忙道：「自然你不在此例。她要有你這麼百分之一，也不至如此啊。」形霞道：「我也沒說我，我是說瑤姐那麼聰明人，難道她真那麼不知好歹，肯負了你去跟別人？」錦聲嘆了一聲道：「固然她未必肯於負我，其奈金錢能使她負我何！」形霞也不好再說甚麼，默然了一會，問道：「這些時沒留心他們，還有甚麼別的形跡？」錦聲緘着眉道：「說也怪，近來，我竟沒看出甚麼來。那小子降了級，跟我不在一班，不易有甚麼發現。她又不跟我在一部，更沒處留神。你近來看着她，可有甚麼形跡？」形霞道：「沒有呢，同平常一樣。我想，或者不至於有旁的，你不可總往悲觀上想。」錦聲低頭沉思了一會，嘆道：「她果能守貞抱璞，改過自新，再不同那小子來往，我一切都能原諒她。」形霞道：「這就得了，但願她能這樣更好。萬一不幸，她負了你了，那末，其咎在她，你可以捨此而求他，更何必非戀戀於她，徒自取苦呢？」錦聲仰首嘆了一聲道：「她真要負我，那也就沒法了。怕得是總

有了污點之後，可又不肯負我，那就糟了。」彤霞道：「她真要有污點，其權在我們，有甚麼糟？」錦聲道：「我們真要查有實據，也就好辦了，惟有這麼不明不白，叫人進退兩難哪。」彤霞道：「這最容易明白，你千萬不要自苦，我們留心調查就是了。」錦聲嘆着氣，默然不語。忽見王媽走來，說道：「潘集的伊舅老爺一家子都來了，太太叫快去哩。」錦聲兄妹聽了，便把這事攔開，一齊向謝院來。原來這伊舅老爺，是二太太的同胞兄弟，錦聲兄妹的嫡親舅父。新近應了鄭州管城中學校之聘，充任該校教員。帶着他的太太並兩個小孩子，由鄉間來到保定，搭車前往，順便來姐姐家探望，骨肉至親自有一番親熱寒暄。鏡寰因恐舅老爺川資不甚充裕，吩咐錦聲，去銀號裏支錢。錦聲領命，到銀號裏取了錢。那號裏掌櫃的，因和高家交往有年，而且愛重錦聲，少不得有一番客氣，挽留着小坐閒談。那掌櫃偶爾提起幫助錢家款子的話，說自從立了摺子，到今並未支過一回，不知以後到底還支不支？錦聲一聽這話，不由的又是一驚，暗想：好，你

果然是有了特別收入了，你以為不用我的錢，就算對得起我嗎？我倆的愛情，可是建築在金錢上的？當初兩家父母，是為授受這二十塊錢，才結的親嗎？這麼看起來，你早就有心跟我離婚了。既然這樣子，你爽快快快，提出意見好了，那一天，還巴巴的跑來，弄那些虛情假意幹甚麼？一片假惺惺，欺哄誰？他想到這裏，臉上已氣得煞白，那掌櫃的忙問怎麼了？錦聲怕人家起疑，只得掙扎着，含糊答應，匆匆告辭而去。從此以後，心裏反倒安然了，單等抓一個機會，和瑤貞解除婚約。但是抓來抓去，一連多少日子，竟未抓着半點罅漏。倒把他鬧的模模糊糊，又由決斷而轉入疑惑，精神又同前苦惱起來了。忽然這天形霞說：「瑤貞有兩天不到校了，不知甚麼原故？」錦聲聽說，便請形霞，速到錢家去探探消息。形霞應諾，即到錢家來。在錢家門口，碰見他家老媽子，手裏夾着一個藥方，走出門來。形霞便問：「誰病了？」那老媽子道：「太太。」形霞順口問道：「厲害不？」老媽子道：「厲害倒不厲害，只怕不易好。」形霞道：「甚麼病呢？」

老媽子把形霞瞅了兩眼，說道：「高小姐，你不要開吧。」形霞笑道：「我問問怕甚麼？」那老媽子哼了一下道：「氣病，甚麼病啊。」說了便扭頭上街而去。形霞納着悶，走了進來，見院裏靜悄悄的，噫了一聲：「瑤姐！」聽見錢太太在屋裏答應了一聲。形霞走到屋內，見錢太太面色憔悴，果然帶着病容。錢太太見了形霞，打着精神，勉強陪着談話。形霞一問瑤貞，錢太太說是上街去了。形霞又問她的病況，錢太太道：「受了點涼，不要緊的。回頭不要跟別人學說，怕的是讓大家替我揪心。」形霞口內唯唯，心中納悶。因見一個大院子裏，只剩了她一個病人，便不忍得走，在一旁陪着伺候。談話之間，錢太太說道：「我不打算讓瑤兒上學了，一個姑娘家，念書也沒多大用處。她又同不得你，又沒有一兄二弟。即便念成了，又該怎麼樣？再說，爲了她念書，還得讓你父親貼補那些個錢，我心裏也不落忍。」形霞聽了，也只有隨聲答應幾句而已。待一回老媽子買了藥回來，形霞又等了瑤貞一會，眼看天黑，還不見瑤貞回家，只得告辭。到家據實

對她哥哥說了一遍。錦聲哈哈大笑道：「好，這真沒甚麼說的了。可憐連錢大孀，還在作着夢哩。」彤霞道：「怎麼回事？」錦聲便將瑤貞並未在銀號支錢的話說知，彤霞聽了也自忿然。說話過了兩天，錢太太央請尙教務主任來說：「打算請高家提早把瑤貞迎娶過門。」這話一傳到錦聲耳中，沒等他父母加以可否，便極力聲請，最少須等高中畢了業再說。錢太太不知他的有心，頗爲嘉許他的志向，便回覆尙主任，轉告錢太太，錢太太也只好耐心等待。轉瞬間風侵綠鬢，桂散幽香，月滿中秋，人添酒興，不覺已到中秋佳節了。節前兩天，各家分送禮物，預備節下食品，自無各有一番忙碌。到了十五日一早，高家一家子，上下人等，才互相叩了節。玉珊就來了，隨後秉珍也從校內來到。原來他二人，都是錦聲兄弟邀定在家過節的。當時二人，各給錢家夫婦，並太太叩了節。錦聲陪着坐了一回，稟知父母，騎車先到回家，給何太太拜了節。出得門來，有心到錢家去，又懶得見瑤貞的面。不去又覺對不起錢太太。踟躕了一回，只得到錢家來。才進

院子，正值瑤貞從西屋裏，端着個臉盆出來。見了錦聲，咀裏啣了一聲，放下臉盆，迎着說道：「你怎麼老不來了？這些日子，我娘不斷的有病，我也不能找你去。」錦聲從遠處舉目留神，見她額角上貼了兩塊藥膏，面色有點暗淡。蹙着雙眉，流露出無限憂愁來。錦聲一見她這種西子捧心的樣兒，不禁心裏矜然一動，頓生憐惜之心。把一腔怨恨，都給忘掉了，答應着喊了一聲：「瑤姐！」才要問她怎麼了？猛然一轉念，自恨道：「錦聲，你好沒出息，還不覺悟嗎？」有此一想，心便立時又冷了。含渾答應了一聲，便問：「大嬸呢？」瑤貞道：「在屋裏。」錦聲便向屋裏走，瑤貞跟在後面。錦聲給錢太太叩了節，說了兩句話，推說有事，便告辭出來。瑤貞一直送到大門口，幾次期期艾艾，好像有許多話要說的樣子。錦聲看到眼裏，更覺得有氣。低頭疾趨而出，騎上車，頭也沒回便走了。回到家裏，見已擺好盃箸，正等他一個人吃飯。今日這一席，因為是有一個乘珍，却與每個節下不同。二太太親下廚房，把各式各样的吃食，親手烹調，惟恐他

們吃不可口。鏡寰也更知趣，讓他們四人，在客廳裏單開一席，自己並不打攪。當時他們四人團團坐定，端上菜來。彤霞首先向錦聲道：「給大娘作壽那天，你就說行那猜謎的酒令，始終沒有行成。今天我們守着這一大棹菜，又沒人能喝酒，死板板的吃，有甚意味？不如行那個令吧。」錦聲本無這心腸，一則怕打了妹妹的興頭，二則怕慢了客，也只得隨聲附和。秉珍笑道：「我不喝酒，罰了我怎辦？」彤霞道：「誰也不能喝酒，愛喝就喝，不喝以菜代之，應令就得了。」秉珍道：「好，請彤妹先說一個起令。」彤霞道：「怎麼也不應該我先說，還是你作大哥的先說吧。」秉珍點頭，想了想道：「水向石邊流出」，打一個古人名。」玉珊馬上應道：「這個我知道，是……」秉珍忙道：「先別說，誰想出來，寫在紙條上交卷。一個人說出來，別人就不好猜了。」彤霞一聽有理，便命杏兒去裁了許多紙條，並取了四枝鉛筆來，分給各人。玉珊便寫了，遞給秉珍，秉珍一看，點點頭，握在手心裏，催道：「交卷。」彤霞道：「我猜不出，要交白卷了

。」「錦聲此刻腦筋正亂，更猜不出，說道：「我也認罰，大哥宣佈好了，看玉珩猜的對不？」秉珍把玉珩的紙條，展開舉着道：「你們看，就是這個人。」錦聲兄妹一看，是「山濤」。彤霞道：「好，該玉哥說了。」秉珍道：「別忙，還沒罰你倆的酒哩。」彤霞一聽笑了，遂喝了一口酒，錦聲也喝了。秉珍道：「我被玉珩猜着，我吃菜代罰酒，遂即吃了一口菜。」玉珩道：「聽我的。」遂道：「方寸之木，匠人彈而小之。在父母之邦，直道而行。至於他邦，橫行於天下，死而無悔。」秉珍道：「來了四書句子了，那不好猜。」彤霞笑道：「只怕是象棋裏那個小卒子。」秉珍道：「好一個小卒子，虧你想得到。」錦聲瞞怨彤霞道：「誰叫你不寫在紙上，張口就說出來？我也猜着了，讓你給掩沒咧，真可惜。」玉珩笑道：「這也不要緊，就算你猜着，我喝酒得了。」於是執杯喝了一口。彤霞道：「玉哥還得喝我一杯。」玉珩道：「可不是。」便又喝了一口。錦聲道：「該我了，你們可不許說出來，讓猜不出的討便宜。」秉珍笑道：「剛才我倒是

討了便宜，不過你也未必是真猜着了，這叫作討了便宜賣乖。」錦聲笑道：「豈有此理。」便道：「咽罷佳肴口又淡」，也是古人名字一個。」秉珍同玉珩想了一會，各寫了條交卷。彤霞想不出，喝了罰酒，把他二人寫的拿過一看，秉珍猜的「終無鹽」，玉珩猜的「鍾離春」。說道：「鍾離春，雖然就是終無鹽，究竟與字面不合，玉哥要認罰了。」玉珩才要辯，錦聲道：「這更深一層了，算我被罰。」於是共飲了兩口。秉珍道：「錦弟酒量還可以，應該喝深些。」錦聲便把餘酒喝乾，從新斟上道：「我們先吃一回菜再說。」於是各人都吃了些。彤霞道：「我說一個「螢」字，仍然打一個字。」錦聲想着了，寫好交給彤霞。秉珍玉珩總想不出，只得各認了罰。一看錦聲的，是一個「花」字，道：「只怕連不上，也要喝酒。」玉珩道：「不錯的，螢火虫兒，不是草化的是甚麼？」秉珍一想道：「可不是嗎，我好糊塗。」於是彤霞喝了酒。又該秉珍了。秉珍想了想道：「銅壺滴漏」，打一個新名詞。」錦聲和玉珩彤霞，都寫了交給秉珍。秉珍一看

笑道：「幸而是我，要是你們誰也受不了。」玉珩問何故。秉珍道：「你們猜的「代表」二字，都對了，我可大嚼一回吧。」大家皆笑，於是都吃了一回菜。玉珩道：「我說：「落花人獨立，微雨燕雙飛」，打一個字。」錦聲一聽，不由呆了一呆，暗想道：花是落了，我也是獨立了。燕雙飛，你跟形妹才是燕雙飛哩，我跟誰雙去？想到這裏，不覺長出了一口氣。別人正低首凝思，也沒有理會。少頃，形霞秉珍都交了卷。玉珩問錦聲道：「你哩？」錦聲也無心去猜，沖口答道：「我喝酒。」遂抄起杯來，一氣喝了滿滿一大盃。形霞見他喝得冒失，望着他道：「別醉了？」錦聲也不答言，問玉珩道：「是個甚麼字？」玉珩道：「形妹猜得對，是個「一倆」字。」錦聲一聽，又是一怔。秉珍拍手道：「妙極了，虧了你們倆，出得好，猜得也好。」錦聲不禁暗暗叫苦道：你們是倆的好，我錦聲可倆不成了。於是引起勞騷，默然不語。玉珩同秉珍認過罰，向錦聲過：「該你了。」錦聲那還有心緒思索，順口說道：「「二人土上站」，打……」玉珩笑攔道

：「別丟人了，快另說別的。」錦聲道：「沒有好的了，認罰吧。」說時，端起盃來，一揚顎，滿口一大杯又下去了。秉珍道：「出令不能以罰了之的，總得再說一個。」形霞已看出他哥哥的心事來了，忙插言道：「酒既喝了，我接吧。」便道：「「明月松間照，清泉石上流」，也是新名詞二字。」玉珩秉珍寫了交給形霞。形霞一看，都猜的「影響」二字。便道：「都對了，哥哥呢？」錦聲怔怔的道：「喝酒。」形霞笑道：「喝酒二字算甚麼新名詞？況且也連不上。」話把還沒落下，錦聲又已將酒杯放在唇邊。形霞一見，才知是認罰喝酒，忙伸手搶那杯子時，錦聲已喝了一大半。玉珩笑道：「錦弟，怎麼這樣豪興？」錦聲勉強一笑，答道：「這樣佳節，如此良朋，怎能不豪興呢。」玉珩道：「只別喝醉了就好，像大媽壽日那天，我醉得連方向都辨不清楚，多們……」形霞臉上微微一紅，忙攔住下音道：「多早晚的事了，又提牠幹甚麼？」玉珩會意一笑，也就不說了。秉珍道：「我說一個「天地一洪鐘」，打地名一。」玉珩道：「我先

說一個，互相猜。一便道：「「花門」，打西廂二句。」形霞道：「那就我也說一個，是：「春風吹又生」，打誌目一個。」秉珍道：「索興錦弟也來一個。」錦聲這時，却忽然想起來了一個，便道：「「想當初錯打了定盤星」，打一個詞牌。」形霞一聽他這口氣，不覺心裏替他戚然，又不便勸，只得且去猜謎。各人凝思了一會，互相寫出來。有的猜對，有的猜不對。細一對照，地名是「大冶」。西廂二句是：「金蓮兒蹴損牡丹芽，玉簪兒抓住了茶蘼架。」誌目是「董生」。錦聲那詞牌，偏偏被玉珩猜着，是「後悔遲」。玉珩心裏，着實起疑，再留神一看錦聲的神色，越發納悶，但又不好問，只得悶在心裏。隨着計算着誰該喝酒。錦聲根本一個沒猜，自己的又被一人猜着，首先說道：「我應喝四杯。」便一手執壺，一手端起杯。形霞一看，曉得他要借酒澆胸難免一醉。忙道：「菜都快涼了，大家都不喝，吃飯吧。」秉珍也道：「對，對。」錦聲只得放下杯子吃飯。剛剛吃完，只見劉忠來找玉珩說道：「二叔來了，太太叫少爺回去給他拜個節。」

「玉珩未語，彤霞向他說道：『他又不待見你，給他拜甚麼節？別又找出麻煩來。』劉忠接言道：『這回沒甚麼，他一來，先打着幌子給太太磕頭拜節。太太因爲他爲好而來，不等他張口，就給了他錢。倒挺歡喜的，沒叫人生氣。』玉珩向彤霞道：『無論如何，總是尊長，他大遠的來了，我不能不盡個禮兒。』說畢，便到西廂房向二太太告了擾，同劉忠回家去了。秉珍坐了一會，也便告辭。彤霞兄妹送到門口，彤霞忽然想起那婚書的事來，向秉珍道：『伯父這幾天，還沒信來嗎？』秉珍道：『沒有，我也正納悶。平常還每月一封信，自從有了這事，倒連平常信都沒有了。或者他老人家，有事出了遠門，也未可知。不過無論早晚，我管保婚書要退回來的。』彤霞道：『其實退不退，也沒多大關係。只要伯父放句痛快話也就行了，請大哥再寫一封信去催催才好。』秉珍點頭道：『好，我回去就寫，請你放心就是了。還是那話，一切都有我，難道你還信不及？』彤霞微笑無言，秉珍便回校去了。錦聲兄妹二人，回來往院裏走着，彤霞勸錦聲道：「

哥哥太不達觀了，她既然這個樣子，還不把她置之度外。總這麼自尋苦惱，不是太不上算嗎？」錦聲搖着頭，嘆氣不語。一路走着只覺得酒氣上湧，站立不穩，便急急回到屋裏，躺在床上忍着。待了一會，竟借着酒勁，呼呼的睡去。及至睡醒睜眼一看，天已不早了，便急忙起來，叫杏兒打來臉水，擦着臉問杏兒道：「老爺在家沒有？」杏兒道：「早出門了，快回來咧。」錦聲點頭放下手巾，拿個鏡子一照，臉上還有點紅，却不甚顯了，便無精打采的，到前院來。見娘兒四個，又在打小牌消遣。二太太見了他，說道：「囑咐不叫你鬧酒，高低是喝醉了。要是你爸爸在家，我看是那個挨說！」錦聲心裏有說说不出的苦，只是陪笑說：「以後改過，再不多喝酒了。」因覺口渴得很，便叫小桃去泡了一壺新茶來，一邊喝着，一邊看她們打牌。少頃，二太太見天不早了，便散了場，帶着王媽小桃等去整治晚飯。大太太也覺累了，到後邊去歇息。秀雲便和彤霞二人收拾掉子。錦聲一眼看見秀雲腳上，換了一雙寬陋鞋，便問道：「秀姐真放了腳嗎？」

「秀雲把臉微微一紅，沒有答言。彤霞笑道：「人家放了快一個月了，你才知道？」錦聲道：「怎麼一向也不顯着大呢？」彤霞道：「誰知道，她這腳裹得那們死。我記得我那時候，放了十來天，就能穿這寬頭鞋了。」秀雲笑道：「你敢則快，你是多大上放的呢！」錦聲微笑說道：「我看秀姐總是捨不得發狠，要把那裏腳布多多的去，管保就快了。」秀雲嘴裏哼了一聲，說道：「這又碍着你了？有的管管自己，少喝點酒好不？」彤霞聽了，偷偷向錦聲努着嘴一笑。錦聲不禁又是一番感慨。答道：「我聽你姐姐的勸，以後再也不喝了。」秀雲也沒答言，收拾完牌，和彤霞到後邊去了。屋裏只剩了錦聲一人，呆呆的暗想：我只稍微提了提，叫她放腳，她果然就放了，可見天下事，無論多難，要拿愛情的力量去推動，沒有辦不成功的。便不由的暗暗呼着愛情萬歲，愛情救國的口號來。忽又一轉念，她爲我腳都放了，將來我能不負她嗎？想到這裏，便又有無限煩惱，兜上心來。心裏七上八下，晚飯也未吃好。到了晚間，皓月當空，碧天如洗。一

家子圍坐庭中，在月下喝着團圓酒。別人是滿懷逸興，錦聲却是滿腹勞騷。正所謂景變情遷，事因人異了。到了月轉粉牆，花銷碎影，別人都收拾安寢了，他還在院裏，傷感了好久，才到屋裏去睡。及至第二日起身，天又不早了。仗着是禮拜，無須到校。嗽洗後，來到他母親屋裏，只見他父親，正坐在那裏生氣。他母親也是滿面愁容，枯然相對。彤霞靠在二太太身旁，低頭捏弄衣角。大家見他進來，誰也沒有理他。錦聲心裏，好不納悶。心說：大清早起，這是怎麼了？又不敢問，只得呆坐一旁。良久，鏡寰向彤霞道：「這信，我昨天在校裏就接到了，准知道跟你一說，又是犯這種掙勁。大節下的，過不痛快。看是不是，果然叫我猜對了。」彤霞道：「這事，爸爸也不必爲難，等我跟秉珍大哥說，他一定還能挽回的。」鏡寰道：「甚麼大哥大哥的！他父親不認可，他還有甚麼法子挽回？他不能像你，不替作父親的設想。況且，他父親若肯退婚，何必還來這信呢？」錦聲聽了這一片話，有些明白了。四下一望，果見在床邊上有一封信，被彤霞的衣

衿遮着了一半。便上前把信取過一看，見寫道：

字 陳

鏡兄學長青及，弟昨歸自他鄉，視小兒稟，詳述姻事始末，乃知竟委曲若此。小兒欲成令嬖之志，堅請璧還婚書。彼小兒女既開誠互諒如是，吾輩爲之父者，尙復何言？然令嬖之所謂先入者，不過心有所向，無形者也。今茲婚禮告成，有形者也。無形，則暗止無傷。有形，則再改未便，勢固然也。若云婚姻之事，必以愛情爲條件，爲父母者，未便專其意，則彼等自退戒指後，兄妹稱之，固已親若骨肉矣。能相親必能相愛，兄若力主之，又復何傷？爲令嬖計，情之入雖有先後，其爲情則一也。事已至此，達變爲宜。移其先後之序，捨無形而安有形，誰得謂其不專乎？弟之意如此，倘兄不河漢斯言，請向令嬖婉諭而力主之。倘能化除成見，實三生之幸。

弟剛夫拜手。

錦聲看罷，想道：唐老伯既這們說，只怕秉珍也無力挽回，妹妹又不回心。

這事鬧來鬧去，少不得又要暴露出我的罪過來。他如此想着，也不敢多說一句話，放下信，呆然枯坐。良久，鏡寰向彤霞道：「我的話，也說盡了。你也不是小孩子，你先去慢慢想想，還是依我的好，依你的好？然後再商量。」彤霞聽了，站起身，鼓着個腮幫子走了。鏡寰又向錦聲道：「你也後邊去勸勸她，你看這不把人難死嗎？都是你招出來的。」錦聲正心裏忐忑，便借這話音，到後邊去了。鏡寰等他走後，站起來，到屋外望了望，回來向二太太道：「這事我倒想了一個好法子。」二太太忙問道：「甚麼法子？趕則能叫唐家把書退回來好。」鏡寰道：「看是嗎，你總說背晦話。」二太太道：「我怎麼背晦？是你說有法子啊。」鏡寰道：「我說是有法子讓形兒認了這頭親事。」二太太哼道：「我不信，她要認早認了，還等到這會？」鏡寰笑道：「別看從前，這們一辦，還真能成功。」二太太道：「那是甚麼法子呢？」鏡寰道：「現在且先不必說，等我辦一辦看，辦好了，你就明白了。」不知是甚麼法子？下回交代。

第十回 冷雨幽窗姐妹憐同病 扁舟葦岸叔侄動殺機

却說二太太，問鏡寰甚麼法子，可使彤霞回心轉意？鏡寰道：「現在且不必說，等我辦好之後，你就明白了。」說畢，便坐車出了門，一直去了半天，才回來。一到家，便把二太太，大太太，都請到一處，並將僕婢們支開。然後向大太太道：「我方才給秀雲張羅妥了一頭親事了。」大太太道：「是誰家，不是說等唐家秉珍嗎？」鏡寰笑道：「現在不等他了，這一個是嫂子的心上人，不更好嗎？」大太太道：「我心上人，除了咱錦兒，就是玉珊，都摸不着了。」鏡寰道：「我現在說妥的，就是玉珊了。」大太太道：「怎麼，不給咱彤兒留着了，彤兒答應了唐家嗎？」鏡寰道：「爲的是叫彤兒答應，才把秀雲許給玉珊。」二太太忙嘮了一聲道：「那行嗎？彤兒要不認可唐家呢，不是兩就誤了？」鏡寰微笑道：「這麼一辦，還怕她不認可嗎？」二太太吸着冷氣道：「呀，這們擠兌孩子，你也豁得出去？」鏡寰笑道：「你又來了，爲的是秉珍比玉珊還好，怎麼算擠兌

辦離？你先一味固執，這事就不用了。」二太太望着鏡寰，躊躇了好半天。只得問道：「那末，你可跟何家提來？」鏡寰道：「我出去這半天，就是辦這個事。不想提，何太太都答應了。」二太太聽了，好不沮喪。哦哦着說：「怪得你先不肯說，趕則是誠心瞞着我。」鏡寰笑道：「不是我沒商量，一意孤行，實在勢逼於此，跟你說了，又怕你從中擾阻。我想，這們辦了，也是兩全其美的事。」隨又笑了笑說道：「得了，我的好太太，你可千萬別打破擋子了，我實在爲難。」二太太也不覺笑了，說道：「你看，這麼跟我客氣幹甚麼？生米都做成熟飯了，我打破擋子又怎麼着。反正只要形兒認了可，秉珍我也不是不喜歡。」鏡寰道：「這就是了。」因轉向大太太道：「這事，雖說嫂子能作主，也得跟舅老爺家商量着辦。」大太太點頭稱是，於是馬上就派人到八里莊，去請袁家夫婦前來。袁家夫婦，即刻套車進城。大家見了面，把這事一商議，袁家夫婦倆，喜得抹蜜相似。鏡寰是急不如快，看了看，明日便是個黃道，即晚親到何家說了，第二天便

下了小定。隨後何太太又來到高家，同袁氏夫婦會了親。他們一向原是熟的，此刻聯了姻，自更有一番親近。當時並經議定八月二十二日下聘。袁氏夫婦因為還只有五天工夫，當日就回家採辦去了。鏡寰在這幾日內，爲防着彤霞從中破壞，直瞞了個風雨不透，連錦聲都沒讓知道。此刻見事已辦妥，心中有了把握。爲了討彤霞的同意，好給唐剛夫回信。當日晚飯後，一家子都在一處閒談，只沒有秀雲。鏡寰故意同二太太妯娌，把秀雲許字玉珊的事，議論來，議論去。覺着這一個旁敲側擊的辦法，彤霞聽了，必要大大的失望。然後再一提秉珍，定可迎刃而解了。那知彤霞聽了，言笑自若，像無事人一般。鏡寰見了，好不納悶，禁不住問道：「彤兒，你看人家這親事，一說即成，何等痛快。你的事，到底打好了主意沒有？」彤霞很坦然的答道：「我已經請秉珍大哥，給唐老伯寫信去了，大約三兩天，准可把婚書退回。爸爸不必作難，沒問題了。」鏡寰聽了，心說怪事，莫非她沒聽清？便又進一步問道：「彤兒，你看玉珊跟秀雲，可算一雙佳偶嗎？」彤霞笑

道：「敢則是的，爸爸成全的事，還有不好的，真是盡美盡善。」鏡寰聽了一怔，鬧的倒沒了主意，只得直然問道：「我就爲你的事發愁，除了秉珍，那裏還有出人頭地的青年？」彤霞臉上一紅，默然不語。鏡寰也不便追得過緊，搭訕着又說起閒話來。彤霞抽空躲出來，悄悄溜出了大門，也不叫顧福拉車，到胡同口外，抓了一輛洋車，一直來到何家門口。下了車，叫車子等着，便走進院來。恰好玉珩正在屋門口站着閒望，一見她來，才要招呼說話，彤霞忙搖搖手，不叫他聲張。二人相將走入屋內，彤霞附着玉珩的耳，低告道：「方才我爸爸說，把秀姐許給你了，並且已經下了定，大概你還不知道？趁着還沒有納聘，赶快跟大媽要求，不難收回成命。我爸爸辦這事，他是有作用，連我母親都不能作主，我更不好開口。」玉珩聽了這話，先陪了一個笑臉，然後懇懇切切，叫了一聲彤妹，說道：「你先請坐下，我們慢慢的說。」彤霞道：「我不坐了，來時家裏都不知道。你竭力辦好了，辦得如何，明天一早我來聽信。能挽回更好，挽回不，我們

再共同力爭。」說完，轉身就要走。玉珩一把扯住，按令並肩坐下，低言告道：「形妹，實不相瞞，這件事還是我同……」形霞急問道：「同甚麼？」玉珩陪笑道：「我同意的。」形霞陡然立起，衝着玉珩只哦了一聲，臉上立時變了顏色。玉珩忙又扶她坐下道：「妹妹等我說完了，再着急不晚。」便道：「這事一則唐家不肯退婚，大叔太為難，竭力跟我母親說。二則秉珍我也自愧不如。我萬不能只圖自己滿意，讓你捨高就低，耽誤了妹妹的終身幸福。所以我決計這們辦了，爲的是促成你同秉珍這一段良緣。在妹妹看來，似乎我是無情，負了你。其實不然，我全是爲妹妹設想，請你原諒我才好。」玉珩只顧了一口氣把話說完，那知一看形霞臉上，早已氣得煞白了，玉珩才一驚怔，形霞已站起來，怔怔的問道：「這話是真的，還是戲言？」玉珩小心陪笑道：「是真的。妹妹如能了解我的苦心更好。不能了解，我也無從洗白，總之，我是爲得你。」形霞氣得渾身直抖，想說話，乾張着嘴，却說不出來。玉珩一見慌了，一面扶着她，一面苦苦央告

道：「妹妹你恨我是當然的，只求你無論如何，允了唐家的婚。你就恨死我，我也甘心了。」彤霞聽了，只冷笑了一聲，狠狠的把手一摔，轉身就往外走。玉珊想攔，那裏攔得住，只得緊緊跟在後面。彤霞一直出了門，坐上來車，疾疾的去了。玉珊見她氣得不祥，只怕擠出是非來，忙撇開兩腿，追着車子跑。玉珊是一個不好運動的人，那裏追得上，沒有幾步，早拉遠了。正在焦急，可巧迎面來了一輛洋車，便抓過來坐上，吩咐緊跟前邊那車走。其時，幸是路上電燈已亮，玉珊兩眼直釘着彤霞那車，眼珠連轉也不敢轉。幸而還好，只見彤霞直奔了家門，匆匆入內去了。他一塊石頭，方才落了地。心口裏，却仍在跳着。叫車子停下，暗想：她這場氣苦不小，到家不能無事。想跟進去，又覺在這個當口，實在不便。只得捏着一把汗，悵然而返。彤霞進了家門，一溜烟跑回房去，一頭倒在枕上，便嗚嗚的哭起來。起先怕別人聽見，不敢放聲，後來越哭越痛，那裏還禁得住勁，竟嚎啕大哭起來了。這一哭，驚動了一家老幼，一齊奔了過來。二太太見她

哭得像淚人一般，頭髮披散了滿臉，喉嚨都快發暗了，心痛得有如刀子攪心，撲在懷裏，乖乖寶貝的叫一陣，哄一陣。彤霞只是哭，那裏止得住。大家看她又不是病，又不像是邪，把一家子都急壞了。哭來哭去，除鏡寰錦聲是搔首踟躕，驚慌失措外。其餘二太太妯娌，秀雲，竟都陪着掉起淚來。如此直到掌燈，彤霞哭的筋疲力盡，不大聲哭了，伏在枕上，抽抽噎噎的哭。那淚珠兒一串串流下來，把枕頭早濕了個精透。後來淚也乾了，她才住了聲，瞪着兩個眼睛，呆呆的望着屋裏的人發怔。二太太忙問她爲甚麼，她半句話也不肯說，只是搖頭。問煩了她，索性合上眼，假裝睡去。不料她精神用盡了，合上眼，當真不知不覺的睡去。大家略略放心，輪流守候。二太太背地裏瞞怨鏡寰道：「看她這樣兒，少不得是爲那個事氣苦的。真要鬧出個歹來，可把人坑死了。」鏡寰嘆道：「按這孩子這種任性法，真是少有。不過也不要緊，哭一頓，也就完了。」二太太無可如何，只得仍去守着彤霞。守到了小半夜裏，見她睡得很實，連個身也沒翻，估量

着沒大差錯，便吩咐小杏兒，睡在外屋裏伺候，又囑託秀雲伴着她睡，等她醒來，慢慢問她到底有甚麼心意。囑咐一番，回前院去了。秀雲叫杏兒預備好茶水先睡，自己盤腿坐在床邊上守着彤霞。沒多大工夫，彤霞被一個惡夢驚醒，出了一身冷汗，蹙吻了一聲，把眼睜開。秀雲忙伏身說道：「妹妹不怕，我在這裏。」彤霞兩眼怔怔了好久，問道：「天不早了吧？姐姐還不睡去？」秀雲道：「我在這裏陪着你睡。妹妹你是怎麼了，哭成這樣子？」彤霞搖頭不語。秀雲見她滿額是汗，搥個熱手巾，替她擦着說道：「你脫了衣服睡，也好養養精神。」彤霞道：「我活都不想活了，要精神幹怎麼？」秀雲道：「你到底怎麼回事，他們想死鬧活的？」彤霞只是搖頭，良久，忽嘆道：「姐姐，可惜你呀，許給了一個負心的人。」秀雲聽了一怔，才待追問，只聽錦聲在窗外問道：「秀姐睡了沒有？」秀雲道：「沒有，你進來吧。」原來錦聲聽說把秀雲許給了玉珩，眼睜睜又去了一個候缺的，也是無限傷感。躺在牀上，思潮起落，總難入夢。一陣急躁，

起來在院中走躡兒，聽見這屋裏低低說話，曉得彤霞醒了，問了問，即走進屋來。見彤霞仰面躺着，臉上紅得厲害，便道：「妹妹！現在身上不怎樣吧？你要一切逢觀，太繞死扣子，是要積出病來的。」彤霞聽了，也不答言，反將兩眼閉上。錦聲回身在床前椅子上坐下，見秀雲盤膝而坐，呆呆出神，暗想：這件事，不知她曉得了沒有？按說玉哥樣樣比我都好，她是願意呢，還是不願意呢？便找着話問道：「秀姐，你看妹妹這不是想不開？多麼值不得。」秀雲聽錦聲這一片話，想着彤霞必是爲唐家那封信的事，也很替彤霞難過。聽錦聲如此說，就不免有點不愛聽，輕輕的哼一聲道：「怎麼是想不開，怎麼值不得？」錦聲碰了這個釘子，正不知說甚麼好，只聽彤霞插言說：「秀姐，開的了跟他辯嘴，他們男子們，那有一個不是負心的？」錦聲一聽這口吻，曉得她受激刺太深，也不便再說甚麼，呆呆坐了一回，快快的自回屋去。彤霞翻了個身，向秀雲道：「姐姐，你摸摸我看，渾身燒得難過。」秀雲伸手摸摸她胸前，又摸摸她額上，果然熱得燒手

。威然道：「你千萬往開裏想，自己的身子要緊。」彤霞哼了一聲道：「你倒說得好，你怎麼一病多少天來看？」秀雲臉一紅，忸怩着道：「幹甚麼又提那個？你跟我情形不一樣，唐家既不肯退，也是沒法的事，着急也沒用。再說秉珍不是也好嗎？」彤霞長出了一口氣道：「誰我也不能相信了！秉珍是我的恩人，我今生只有當個親哥哥待他，這宗旨是至死不變的。」說了，不住的哼哼起來。秀雲見她病像大顯，心裏正慌，只聽二太太在窗外招呼，忙迎出來說道：「我妹妹病了。」二太太道：「我估量她就得病，一會我也沒敢睡。」遂低問她說甚麼沒有一會，好不憂戚。遂溫語安慰着道：「好孩子，你不要難過，這會你爸爸也後悔了。只要你別病起來，甚麼都好辦。」彤霞道：「這也不怨我爸爸。」二太太道：「本來你爸爸也是爲你，你何必這麼氣苦？」彤霞默然不語。待了一會說道：「娘睡去吧，我不要緊的。」二太太嘴裏答應着，却不肯離開。坐在床頭守了

一會，見彤霞也還躺得安然，才又囑咐秀雲一番，回前邊去了。二太太剛走，外邊忽然起了一陣風，隨即淅淅瀝瀝的下起雨來。那雨點兒敲在玻璃窗上，刷刷直響，情景好不淒涼。秀雲在暖壺裏倒了一碗開水，給彤霞喝着問道：「唐家那封信，已經來了好幾天了，怎麼你今兒才這麼鬧起來？莫非秉珍給家裏去了信，回信還不認可退嗎？」彤霞搖着頭道：「那都不成問題，我心裏只恨玉珩，他萬不該答應跟你訂婚。」秀雲一怔道：「甚麼？」彤霞突見秀雲臉上變了色，才恍然大悟，生恨自己燒糊塗了，不該跟她說這個。忙遮掩道：「沒甚麼，我說玉珩不該跟別人訂婚。」秀雲撲簌簌掉下淚來，說道：「妹妹，你別瞞着了，這會我才明白，我說我娘跟我爸爸，無緣無故的在這裏一住好幾天，何太太也不斷的來，說話時，老不讓我幫邊，敢則是爲這個呀。」彤霞後悔不迭，忙勸道：「怎麼你又來了，剛才還說我呢。」秀雲掩面泣道：「這是何苦哇，我算甚麼，這不是把你給害了？我說哩，難怪你着這們大急。」彤霞忙道：「叫你說的了，我也不是

爲這個着急，我是生玉珩的氣。」秀雲道：「還是的呀，要不叫我，你那有這個氣生？」彤霞道：「我生玉珩的氣，幹甚碍着你了。就不是你，他也是一樣的負我，好姐姐，你何必掛這個勁？」秀雲道：「話是這麼說，要不是有我，給他們當這個現成的楔兒，玉珩也不至於負你呀。」彤霞道：「那也不怨你，你何必難過？」秀雲哭道：「那也是兩不相宜呀！這不是一害兩個人嗎？」彤霞見她這樣子，也顧不得自己病了，坐起來，替她搥着淚道：「姊姊，我想玉珩雖然負了我，絕不至於再負你。說真的，玉珩不好嗎，我還替你喜……」秀雲不待說完，賭氣子，把彤霞的手一捺道：「你怎麼也說這個不知心的話呀？」彤霞怔怔的想了一想，說道：「姊姊，勢逼處此，我不能不說了。你打算你那目的，還希望成功嗎？」秀雲一怔道：「怎麼？」彤霞沈吟了一下，便將錦聲瑤貞早已訂婚的話說了。又道：「上次我是一時情急，爲救你的病，才造的那個謠言，其實，那有那回事？」秀雲聽了，如大夢初醒，怔怔的望了彤霞好久，忽然嚶的一

聲，哭出來道：「妹妹，我們是一對可憐虫喚。」一句話引起彤霞的悲哀，便抱着秀雲，兩人哭成一團。其時，外邊雨越大了，夾雜着一陣雷，一片閃。屋裏一粒燈光，被風吹得爛燦不定，照着兩個淚人兒，好不悽慘。外屋杏兒是早睡着了，兩人哭一回，說一回，杏兒一點也不會聽見。後來彤霞身上燒得難過，先自躺在枕上。秀雲含淚枯坐了一會，精神耗乾了，便也順着彤霞，並頭躺下。兩人夥蓋着一條被，相對傷感了一回，不知不覺的都朦朧睡去。彤霞身上發燒，睡夢中把被子挑到一邊去。秋天本冷，況又兼雨夜，沒多一會，就將秀雲凍醒。起來從新蓋上被，也覺得週身發燒，勉強挨到天亮，已經起不來床了。這一來，一家子都嚇慌了。眼看一夜之間，病倒了一對，直鬧的一個個愁眉淚眼，嗟嘆連聲。當時先把秀雲攙着，挪到北屋，然後忙差人去請大夫。錦聲心裏有鬼，趁着屋裏沒人，偷偷問彤霞，秀雲是怎麼病的？彤霞道：「還不是爲你？」錦聲一驚，忙又問：「她不認可玉哥嗎？」彤霞道：「你想吧！」錦聲道：「她是光爲這個，還是知

道我跟瑤貞的事？」彤霞道：「我都跟她說過了。」錦聲慘然道：「精了，幹甚麼跟她說這話？」彤霞嘆道：「我以為說了這話，可以打斷她對你的痴念，就可以認可玉珩了，那知她這麼死心眼，到底是病了。」錦聲悵悵無言，搔着頭來到秀雲屋裏。見秀雲躺在床上，容顏慘淡，眼淚未乾，不禁暗暗叫苦道：「怎麼痴心女子，都跑到一家來了！」有心上前安慰她一番，屋裏又人來人去，不得機會，只得在一旁怔着。好容易覷了個空子，便湊近床前，輕輕說道：「秀姐，我已經是一萬分對不起你了！現在事已如此，好姊姊你千萬將就一點。玉哥比不得別人，那樣也比我好。你這麼繞死扣子，也是挽回不來，空讓身子受苦，設或病得有個好歹，我更對不起你了！」秀雲到了急處，也不那麼靦賴了，陡的坐起來，把錦聲看了一眼，流着淚道：「我死了，是我的命苦，你有甚麼對不起我？你既然早就那麼辦了，爲甚麼還虛情假意的賺哄人，又叫我放脚？」錦聲無言可答，只得把瑤貞的行動，並自己的願望，同她草草說個大概。秀雲聽着，不住的點頭

。等把話聽完，不禁收起怒容，衝着錦聲微微一笑，說道：「你既然不嫌你這個姐姐舊，心裏還惦記着，我死了也值得了！反正只許你負我，我不能負你！你放心去吧，不要叫別人聽見。」錦聲聽了，不禁流着淚道：「姐姐，你的情義，我是一萬分感激！不過現在辦不……」正說到這裏，只聽外屋脚步響，只得打住話頭，離開床前。接着大太太走入，又在一旁站了一會，便快快走出屋來。才在台階上怔着，只見玉珊由外走入。錦聲觸景思情，不禁暗暗怨着玉珊道：你倒好，爲甚麼答應了這件事。這不是把我們三個都害了嗎？他正在想着，玉珊已走近前來，說道：「錦弟爲甚麼發怔？聽說彤妹病了？」錦聲冷冷的答道：「誰說不是？玉哥你好啊！」玉珊裝作沒聽見，拉着他一路到彤霞屋裏，舉目向床上一看，見彤霞一夜之間，憔悴得判若兩人，不禁心裏一陣威楚，急向前走了兩步。彤霞原是臉朝外躺着，一見玉珊進來，雙眉一縐，賭氣子翻身向裏去了。玉珊訕訕的，走到床前，喚道：「彤妹你病了？」連喚了幾聲，彤霞那裏肯理，玉珊無

奈，只得轉身和二太太問話。才說不到幾句，只聽彤霞已嚶嚶沒泣起來，玉珩明知是自己招的，也不敢久坐了，只得同錦聲出來，嘆道：「看她這樣子，把我恨透了，或者錦弟也說我無情。但我全爲的是她，我這心惟天可表，你們早晚總有明白的一天。」錦聲佯笑道：「人各有心，就是一母同胞，誰知道誰葫蘆裏裝的甚麼藥？況人有人的自由，何必要那麼明白？」玉珩一聽這話，神沮氣喪，怔怔的沒話答。錦聲又後悔說得過分了，忙又改口道：「其實彤姊要是明白的，也不能恨你。我父親既一力主張，你也不能不答應。事到今日，倒是我當初多事，不該引起這個風波來。我真對不起她，後悔也無及了。」玉珩嘆着氣，見得不到人的諒解，待着也覺無味，便即告辭而去。錦聲此刻心亂如麻，本想不到學校裏去了，不料被他父親叫了去說：「到學校告訴秉珍，讓他不要聽彤霞的話，給他父親寫信退婚。如已寫了，就再寫一封，把前信打消。就說我這裏已有辦法，能夠取得彤霞的同意。」錦聲有了這個使命，只得無精打采，到學校裏來，找着秉珍

，問他：「信寫了沒有？」秉珍道：「寫是寫了，打算給彤妹過一過目，然後付郵。彤妹來了沒有？」錦聲道：「她病了。」秉珍一驚道：「甚麼病，昨天還好好的？」錦聲不便說明，只得說道：「沒多大病，不過受了點感冒。」遂將他父親的意思同秉珍一說。秉珍搖着頭笑道：「我看不必了，辦不到，空餘些痕跡，倒不好看。」錦聲道：「不然，這會一定辦得到。」秉珍問道：「那麼是甚麼辦法呢？」錦聲道：「這你不必問，聽信就是了。」秉珍雖然半信半疑，但終不免有點死灰復燃，又存了幾分希望。等到下午功課既畢，和錦聲一路來看彤霞，便不帶寫的那信，給彤霞過目了。不料見了彤霞，彤霞張口就問他，發了信沒有，秉珍只得漫應道：「發過了。」彤霞又道：「請大哥再寫一封信，格外說堅決點，恐怕這事，要出麻煩呢。」秉珍默然不語，心裏已冷了半截了。忽然一轉眼見棹上有一個藥方兒，隨手取過一看，只見開首寫道：「此症由急氣攻心，鬱結過度所致。法宜舒肝順氣……」看到這裏，已不禁嚙然若喪，暗想道：我說她這

病，來得這般突兀呢？原來是爲反對這婚事起的。這也奇了，你那意中人，到底是甚麼出類拔萃的人物，比我唐秉珍，格外值得你欽佩嗎？可憐你爲了要捨我就人，若起這一場病來，準值得不值得？想到這裏，便手裏拿了那藥方兒，發起怔來。良久，忽然轉念道：算了，本來人各有志，不可勉強的。從今以後，我還是作我的大哥，再不作他想了。於是坐了一會，又安慰了她幾句，便即告辭。回到校裏之後，就將寫好的那信，檢出付郵，並將彤霞因此致病的話，也添寫在信上。請他父親無論如何，把婚書退回，那意思十分堅決。果然信去之後，恰好就是八月二十三日，袁何二家過聘的那天，唐剛夫將婚書聘禮，一總專差送退高家，並附一信道：

鏡兄鑒：小兒稟來，悉令媛意志堅決，竟因此鬱悶成疾，殊令人歉仄難安。此心既不可移，因緣料已絕分，謹璧原書，仍歸世好。寄語賢姪女，可以釋去愁懷矣。專此佈復，順頌潭祺。

弟剛夫拜首。

鏡裏看罷此書，喏然若喪，但已挽救無及了，只得也把唐家原帖聘禮一併交來人帶回，并回書道歉。二太太瞞怨鏡裏弄巧成拙，玉石俱焚。愁着此後擇婿之難，竟至漸漸憂戚成病。二太太的病，一天厲害一天。彤霞的病，自唐家退了婚書，却一天輕着一天。過了些時，竟能飲食如恆，侍候她母親的湯藥了。惟有秀雲，自從八月二十三日，她母親來到這裏，她曉得了是回何家過聘，她又暗暗哭了一夜，病越厲害了。她母親自那日就沒回家，住在這裏伺候她。錦聲覷着空子，也常在床前，低言慰解。無奈錦聲越是這樣，她鬱結越深，她這病，竟從此纏綿了下去。此時高家，算上初愈的彤霞，一共是三個病人，鬧得個個無心，人人叫苦。先時玉珩，還不斷到這裏來探望探望。却是每次來了，一則彤霞氣恨不理，徒找無味。二則二太太見了他，又不免引起遺憾，嗒聲嘆氣的，和他說些顛顛倒倒，沾泥帶絮的話。玉珩怕二太太因此更添了病，爽性裹足不來了。如此過了半月之久，二太太病才漸好，秀雲也能離了床，過地下生活了。彤霞身體是強

健了，只是精神頹敗。她和秀雲是同病相憐，從此以後，姊妹倆愈加親熱。這一天是禮拜，恰值重陽佳節。風吹孟帽，人佩萸囊，又是一番景象。秉珍在校內無事，到高家來探望她母女二人的病，錦聲兄妹，陪着談了一會。錦聲因她們的病都好了，心裏也比較舒暢了些，便邀他二人去到大慈閣登高解悶。那大慈閣，在保定城內的東北方，是保定一個最大的名勝。年代很古，已不可考是那一代的建築物了。那閣共是三層，高出雲霄，極盡輝煌壯麗之觀。更有一件奇處，人在三層閣上，憑欄俯視，不但能將全城景物，盡收眼底，連各個人家的院子裏，都能一覽無餘，真是最好一個登高地方。當時錦聲等三人來到閣下，先進頭層裏看了一會觀音神像，然後拾級而上，到了第二層，瞻仰了一番千手千眼佛。又鼓着勇氣，一氣上到了第三層上，驟然覺得海闊天空，心神一爽。三人憑欄俯視，只見大街小巷，人來人往，蠕蠕而動。看到眼裏，還沒個螞蟻大，渺小得好不可憐！形霞看着感觸了一回，向秉珍道：「大哥你看這些人，熙來攘往，似乎各有所爲

而爲。在各個人的心中，自然都抱着很大熱心，好像前途有無窮的希望。究竟奔來忙去，十個人中未必有一個人能夠滿足欲望。十件事中，常常有九件事，是不得成功的。我想這些人中，恐怕都是些失意份子。或者有的正在滿着意，這也不過是曇花泡影，不久之間，也就會變成失意的了。人在世上，到底有甚麼意味？

「秉珍聽了，不禁心中訝異，便問道：「形妹一向是樂觀的人，並且是勇於同環境奪鬥的，怎麼今天說的，都是消極的話？」形霞道：「這也無所謂消極，人生本是這樣的呀。」秉珍搖着頭道：「雖然多數是這樣，你却不在此例。」形霞呆了一呆道：「大哥以後就曉得了。」秉珍心裏十分納悶，却不好深問。錦聲在一旁聽了他二人的對話，也不免引起了心事，低着頭，扶了欄杆呆呆發怔。忽然見東門外邊，有好幾大隊兵馬，一隊一隊的開入城來，不禁訝然了一聲。秉珍問道：「怎麼了？」錦聲用手一指，秉珍道：「你大概不知道？這是東關外的駐軍，到車站搭車往南關的。大概是變動暴發了。」錦聲道：「甚麼變動？」秉珍道：

「現在北方有幾個將領，聯合起來，要推倒中央政府。據說，在河南境內，兩方面深溝高壘，已經是待時而動。大概這軍隊，也是加入戰團的。」錦聲道：「可憐河南民衆，又要大糟塗炭了。甚麼南北，全都是中國的領域，他們又是何苦？」形霞道：「我近來悶在家裏，連報也沒看，趕則時局又變了？究竟爲甚麼？大哥告訴我聽聽。」秉珍笑道：「你奸迂，他們打着好玩而已，還要爲甚麼？這還是前幾天焦步完說的，不然我也不知道。」形霞聽見焦步完三字，刺耳難聽，便也不問了。錦聲道：「焦步完他老子那一師，不是也駐在河南嗎？這一次，算那一方面的？」秉珍笑道：「說起來真是可笑，聽焦步完說，他老子本是南派，這回却暗含着受了北邊的賄，當了這邊的軍長。單等兩邊一開火，他就倒戈了。」錦聲冷笑着罵了一聲，還要往下說，形霞不愛聽這些話，便道：「我直覺冷，回家去吧。」秉珍道：「不錯，你病後體弱，這裏風太高，我們下去好了。」於是三人下了閣。錦聲因想起一件事來要找玉珩，便讓形霞一人回家，

他邀着秉珍，一同到何家來。才到何家大門口，就聽見裏面大嚷小喝的很亂。二人急到裏面一看，只見何太太又哭又喊的，滿院裏趕着何老二亂打亂抓。玉珊立在台階上，含淚不語。管家劉忠，王媽，佩纓等，都氣忿忿的，站在一邊。秉珍不知怎麼回事，問錦聲這個大烟鬼是誰？錦聲向他說知，秉珍點點頭，也未便上前。只見何太太一邊撕掳着何老二，嘴裏哭道：「難道你把個浪娘們，拐到城裏來，都跟我要嚼穀？誰有多少錢，填得起你這個無底洞啊？你侄兒只說了你個不知自量，你就張手打人，憑甚的，那個該你的呀？講好，怎麼都行，講歹，管不着你。好渾賬東西，我今兒跟你碰碰老命。」錦聲一看這情形不好，忙走過來勸道：「大媽不要生這大氣，有話慢慢的說。」何太太道：「錦兒你不要管，我今兒不想活了。」那何老二因為惹急了何太太，沒弄出錢來，正後悔自己鬧拙了，沒個台階兒，趁着有人來勸，便借勢使出軟磨來。一邊向後躲着，一邊陪着笑臉道：「嫂子，得了吧，算我錯了。我打了玉珊一下，你也抓破了我好幾塊，還不

出氣嗎？再不然叫玉珊打我幾下也行。」玉珊搭言道：「你是作叔叔的，我不敢和你還手。你這些年來，化了錢不算，也不知氣了我娘幾十場大病。今天擠到這裏，你就是我的親叔叔，我也不能忍了，咱爺倆得另說說。走，咱打官司去，在家裏吵也沒用。我要打輸了，這點財產，都歸你包了女人，抽了大烟，你就痛快了。」何老二冷笑了一聲道：「好哇，才幾歲的個人了，一說就講打官司。我又不是想霸佔你的財產，怕跟你打官司嗎？好，我擎着你的就是了。」說了，只見他一甩手，竟自出門去了。錦聲秉珍，便也將他母子二人，勸到屋裏去。他娘倆個越想越傷心，竟自放聲對哭起來。秉珍勸了一會，勸不住，只得回校去了。錦聲急的向玉珊道：「玉哥，你又不是小孩子，真這麼女兒氣嗎？你一哭，大媽更難過了不是？」玉珊含着淚道：「你那知道，他今天欺人太甚了。他把個女人拐到城裏來，硬叫我娘一個月供給他一百塊錢。我勸了他幾句，他居然動手打人。打我也不要緊，你看他這麼欺人，我娘早晚不讓他氣死啊。」何太太也道：「錦

兒，你知道的，你玉哥長了這麼大，我也沒捨得動過他一手指頭，他是那門子的叔叔，舉手就打。」說了，又數數落落的哭個不休。鬧得錦聲也不敢離開了。說說勸勸，直到晚飯前後，才得告辭回家。何太太是被老二氣出病根的人，一觸即發，從此又病了。雖不甚厲害，却總不見好。輕幾天，重幾天，纏綿不斷，把玉珩也憔悴得茶飯無心。所幸是何老二自從那日走後，始終沒來。認爲他是怕打官司，沒臉再來，也倒放了點心。只是何太太一病兼旬，尙不見好。這天，到了夏曆十月初一日。河北風俗，到了這日，家家糊些紙衣，給死者燒化，謂之送寒衣。何家的新坟，是在城東南隅，劉爺廟的附近。從玉珩的亡父，才葬在這裏。何太太每年這日，必領着玉珩，去給亡人燒化一場。今年今日，何太太因病不能去。管家劉忠，又以故不能分身伴往。讓玉珩一人去，何太太又不放心，正在爲難，可巧秉珍錦聲二人一同來到。秉珍正因多日未到郊外，也想出去逛逛野景，便和錦聲商量，和玉珩伴同去。錦聲欣然告知何太太，何太太自是感激。吩咐王

媽打點好了寒衣，並紙錠祭品，玉珩攜了，三人坐車來到南關河沿，雇了一隻小船坐着，一直順城向東蕩去。不過三四里地，已到劉爺廟，將船攏岸，登了陸。玉珩請秉珍錦聲在廟旁隨意遊玩，不必跟到坟前。自己提了祭品，向坟前走來。走不到半箭遠，望見幾株柏樹，柏林下一冢孤立，便是他亡父的長眠之所了。玉珩觀景傷懷，萬分淒楚。將至墳前，只見一個三十多歲壯漢，正在墳上燒紙，心中納悶，急忙走近一看，並不認識。那人見了玉珩，上下打量了一番，恭恭敬敬立在一旁問道：「請問這位少爺是來上墳的？」玉珩怔怔的點了點頭。那人道：「想必是何少爺了。」說着，便伏在地下，磕了一個頭，起來道：「少爺是不知道，我叫屠才海，是城西人，……」玉珩忙插言問道：「你怎麼到我們坟上燒紙呢？」屠才海道：「少爺聽我說：這埋的何老爺，是我的大恩人。這是在二十年前的事了，那時我才十來歲。我家裏窮，我老娘領着我在城裏要飯吃，可憐一天要不到兩個肚子，眼看都要餓死了。我老娘沒法，把我賣給人家，就要讓人家領着走

了，天幸遇見了何老爺，說我娘倆骨肉分離的可憐，給我老娘五十塊錢。我老娘就作個小生意，才把我養活大了。現在我刻船爲生，不但骨肉團圓，還掙了幾畝地哩。想起來，都是他老人家的恩典。常言說的好，有恩不報非君子，忘恩負義是小人，我一個玩船的人，也沒甚麼可報答，就是逢年論節，來到他老人家坟前，燒點紙，磕個頭，就算盡了我的心了。」玉珩聽了，暗想這個人，還頗有點良心，比自己的叔叔，也強得多。於是便慰勞了他兩句。屠才海便帮着玉珩擺設祭品，焚化寒衣。玉珩雖是暮生子，沒見過父親的面，究竟天倫情重，不由的悲從中來，向亡父磕過幾個頭來，便跪在坟前，一哭不起。錦聲秉珍遠遠望着，惟恐他哀傷過度，趕過來抹勸。玉珩起來抹着淚，把那祭品食物，賞給了屠才海，又對着坟前，呆呆的垂了一會淚，才轉身一同折回。到了河邊，那屠才海搶先駕過一隻小船，向玉珩道：「少爺不要雇船了，坐咱自己的。」玉珩道：「不必，我們雇的這船是來回的，你去作你的生意吧。」屠才海笑道：「不是這麼說，好

容易碰見了少爺，送少爺一程，也是我一點小意思。雇的船，可以讓這兩位少爺坐，少爺是要坐我船的。」玉珊見他這麼說，倒不好負他的好意，便請秉珍錦聲坐了這船，自己坐上他那船。兩隻小船，並擺着一齊劃動。這屠才海一面搖着櫓，一面和玉珊問話。問玉珊上的甚麼學堂，娶了少奶奶沒有？又說：「當初何老爺在日，每逢年下節下，我就到公館裏去磕頭。自從老爺升了天，我老娘就不讓我去了，怕招得太太傷心。一掙二十多年，恐怕太太忘掉這回事啦。」他只顧了說話，櫓便搖得慢了，船一錯到後邊來，他還是一勁的說着。錦聲在前邊船上聽了，笑向秉珍道：「你看這個人，倒怪有良心。別瞧是個勞動份子，比那些空有智識沒有良心的，還強得多了。」秉珍只顧了看南岸上的野景，也沒答言。錦聲道：「你看前邊是城角，左邊是蘆葦，右邊是柳樹，風景雖然不甚雅，也還富有詩意。」秉珍笑道，「你何不試吟一首即景詩？」錦聲笑道：「叫我作是作不來，我倒記得一首現成的詩，管保對景。」秉珍道：「試言之。」錦聲道：「眼

看城牆鋸鋸齒，又見城牆齒鋸鋸，……」乘珍笑攔道：「得了，你再念，我要哭你才高壽短了。」錦聲才要答言，忽聽後邊船上，玉珩一聲怪叫，二人急轉面一看，只見撲通通一陣響，玉珩掉下水去，屠才海也赤身跳下水去，這一驚不同小可。要知玉珩性命如何？下回交代。

第十一回 失足悔餘生佛前証果 痴心傷往事筵上驚魂

却說錦聲一見玉珩掉下水去，乾急得搓手，沒有辦法。乘珍却會水，三下兩下，把身上衣服脫掉，一縱身，緊跟着跳入水去。那時玉珩已沒了頂了，幸因穿着棉衣，還有點膨水力。兩隻手一陣亂刨，又把頭漂出水面，乘珍恰好趕到，搶上前，把玉珩的胳膊，一手撈住，一手排着水浮到船邊。錦聲同船家在船上，把玉珩扯上船來。玉珩只喝了一兩口水，已經發了昏不會說話了。幸賴那船家是個內行，抱着玉珩的頭朝下控了許久，玉珩吐出一口白沫，噁呀了一聲，睜開眼說道：「那，那，那人害我！別，別別叫，叫他跑……」說到這裏，已凍得渾身亂

料，上牙直碰下牙，再也說不出了。秉珍一面擦着身上的水，穿上衣服。一面說道：「他早跑了，那裏找去？先顧命要緊。」便問錦聲：「現在怎麼辦？」錦聲道：「現在是等不得回家了。咱音樂教員馬碩士，住在南關外，不如先到他那裏，烤一烤再說。」秉珍稱善，便讓船家，赶快把船劃動，不遠拐過城角，即到順河的小街，已有洋車了。錦聲上岸雇了一輛來，兩人把玉珩由船上抱到洋車上，一人一邊護着，拉到馬家，下車又扶到裏面。馬碩士正在家，一看玉珩這樣子，也顧不得多問，幫同把玉珩扶到客廳裏，便叫當差的籠起劈柴火。玉珩把大家讓出，發着抖把門掩上，急急脫了一身水淋淋的衣服，蹲在火邊烤了一回，才覺得身上有暖氣，止住了抖瑟。那時秉珍，雖說身體健壯，也攔不住初冬天氣，下這一回水。身上冷的難過，也在另一個屋裏，蓋上被子取暖。錦聲在外面，同馬碩士述說了一回玉珩落水情形。馬碩士因為客廳雖有一張床舖，却沒棉被，找了兩條被子，叫錦聲送到客廳裏給玉珩蓋着休息。錦聲抱了被子，來到客廳，一推門

走進裏面，見玉珩躺在牀上，身上裹着一個自褥單子，冷得縮成一團，便道：「有火，你不多烤一會，怎麼跑到床上受凍？」嘴裏說着，走近床前，騰出一隻手，把他身上褥單一掀，才說把被子給他蓋上，不料一低頭之間，不由的啣了一聲，便呆了。玉珩出其不意，一旦露出了行藏，臉上羞的像紅布一般，劈手奪過被去，急忙覆在身上，閉目無言。錦聲搖舌半晌，曖呀一聲道：「這不是作夢吧？我的哥哥，你真譽天下之大謬，作了花木蘭第二了。」玉珩忙搖着手，低告道：「好弟弟，千萬別嚷。快去請秉珍來，我同他有話講。」錦聲怔怔的走出，巧值秉珍由外走入，問玉珩道：「現在精神恢復了沒有？」玉珩把被子掖了一掖，流着淚道：「秉珍，承你捨死忘生，救了我這一條性命，我今生今世，是報不盡的！」秉珍道：「笑話，誰能見死不救，何況你我。我先問你，是不是那個人，推你下水的？」玉珩道：「可不是，我真上了那小子的計了。不是你，我已經喪身魚腹，那還有現在。」說着哭道：「我死了原不要緊，可憐我母親也就不能獨活

。秉兄，秉兄，你真是我兩重再造的恩人啊！」秉珍忙道：「太言重了，這也是你的鴻福。你覺得這事有點影子沒有？那小子爲甚麼下這種毒手。」玉珩抹着淚道：「有甚麼影子，一點也想不出來。可惜讓那小子跑了。」秉珍道：「他是借水遁跑了，那裏去抓他。」錦聲哦了一聲道：「這就是了，我還說那小子淹死了呢。想必那小子好水量，誠心用的這一着，只是你怎猜的恁準？」秉珍道：「你想想，玉珩下了水，他緊跟着也下了水。他下水時，已經脫得光，不是存心，那有這們快？況且船又沒翻，玉珩好好的也不會落下水去。」錦聲點着頭發恨道：「好小子，真玩得利亮。可惜你錯打了定盤星，眼前還有個賽翻江鼠唐秉珍哩。」秉珍笑道：「別給我捧場了，先說玉珩的衣服吧。」玉珩道：「衣服倒不忙，我現在心專很慌，得多躺一回。不過出來時間太大了，家母必不放心。沒別的，還要勞動你一趟。請你就回校去，順路給家母送個信。就說上坟回來，碰見馬老師，給介紹了一位名醫，我和錦弟在這裏等，晚一會回家。這事，千萬說不得，一

說，把她急也急死了。所有一切，我明日一總叩謝。」秉珍道：「何必客氣，我這就去。」說着，轉身走了。玉珩等秉珍走後，仰面嘆了一口氣，把眼閉上，臉上紅一陣白一陣的默默無語。錦聲如同作夢一般，望着玉珩的臉，呆呆發怔。覺着滿腹的話，却不知從何說起。待了一會，爽性也先不說了，出去街上，買了一瓶安神藥水，又買了些可口的點心，回來和馬家當差的要了一壺熱茶，一併擺在床前，伏待着玉珩把藥水喝了，又讓她吃些茶點。玉珩的精神，已漸漸恢復了，向錦聲努一努嘴，錦聲會意，過去把門掩緊，回來坐在床頭。玉珩兩眼瞅着錦聲，只是嘆氣不語。錦聲却警不住了，苦着臉，叫了一聲姐姐，說道：「你早爲甚麼不說？我要知道，我何至於同瑤……」玉珩撲簌簌流下淚來，攔住話頭道：「好兄弟，不許你提這話。我們今生，不必作是想了。」錦聲戚然道：「你真害了我，早知如此，我那有這些煩惱？」玉珩一怔道：「這奇了，你有甚煩惱？」錦聲嘆道：「唉，一言難盡。」玉珩道：「怎麼？」錦聲至此，只得把瑤真的

一切說出，又道：「深悔不聽姐姐的忠告，致有今日。我爲怕你見笑，苦在心裏，始終也沒敢說。」玉珩沈吟了一會，嘆道：「那時我說瑤貞意志薄弱，你不信也罷了。我說替你物色了一位好人，你又不信，這怨誰來？」錦聲道：「我又不是神仙，那會猜這啞謎？姐姐爲何不說明呢？」玉珩道：「你好糊塗，你看我這家庭環境，我敢說嗎？」錦聲忽恍然道：「對了，當我同瑤貞訂了婚，你第二天就病了，恐怕也是爲這個呢？」玉珩嘆道：「過去的事，不必提了。」說着，却又流下淚來，由腮邊一直流到枕上。錦聲一見慘然，也不禁流着淚道：「這總怨我粗心，我也常說你女兒氣，却沒認真。現在想起來，真把人後悔死。」玉珩道：「彤妹也常說我是悲觀派，錦弟你想，我這環境，能不悲觀嗎？」錦聲戚然無語。玉珩又道：「彤妹爲我同秀姐那事，把我恨得入骨，真叫我有口難辯。其實，我對她的苦心，她那知道？」錦聲道：「她近來消極的，態度都變了，學也不肯去上，我正爲她發愁。現在可好了，回頭我就告訴她，管保一切都可以迎刃而解。」

「玉珩忙道：『這可說不得，我這秘密，現在除了你，誰也不能叫知道。萬一傳到我那二叔耳朵裏，馬上就是大風波，那就置我母女於死地了。只可暫讓彤妹悶些時，萬不得已再說不晚。』錦聲點頭道：『好，我一定替姊姊學一個金人緘口。不過……』」說到這裏，又頓住了。玉珩道：『什麼？』錦聲繃着眉道：『假設瑤貞真到了跟我脫離的程度，我們……』玉珩臉一紅，急接言道：『我有什麼可說？只要勢有可能，我一切都是你的。』錦聲心裏一喜，不禁一挺身，站起來，衝着玉珩只是笑。玉珩被他笑得不好意思，急忙把眼睛閉上。錦聲高着興，忽然又一轉念，遲遲頓頓的道：『只是其中還有一個難題。』玉珩忙問：『什麼難題？』錦聲重又坐下，懇切說道：『你是我的親姐姐，我有話不敢瞞你。』玉珩怔怔的道：『你說就是了，我能了解你。』錦聲便將秀雲兩次爲他生病，並病中的堅決表白說出。又道：『姊姊你想，我已經負了你一次，也負了她一次了。設若到了那時，我是還能負你，是還能負她，這不是大難題嗎？』玉

嗚嗚然半晌，慨然說道：「我原是已經抱了犧牲主義的了，不過因爲你方才說起那一線的希望，我又未免死灰復燃。現在既有這種曲折，她又那麼痴心，我不能只顧我自己，使你作個負心人，並且害了秀雲一條命。真到那時，你儘可不必管我，我們今生無分，期之來世好了。」錦聲戚然道：「那如何使得，我也想了，實在無辦法時，我只抱一個獨身主義，報答你二位姐姐的情義吧。」玉珩突然坐起，正色道：「錦弟這話太錯了，如何萌了這個念頭？你這一身，担着多大責任，爲了兒女之情，負了父母之恩，不但你罪孽深重，連我同秀姐，也無以爲人了。」錦聲一聽這話，不禁倒吸了一口冷氣。玉珩又道：「依我說，即使沒有秀姐，我還有我本身的大難題，我們的目的，也未必可以達到。好弟弟，你不必管我了，我將來還不定落何結局呢！」說着，又不禁掉下淚來。錦聲急切間無話可答，只是揮淚相對。良久，玉珩抹了抹淚道：「甚麼也不用說了，將來我自有辦法。現在勞動你快回家去，把你的衣服取幾件來我穿，好趕快回家。」錦聲嘴裏答

應着，不肯就走。玉珊催道：「好兄弟，你快去吧，有話以後時候長着呢。」錦聲只得起身，匆匆回到家來，找出幾件衣服，二次折回馬家。到了屋裏，見玉珊已朦朧睡去，輕輕喚道：「玉哥，玉哥！」玉珊恍惚間，聽他這麼叫法，不禁嘆哧一笑。錦聲這才明白過來，也不禁失笑道：「這些年叫慣了，一時真改不過來。」玉珊道：「要你改不過來才好，若是當着人叫我一聲姐姐，豈不壞了大事？」錦聲一笑躲出門去。聽着玉珊下了地，二次進屋，見玉珊正在扣着小褂扣子，胸前用一幅米色綾子，緊緊束着雙乳，那綾子還有點濕。不禁低笑道：「叫你這一束，可惜把曲線美給揜沒了。」玉珊粉頰堆紅，把錦聲瞪了一眼，錦聲一笑而罷。玉珊收拾停當，一同出來，給主人道了謝，帶着身水淋淋的衣服，雇車進城，錦聲也一同直送玉珊到家。二人在何太太面前，撒了一個大謊，算把一場是非輕輕揭過。錦聲回到家裏，在父母面前打了一個照面，來到後院，聽見彤霞在秀雲屋裏，二人好像是有說有笑。心說：她兩個今天倒顯着高興點了。想着，便

走到北屋裏，只見她二人對坐着下象棋，不便攪擾牠們，便立在一邊觀陣。秀雲是病後新學的，棋着不大高明，沒有多大會，被彤霞殺敗了兩陣。秀雲不服氣，接着又下。錦聲看着也沒多大意思，便在臨窗桌旁坐下。這桌子，是秀雲的粧台，帶着書桌，平常是十分潔淨有次序，現在却不是那樣了，那些零零碎碎的粧具，擺得雜亂無章。硯台上，並幾本書籍上，都是舖滿着一層浮塵。她的心灰意懶，都被這桌子上的東西表現出來了。錦聲目觸心傷，不由又勾起無限心事。暗想：連彤妹也是一樣，她們二人真是上了玉珩的大當。這個啞謎，究竟多早晚才能揭開？揭開以後，秀姐怎麼辦？玉哥，不玉姊怎麼辦？妹妹又怎麼辦呢？究竟，瑤姐現在到底如何了？我將來落何結局？一時千頭萬緒，把腦筋都要使碎了，還是茫茫大海，捉摸不着半點邊際。心裏苦辣酸甜，也不知是甚麼滋味了。感嘆了一會，回到自己屋裏，便倒頭睡去。到了第二天一早，惦記着玉珩，怕她昨日驚凍成病，便先去看她。幸而還好，玉珩並未怎樣。錦聲先在何太太屋裏坐了一會，

然後來到玉珩屋內。二人正低低談着心事，秉珍也由校內來到。落坐之後，秉珍問玉珩道：「昨天回來，沒病了嗎？」玉珩道：「勞你惦记，我正說同錦弟一塊到校裏，給你叩謝去，現在就託個懶吧。」說了，便離座起身，趨前曲膝，將要跪下磕頭，早被秉珍雙手攔住道：「不敢當，不敢當，自家弟兄，怎麼鬧起客套來了？」玉珩被他拉着跪又跪不下，只得作罷，仍舊歸座道：「其實這樣大恩，磕幾個頭，也報不了萬分之一。來日方長，現在我也不說甚麼了。」秉珍道：「不說這個，我是有一件事，特意來告訴你。」玉珩道：「那麼請說。」秉珍沈了一沈，輕聲說道：「我昨天在這裏送了信回校的時候，在路上碰見那個屠才海，跟你的令叔，在大街上一邊走一邊咬耳朵。我存着心，在後邊緊緊趕着，不想一眨眼之間，再也看不見了，實在可惜。」玉珩聽了，才吸着一口冷氣，秉珍又道：「我想昨天那事，恐怕與令叔有關吧？」玉珩不禁打了一個寒噤，立時冒出一頭冷汗來，半晌無言。秉珍嘆道：「我本不想跟你說，怕你受驚，但又替你擔心。」

請你只好嚴加戒備，千萬不可發動。沒憑據的事，是鬧不出結果的。」玉珩點了點頭，流着淚道：「就有憑據，我也不敢聲張，辦得出辦不出結果先不說，我母親急也得急死。」因轉面向錦聲道：「你看，他這都使出來了，我不那麼着，我能說明嗎？」錦聲點着頭，幾乎要替她哭出來。眼看到上課鐘點，只得囑咐了玉珩一切要加小心的話，然後同秉珍一路到校裏去。從此之後，錦聲無時不替玉珩捏着一把汗。沒事便去廝伴着她，以韋馱自任。又刻刻爲自己的事焦心，心裏是七上八下，精神是恍恍惚惚。有時覺樂觀，有時又覺着悲觀。有時又不免追念着和瑤貞當初的情愛來，還很希望她果能蒞菴自守，未始不可以仍歸舊好。也就免得自己在玉珩秀雲之間，左右爲難了。但是想來想去，到最後，總是一個結論道：「唉，算了，我誰也無分了，我還是抱我的獨身主義吧！」這樣啼笑皆非的過了些日子，因見玉珩是平安度過，並沒出甚麼差錯，心裏總算少了一層罪念。這天，推着車子出了大門口，正要騎上到校裏去，只見錢家的老媽子，坐着車，驚

驚慌慌的走來，張口問道：「高少爺，我們小姐在這裏沒有？」錦聲答了個沒有，再想問她怎麼回事，她已惶惶張張的折回去了。錦聲心裏驚訝，有心就到錢家去看看情形，又怕誤了上課時間。本來近幾天裏，因為沒心腸上課，已挨過他父親的說了。只得先到校裏，糲糲糊糊，敷衍了幾點鐘。盼得下了課，便一直到錢家來。只見錢太太愁眉淚眼，怔怔的與往昔大不相同。錦聲急問瑤貞，錢太太說：「她外祖母病得厲害，她下鄉去了。」又說：「我因為離不開身，不能去看看老母親，正在焦急哩。」錦聲聽了倒反安慰了錢太太一番，沒得個結果而返。說話又過了些時，這天剛由校裏回來，見他父母二人，正議論者一件事情。乃是他的舅舅由鄭州管城中學來了一封信，因為刻下戰端已起，南軍之勢甚盛，倘北軍一旦後退，鄭州必作了戰事重心。擬將家眷及早送回家鄉，免受驚嚇。他自己又校務羈身，未便暫離職守。舅太太不但年輕不常出門，而且還有兩個小孩子。若派聽差護送，沒個親近人，一切不便，來信特煩外甥錦聲，來鄭州迎接一趟。二

太太手足情深，十分關切。和鏡寰商量着，第二日就讓錦聲前往。錦聲領了命，打點停當，翌日清早，便搭車南下。在路上過了一整天火車生活，當晚到了鄭州舅父家中。過了一天，第二天便同舅母搭車北返。因爲有兩個小孩子，怕車上受罪，坐得是頭等火車。那車走起來，風馳電閃，不到一個鐘頭，已到黃河鐵橋了。錦聲是初次南下，來時因天已黃昏，沒能瞻仰黃河橋的風景，此刻不肯空過，便推開車窗，探首向外縱目而望。只見浩浩蕩蕩，水天一色。那鐵橋離着水面，約有六七丈高，人在車上，真像凌了空的一般。車輪軋着鐵橋，聲音格外響得猛烈，和橋下滾滾濤聲，車抖的呼呼風響，亂成一片。其勢洶洶，大有一種殺氣凌人之概。錦聲觸目驚心，不敢再看了。縮着身子才想把窗子放下，忽聽耳旁一聲長嘆道：「一天哪，這黃河橋下，就是我葬身之地了。」那聲音打入耳鼓，十分悽慘。急忙扭頭一望，只見隔壁窗外，正有一個摩登女郎，探着頭向橋下流水，呆呆注視，兩行眼淚，好似斷線珍珠一般，流下來，一直飄到自己臉上。一看不

是別人，正是他未婚妻瑤貞。心裏猛然一驚，急忙縮進身子，出了房間，三步併作一步，搶到隔壁房間門外，將風門鎖軸一擰，使勁向外一拉，只見瑤貞兩手扒着窗外，兩隻腳已經登到窗子上，錦聲才邁步走入，就見她將身軀陡然一縱，向窗外跳去。錦聲唳喲一聲，飛步上前，一把攬腰抱住。瑤貞見有人攔，急將身子一擰，咕噠一聲，二人一齊倒地，幸而並未碰着。錦聲爬了起來，先把窗子下了，再把風門撐住，扭轉身來，見瑤貞越哭聲音越高，簡直吵得四鄰皆知。錦聲慌了，急道：「你到底是怎麼了？我在你跟前，還怕甚麼，光哭會子算怎着哇？」瑤貞哭着道：「你幹甚麼老遠的跑來，攔着不叫我死？你這不是救我，你是害我了！」說了又哭。錦聲道：「你到底爲甚麼？說出來我給你想法。」瑤貞道：「不必問了，讓我死了好，你就算成全我了。」錦聲急得頭上直冒汗，說道：「你說出原故來，我沒有辦法，你再死也不晚。你不說，我一輩子不離開這裏，你也死不成。」瑤貞哽咽着道：「我的事，誰都可以告訴，惟獨不能告訴你。今生

今世，也實在沒臉和你說話了。你讓我死了，我還好受些，這麼着，我比死了還難過。我一萬分對不起你，下世再報答你好了。」錦聲一聽這話，心裏酸了，不由滴下淚來，把她擁在懷裏說道：「瑤姐，無論怎麼樣，我都能原諒你。到底爲甚麼？跟我說一說。你要這個胡裏胡塗的死了，少不了我也隨着你一塊死去，這不是要我的命嗎？」瑤貞怔了一怔止住哭，毅然說道：「好，我索性告訴你，我死了，也叫你明白。不然，我死後，叫你悶在心裏，我更多一層對不起你了。不過，我這種自暴自棄的人，再沒有資格，在你懷抱裏承受你的愛情了。你撒開手，我好說。」說着，陡然一擺身子，立起來，離開了錦聲，錦聲張着淚眼道：「瑤姐，你怎麼說這些話，我心裏難過呀。」瑤貞哭泣道：「你越這樣原諒我，我是越不能活呦。」錦聲道：「那麼你快說，我等不得了。」瑤貞含着淚，扭身在小皮箱內，取出一枝自來水筆，一個日記本子，趴着飯桌坐下，說道：「我這些見不了天的事，還有甚麼臉，張着嘴跟你學說呢？我寫一個罪狀你看吧。唉，我這

不要臉的人，還是個中學生呢，我會寫呀。」說了，拿起筆，還未曾着紙，手已抖顫起來。一滴一滴的淚珠，刷刷落到紙上。錦聲好不悲酸，說道：「你心裏難過，不要寫了。」瑤真不理，用手抹了抹眼淚，便歪七扭八，強往紙上寫。錦聲只得把眼光隨着她的筆，一字一字的看下去，只見寫得是：

我悔呀！我悔我太沒決斷，不能拒絕他——焦步完——的追求，取敷衍的態度，同他發生友誼。我恨！恨我的意志太薄弱，不應該受了他金錢的誘惑，接受了他的愛情，玷污了我清白的身體。但是啊！現在來不及了！

我爲了你——我的忠誠的未婚夫——的忠告啊！我也曾慄然的收斂我的心身；爲了失身於人，捫心自愧，我也曾憂悶成疾。我可憐的母親，爲了我的行止可疑，曾同我起過衝突；並且，也曾爲我病得臥床不起。然而，我終於不能自拔，終於墮落到底了！一直墮落到現在嘍！唉！我不由的想起來了，最少是兩次吧，我因爲回憶着我們倆月明之夜，在校園的亭中，那一剎那間愛情的甜

密；曾向你要求，重溫着那一吻的滋味。你說：「姐姐，我們要用一番權力，保持着那第一次的重大意義，以至於到將來結婚那天；才光明，才有趣味。不然，怕得是情感克服了理智，那就妨碍我們終身的幸福了。」我當時是如何佩服，是如何感動，如何的愛你，如何的自矜自持啊！然而，不幸他來追求我，被他把我的情感挑撥起來了；我迷惘的發揮了我的情感，重溫着那吻的滋味了。實在不錯呀！誰說理智能克服情感呢？我就因此而燃燒起性慾之火，不能自制的被他蹂躪了；忘了他是以情感破壞我終身幸福的敵人，而負了以理智相勗勉的忠誠的未婚夫了。唉！那一剎那，那一幕醜劇，那就是我罪惡的起點啊！我的罪惡，一天深一天了；我由愧悔，悲哀，而變為放蕩，暴棄了。

我想，我已經是情場的罪人，我已經負了我忠誠的未婚夫了，我還指着那樣，再承受我未婚夫的愛情？況且，那蹂躪是快樂，金錢是榮耀，在當時，何曾顧及我的終身？實在的我也無法顧及了。唉！當你在亭中吻着我，你那裏想

到你懷抱中是一個無廉恥的女子啊！當我回吻着你，我又那知道我自己是這樣一個意志薄弱的女子啊！

是在半月以前吧，焦步完的父親升了軍長，焦步完仗着老子的勢力，當了縣長了。我羨慕着這個縣長太太的榮耀，拋棄了我那無夫無兒——拿女兒當命的慈母，不辭而別，隨他到河南當縣長太太去了。但是啊！我那知這縣長是不妥靠的？沒有兩天，他老子戰敗逃跑了，焦步完沒有跑脫，縣境被南軍包圍。南軍的一個總指揮抓了他去，因他是叛徒之子，要槍斃他；也是他的狗命不絕，仗着有人講情，把他放了。可恨那小子，一心犯了官迷，他打聽着那個總指揮是個色鬼，他異想天開，偷偷託人去說：把我，把我吻！送給人家當姨太太，他還要換他那個縣長當。唉！天哪！狼子野心，我真沒想到啊！

她寫到這裏，那眼淚越多了，泉湧般流下來，把那日記本子濕透了幾頁，都寫不成字了。錦聲張着淚眼，叫道：「瑤姐，你好苦啊，你不要寫了。」瑤貞

哭着，也沒聽見，用手把那濕透的日記本子翻過去好幾頁，又寫道：

天哪！我一回已經夠了，我還能再失一回身嗎？我曉得了那消息，我就偷偷跑回來，我心裏只想我那孤苦伶仃，閃得可憐的母親，所以我搭車回家。至於我的未婚夫啊！我實在不敢想你了，我還有甚麼資格配想你呢？

唯一愛我的未婚夫啊！永別了，你待我的情分，我下世報答你呀！

她寫了這一行，又覺得不安，刷刷，又用筆勾了去，另寫道：

我現在家也不想回了，我雖然想念我那可憐的母親，但是我回到家裏，能不讓你知道嗎？我還有臉見你的面嗎？愛我的丈夫，我的弟弟，我一定死在這裏了！這黃河橋下，就是我葬身之地啣！

寫完，她突的把筆一弄，搶近窗前，又要開那窗子。錦聲急忙摟住她，安慰道：「瑤姐，我一切都原諒你，我們倆一同回家去。往事如烟，一概不提了。」說着，拿手替她抹着淚。瑤貞哭道：「你何必不成全我，我回家去也是死啊！你

就是原諒我，我也承受不起你的原諒了。」說了，猛不防一擰身軀，又要去跳窗戶，錦聲兩臂緊緊摟住，那肯放鬆。瑤貞掙不脫，便又大哭起來。只哭得錦聲心亂如麻，手足無措。正沒主意，可巧查票員走來推門，錦聲只得半撒了手，先把那日記本揣到懷裏，然後一手按着瑤貞，一手開了門，向查票員道：「這位女士，是我的同學，因為犯了精神病，直要跳車尋死，請你給看守一會，我去叫個人來。」查票員向瑤貞身上打量了一番，雖覺驚詫，也不便說甚麼，只得點頭答應。錦聲抽身出來，到這邊房內，跟他舅母說了一片話，他舅母點頭答應，跟他一同過來，強拉硬扯，把瑤貞扯到這邊。錦聲見轎這房內，並無他物，只有一個小皮箱子，心裏更覺難過，便把那皮箱也挪過來。瑤貞在這邊，只是一味的哭，也不問這位太太是誰。後來不哭了，用被蒙了頭，躺在臥舖上便睡。別人讓她吃東西，她也不吃。就在車上，一直睡到了保定車站。下車前，錦聲怕她又生他變，雇了車，請舅母坐了先回家，然後把瑤貞掖上了洋車，自己一直送到她的家去。

到門口扶着她下了車，一同往裏走，只聽錢太太正在屋裏哭呢。瑤貞一聽這哭聲，禁不住勁了，三步兩步，搶到了屋裏，抱着她母親，便放聲大哭起來。猛然之間，錢太太倒吓了一跳，張着淚眼，望着錦聲發怔。錦聲把途中情形，約略說了一遍，然後又仔細囑咐了錢太太一番。不能久延，便匆匆告辭回家。家裏人，正爲舅太太學說得不明白，心裏都悶，一見錦聲回來，齊問所以，錦聲料是隱瞞不住，只得據實說知。鏡寰聽了，縐着眉，喟然長嘆。二太太更引起牢騷來，當時就瞞怨錦聲道：「哼，這才是有學問的女子呢，比秀雲那沒念過書的可強多了，你看這夠多體面哪。」彤霞也在旁慨嘆道：「真想不到，叫她把女學生的人丟完了。」二太太又衝着彤霞道：「你還說哩，我看你們兄妹倆，到底怎麼算個了！鬧了半天，媳婦女婿一個也沒落住。把我作母親的，真難死了！跟你們操這個心，這不是冤孽嗎？」錦聲同彤霞，迎頭受了這麼一番抱怨，真是說不出的苦楚，又不敢還言，一同到後邊傷心去了。第二天一早，錦聲起來便想去看瑤貞，因爲

有由鄭州帶來食物，得給何太太送去，便騎車先到何家，並草草把瑤貞的事，告訴玉珩。玉珩嘆惜不止，也和錦聲一同到錢家來。二人將到錢家大門口，只見彤霞正在門口下車，那樣子，也是來看瑤貞的。玉珩走上前，在她身後先叫了聲：「妹妹！」才要說話，彤霞一扭頭，見是玉珩，突然把臉一整，又跳上車去，吩咐了車夫一聲，連氣也沒出，馬上折回去了。閃得玉珩木然無語，眼裏不覺掉下淚來。錦聲却看着怪有意思，衝着玉珩微微的笑了。玉珩嘆道：「看這樣子，得設法跟她說了。這麼久了，怕不又擠出病來嗎？」錦聲道：「其實也不要緊，她的脾氣，跟秀姐又另是一樣。」二人說着，來到裏面，只見錢太太正在院子裏發怔，急問瑤貞，錢太太用手向東屋裏一指。二人走進東屋看時，只見屋裏，除了很簡單的一個床舖以外，只有一張桌子，兩把椅子。桌上別無長物，只擺了一個小銅香爐，香爐上邊牆上，粘着一個用紙新寫的牌位，上寫：「南海大士觀音菩薩之位」旁署着：「皈依女弟子，膝前方外人供奉」。再看那瑤貞，也不知何時

，已將那一頭時髦短髮推了個淨光，童山濯濯，居然是個尼姑腦袋了。穿着一身青市布襖褲，連鞋襪都是黑的。她背着身，正舉着三柱香，在香爐裏面插。錦聲一見愕然，不禁脫口吻了一聲。瑤貞聞聲回頭一看，臉上陡然一紅。呆了一呆，向錦聲道：「我現在爲了我伶仃可憐的慈母，決定再覲顏偷生幾年，長齋伴佛，贖一贖我以往的罪惡。你以後再不要提我這個人，也更不必來了。我見了你，倒多添一層煩惱，那是妨碍修行的。」錦聲流着淚道：「瑤姐，你真……」

……」瑤貞忙道：「請你甚麼也別說了。現在我這身子，雖然在家裏，我的心，已經超出了世外，我這間屋子，也就等於一個尼姑庵。現在僧俗兩途，許多不便，你同玉珩快出去吧。」錦聲不禁哭出來道：「姐姐，我一切都原諒你，你不要這樣子啊。」瑤貞突然刷刷的流下淚道：「唉！快別這麼說了，再說，我馬上就得死。當初的婚書聘禮，我已經打發人退回府上去了，不敢再留着那東西，有辱清門。從此與君絕緣，希望你努力前途，再不要以我爲念，我當替你焚香叩禱，

盼着你良緣早定，福壽無疆。」說畢，退到身後椅子上，雙目緊閉，枯然而坐，像老僧入定一般。任你說甚麼，只是充耳不聞。錦聲一看這情形，止不住兩眼含着淚花，身上瑟瑟的發抖。玉珩看着不祥，忙把他胳膊一架，扯出屋來。錢太太正在窗下站着，一見錦聲出來，一把扯住，哭道：「我的親人哪，你說我怎麼好啊！」錦聲怔忡忡，身上光抖，那裏還說得出話來？玉珩心裏正急，只見佩纒從外匆匆跑進來，說道：「少爺快回去嘍，二叔死啦，二孀在咱家裏哭哪。」玉珩就這機會，便把錦聲一拉，一同走出錢家門來。錦聲隨着到了她家，只見何二孀子，領着她那又麻又禿的兒子，正同何太太哭訴。原來何老二，好好的昨天早晨，忽然被人砍死，把尸首扔在村子外頭。究竟兇手是誰，可說不清，猜揣着許是他那姘頭的本夫，因為那個人，一向在外頭當兵，昨天可巧才回了家的。可是又沒有證據，也不能指告人家。也搭着何老二行爲不正，也是禍由自取。便是活着，也不過叫人多生些氣，何二孀也就並不深究。不過所有家業，已被何老二揮

霍殆盡，那有錢葬埋他？何二孀一個婦道，跟一個呆兒子，簡直是一籌莫展。族中雖然近人不少，誰肯幫助？少不得還是仗着何太太。所以巴巴的，領着兒子前來告幫。何太太聽說何老二忽然死了，這真是想不到的事。見何二孀伶仃孤苦，已經到了這個地步，心中好不悽慘。當時便給了錢，讓她回家去治辦喪事。並囑咐何二孀，以後過日子，不用發愁，缺着短着，只管來拿。何二孀是個通情理的婦人，見何太太如此周恤，感激不盡，當時千恩萬謝的，領着兒子去了。何老二這一死，不啻去了何太太心裏一堵高牆。說也怪，她這纏綿已久，藥石無靈的宿病，竟自霍然如失，當時就一點也沒有了。打發何二孀子走後，有說有笑的，向錦聲打聽瑤貞的事。玉珩見錦聲不快，替他一一的說了，何太太着實嘆惜。玉珩等她母親離開，低低勸錦聲道：「又不是你負瑤貞，是她負你，你何必那麼悲苦？要這樣子，你的身體精神，都要吃虧的。」錦聲嘆道：「姐姐！請你原諒我，我實在見不得這種慘事。」玉珩臉一紅，笑道：「這與我何干？連我也可憐她，

不過事已至此了，你再難過也是挽不回了。」錦聲點頭答應着，終是不歡。坐了一會，便回家去。到家一問，果然錢家已把婚書聘禮一概退回，這邊由二太太作主，也把女家的風帖，還與來人去了。並且二太太正爲此事瞞怨鏡寰，說他弄巧成拙，不但丟了好女婿，這會再想秀雲那麼好的兒媳婦，也想不上了。鏡寰自知把事辦左，也只得伸着耳朵，挨太太的瞞怨。錦聲當着父母，是笑在面上，苦在心裏，萬般傷感，一齊兜上心頭。將何老二被人殺死的話，稟與父母知道。便無精打采的躲在一旁傷心去了。當日傍晚，何太太遣人送了請帖來，請二太太妯娌二人，並帶着錦聲兄妹連秀雲，明天都過那邊去吃早飯。來人並親見二太太說：「明天無論如何，一位也不許不到。」二太太見無端把一個未過門的兒媳婦，也請在裏頭，心裏好不納悶。向來人打聽是甚麼事情，來人又不肯說，只得暫時答應下。第二天錦聲心裏明白，先自老早的去了。二太太妯娌想帶秀雲去，秀雲那裏肯？連彤霞也推三阻四，直打墜葫蘆。妯娌倆正在作難，何太太親自來到，

曉得她二人不肯去的原故，開口便說道：「今兒是咱娘們閑叙，玉珊爲他叔叔死了，他早下了鄉，沒甚麼的。」說了，不容不應，強拉硬扯，把她兩個推到車上。她二人無可如何，只得隨着去了。到了一看，果然沒有玉珊，她二人才覺安然。過了一會，只見秉珍也到了，何太太親自迎了進來，請錦聲兄妹陪坐着。二太太暗想：既說娘兒姐妹們閑叙，連錦聲都不該要，怎麼還有秉珍？正在納悶，只見陸陸續續，又來了四位太太。二太太一看都不認識，經何太太一一指點，才曉得是左右前後的鄰居。二太太一看這光景，更是納悶。悄悄問何太太道：「今天是有事嗎？怎麼請這些個人？」何太太漫應道：「吃個閒飯，沒有甚麼事。」二太太不信，竭力追問。何太太道：「事倒是有事，不過咱們是自己人，又爲了咱們的孩子們成天在一塊，總得當着衆位鄰居的面再說；不佢，就叫人家瞎猜疑了。」二太太聽她言詞烟燼，倒不便深問。仔細察看衆位鄰居的神氣，也都像納悶的光景。不免本着何太太的話意，在肚裏瞎猜起來。此外還有秉珍，見了這些女

客，又不見玉珩，也覺情形不符，悄問形霞，形霞便轉問錦聲，錦聲却不肯說，也假裝着發怔。少頃，劉忠由外面進來說：「錢太太說謝謝，不來了。」何太太聽了，便吩咐開席。原來這席面，是在館子裏定的，自有館子裏的夥計，應聲伺候。當時在客廳裏，一共擺了三棹，何太太讓錦聲陪秉珍坐一棹，大太太妯娌秀雲形霞一桌，四位隣居一桌，何太太自己陪着隣居坐定。大家喝了幾杯悶心酒，吃了幾道糊塗菜。何太太起身離席，執壺斟了一遍酒，向大家說道：「今兒個聚到一塊，一個外人也沒有。各位嫂子們，是多年的好隣居，唐先生是我們玉兒的同學，別人更不用說了。吃好吃歹，多担待一點。」二太太警不住了，插言道：「我看菜也吃得不少了，你有甚麼事，只管快說出來。我可真悶不住了。就是衆位太太們，怕也都納悶哩。」衆隣居道：「高太太說的真對，何太太今天一定有事，快說出來，讓我們明白明白。」何太太未曾開口，先已兩眼裏掉下淚來。二太太急道：「好嫂子別叫人難過了，快說吧。」何太太抹着淚道：「要說呢，也

沒甚麼大不了的事，就是因爲我們那老二，只怕衆位隣居嫂子們，也都知道他。」「衆隣居一齊道：「知道，不是前些日子遠跟你耍無賴嗎？我們聽說了，還替你生氣哩。本來，一個本家小叔子罷咧，憑甚麼那們氣勢呢？」何太太道：「大家既是知道他那人性，我就不用細說了，來個簡捷的吧。我們老爺在世的時候，就爲纏不起他，才變賣了家產，搬到城裏來住的。可是他仍是常來找尋，吃的糟的，都是我們供給他。供給罷咧，誰叫是個本家呢，只要叫人過得去，也不算甚麼。這也罷了，趕到我們老爺一咽氣的時候，他不但不說幫着我這寡嫂子，辦辦裏事，還一個勁兒的，鬧着他那又禿又麻的兒子，過繼給我。別說是那樣的兒子，他壓根就沒安好心。他打算把兒子過了繼，他好當家主事，吃喝嫖賭，任意折騰我這點家業。你們大家想，他又不是我的親小叔，他那個糟勁兒，我要答應了，我下半輩子不挨餓嗎？那時候，仗着我懷着我們這玉兒，已經六七個月了。我有這個指望，他當時也沒法施展。可就吹出風來了，說我要養個兒子還罷了的，

若養個閨女，非得過繼他兒子不可。何氏祖先留下來的產業，不能讓一個無知的寡婦泡揚了。哼，他那口氣大啦。那時候，我提心弔胆的，真害怕來了。萬一是個女孩子呢，我寡婦失業的，可怎麼惹得了他？愁得我，連飯也吃不下去了。誰知也是我該着他的，等到孩子生下來，可不是個女孩子嗎。」大家方在一怔，何太太又道：「我那工夫，就想定了，女孩子，我也說是個男孩子，爲的是堵着他的嘴，先不嚷嚷過繼了。蒙一會是一會的，過點痛快日子再說。……」二太太快插言道：「這一說，玉兒是個姑娘啊？」何太太道：「可不是。」這一說，大家一齊都怔了。二太太忙道：「那麼，快叫玉兒來，我先看看她再說。」何太太道：「先別忙着，我話還沒說完哩。」二太太道：「不行，不行，先看了再說。」何太太遂向丫頭佩纓一擺手道：「快去請小姐出來，唉，這會子，纔可算熬出來了。」大家你看看我，我看看你，正自相對愕然，只見佩纓高高打起了棉門帘，從外走進來一位天仙化身的女郎。那一團神光寶氣，立時把人的眼光照花了。

。定睛看時，只見這女郎，一頭的時髦短髮，兩邊髮尾，斜貼入鬢。在那粉白嬌嫩的俊俏面龐上，襯出兩個小酒窩兒，不笑也帶着八分喜象。那身材，修短合度，肥瘦適中。由頭到腳，沒一處不美到極端。穿一件玫瑰紫色緞子的可體棉旗袍，絳色的平底認腳鞋。態度嫺雅，姍姍的往裏走來。大家仔細一認，這女郎不是別個，正是玉珊。不禁一齊納罕，暗暗說道：「到底還是她，這一打扮，更出奇了。」大家正在看的眼直，忽聽咕噠一聲，好不驚人。急忙四下裏看時，只見彤霞從椅子上，整個的栽下地來，白瞪着兩眼，閉過氣去。大家這一驚非同小可，不知彤霞爲何倒地氣絕？下回交代。

第十二回 同夢作鴛儂良宵比翼 斷腸悲舊蹟冷巷投繯

却說大家見彤霞閉過氣去，好不驚慌，七手八腳，急忙上前解救。好久，彤霞才縴過一口氣來，噯呀了一聲，緊接着便哭起來了。玉珊心裏明白，也顧不得和大家相見，走上前，兩手將彤霞抱起，想抱着走，却走不動。忙招呼秀雲道

：「秀姐，還不來幫着我？」秀雲因玉玘這一變，已變得她迷迷糊糊的。又見彤霞這一鬧死鬧活，更鬧得她心口裏突突亂跳個不住。在一邊，早怔住了。見玉玘招呼，這才過來幫同玉玘，把彤霞抱到玉玘屋內。大家都跟進來，當時擠了一屋子。玉玘將彤霞安置在床上，回身向二太太低低說了一片話。二太太點頭，讓着大家，重回客廳裏去了。玉玘單挽住秀雲。回頭看彤霞時，見她哽哽咽咽，還在哭着，忙湊近前說道：「妹妹，你難過甚麼？我就誤了你，我還要成全你呢。快別哭了，你哭我也難過。」彤霞把身子搖了兩搖，仍然是哭。玉玘坐在床邊上，雙臂擁着她央告道：「好妹妹，快別這們着難過，我這種苦衷，你還不原諒我！妹妹的事，全有我担任，管保如你的意就是了。」彤霞把玉玘一搔道：「你都說的是甚麼？我是後悔我瞎跟你生了這些冤枉氣，我難過得苦呢。」玉玘掏出手絹，替她抹着淚道：「得了，好妹妹，你這鬧死鬧活的，也夠我害怕的了。再不出氣，你就狠狠的打我一頓也好。」彤霞賭氣子，把玉玘的手，使勁一推道：「你

這個刁鑽鬼，真把人蒙背了。」玉珩見她氣中帶出笑來，知道好了，便附耳低低說一片話。彤霞紅着臉，把玉珩手上擰了一下，伴嘆道：「誰叫你這麼管事寬來？可不想想你自己，算那一齣？」玉珩一笑，起身扯着秀雲笑道：「這不是，我有這麼一位好外夫，我還想甚麼？」因笑向秀雲道：「我的姐姐，你怎麼不說話？」秀雲怔怔的笑道：「你這個人，這們精靈古怪的，真把我鬧糊塗了。」玉珩笑道：「我知道你心裏恨着我，這我才如了你的意了。」秀雲笑道：「我恨你幹甚麼？我還打算跟你白頭偕老呢。」玉珩拍手笑道：「這可好極了，索性我這就實行我的職權吧。」說着，挽着秀雲的雙手，扯到床邊，笑對彤霞道：「快躲開我們。」彤霞笑道：「好哥哥，你真見新棄舊了，好沒良心。」秀雲也笑道：「這一來，管保彤妹又得大哭一場，學也不上了。」彤霞一撇嘴道：「好姐姐，別叫人笑了。就你那頭一場病，要不是我道那個謠言，恐怕連第二場病，也摸不住生了。」遂用手向下一指，向玉珩道：「姐姐，你問問她，這兩隻小金蓮兒，是爲

誰放的？」玉珩一彎腰，將秀雲一隻腳握住，笑道：「可惜，你放腳也不徵求我的同意，我是喜愛小脚的呀。」秀雲紅着臉，推開玉珩的手道：「你鬧的也太沒個樣，叫人羞不搭的。」玉珩笑道：「這些年你見了人，總是那們躲躲閃閃的，好叫人下不來台。好容易讓我擠住了，還不叫我親熱親熱。」秀雲微笑，轉面向彤霞道：「你還說哩，我看瑤貞生是讓你造謠言造倒了霉，才落到這地步。」彤霞嘆口氣，向玉珩道：「姊姊，你還記得我大娘壽日那天，我們行酒令，瑤姐說的那話嗎？」玉珩道：「她說甚麼？」彤霞道：「你忘了？你說的那個竺字，她打趣我，說我跟你一生氣，跑到天竺國出家去，不想竟成了她的讖語，現在她真出了家了。」玉珩哦哦着道：「我也想起來了，還有她說的那個汝字，不是說讓咱倆把她抬到水裏去，誰知她竟差一點沒跳了黃河。這雖是迷信，也似乎是有數在焉呢。」二人說着，不免互相嘆惜了一回。秀雲搭不上這碴，笑向彤霞道：「你這些年，沒到過玉珩這寢室？」彤霞道：「怎麼沒有？差不多天天來。」秀雲道：

「那你看不出她是個女孩子來？」玉珊啣了一聲道：「自己也才十八歲的人，張嘴就叫人家孩子孩子的。」秀雲笑道：「橫是比你大幾個月呢。」繼續向彤霞道：「就憑這間屋子，也不像個男子派兒。」彤霞道：「這還不是她現拾掇的，早先並不這樣兒。」秀雲又向玉珊道：「我就替你爲難，這些年，怎裝得那麼像來着？」玉珊嘆道：「不用提了，那苦處真是一言難盡。」說着，不覺兩眼裏掉下淚來。彤霞見她這樣，也就引起從前種種，又覺冤枉，又覺可笑。伸手搖着玉珊的肩膀道：「你還難過哩，再不想想人家，爲你絞了多少腦汁，耗了多少心血，你還不夠本嗎？」玉珊才要答言，何太太送了衆位鄰居走後，同太太妯娌一齊到這屋來。玉珊等打住話頭，起身迎進。二太太見彤霞有說有笑的，也就放下了心。玉珊問明錦聲秉珍都在客廳裏，便起身走出。進了客廳，驟然間見了秉珍，倒頗覺有些赧然，一時竟不知說甚麼好。秉珍也很覺着有些像乍生不熟的光景，拿着驚異的眼光，向玉珊身上打量了一番，才笑道：「君奇人也，大有花木蘭之餘

風。」錦聲便也做作着道：「玉哥這一變，真變得叫入莫明其姑子庵。」玉珩嘆道：「我這是不不得已而爲之，請你二位不要見笑。」秉珍道：「那裏的話！不過，我們以後倒不便時常聚首了。」玉珩忙道：「這話說遠了，你是我的大恩人，只要你不見棄的話。我是把你當一個親哥哥；難道親弟兄們，還存甚麼嫌疑？」秉珍低頭沈吟了一會，微笑道：「這倒好，我又多一個妹妹了。」玉珩聽了，和錦聲相視一笑，隨鄭重向秉珍道：「現在有一件事，正要請問大哥。」秉珍忙應道：「甚麼事？」玉珩道：「大哥可明白，形妹方才暈倒的原故？」秉珍道：「不明白，我正納悶哩。」玉珩笑道：「我想你縱不明白，也有些領悟。現在且請問，當初形妹給你的信上，說情之所鍾，以先入爲主的話，還記得不？」秉珍道：「當然記得，提那舊事作甚麼？」玉珩道：「那麼，能原諒她這話嗎？」秉珍道：「絕對能原諒！不能原諒，那有今日兄妹之誼。」玉珩道：「這就是了，但是可知道，她所謂情之先入者是誰？」秉珍道：「這個……」又搖搖頭

道：「不知道。」玉珩微笑道：「當真？」秉珍怔怔的道：「我知道又該怎麼？」

「玉珩道：「既知道，她這回昏倒的原故，就可推想而知了。」秉珍道：「當然是因爲失望了。」玉珩搖搖頭道：「據我看，不止失望，只怕還有後悔。」秉珍道：「這是你的變化，又不是她自己錯了，有甚麼可悔？」玉珩道：「不是辦錯了，可是耽誤了呢。」秉珍微笑道：「耽誤甚麼，我不明白。」玉珩急道：「你怎跟我裝起糊塗來了？」秉珍道：「實在不明白，你別着急。」玉珩道：「這可是誠心叫我爲難。」秉珍沈吟了一回，嘆道：「不是誠心讓你爲難，我是早不作是想了。」玉珩道：「我知道，你是以爲她拒絕你太甚。要知道，這正是她的長處，這樣的人才特別有價值哩。」秉珍道：「這是自然，無奈她那種剛決精神，我實在領教過了。勸你不必費這個心，我不能再碰這個釘子。」錦聲插言道：「這也難怪大哥說這話，不過，現在不能同日而語了，何以呢？她先入者既然無望，後入者自然進一步，等於先入者，這不是明擺着？」玉珩道：「是啊，她那方

面，我可以斷定再無異議了。好大哥，別讓我爲難了。」秉珍也使笑道：「謝謝妹妹，我惟命是遵就是了。不過，得先有個証物，不然，我無法跟家裏說。」玉玢道：「可以，可以。」向錦聲道：「走，你跟我一同說去。」錦聲笑道：「我也去是個伴食宰相，我可護她瞞怨怕了。」玉玢一笑，兩人來到上房，先暗暗跟二太太商議了一番，二太太點頭道：「好，這事該罰你辦，誰叫你給人家誤了呢。」玉玢笑着，看見桌上放着一個錦匣，順手掀開一看，見是袁家前着下來的婚書，問她母親道：「娘，拿出這個來幹甚麼？」何太太笑道：「幹甚麼，還不該給人家退回去，難道你還霸着人家的姑娘？」大太太拿手點着玉玢笑道：「你呀，你呀，你說你坑人不？白叫人瞎喜歡了會子。」玉玢笑道：「大媽不知道，秀姐說了，要跟我白頭偕老呢。」說的太太們都笑了。玉玢同錦聲來到那邊屋內，見彤霞正跟秀雲低低說笑。說也怪，秀雲這會子，靦颯勁又有點來了，一見了錦聲進來，馬上就把頭低下去。玉玢看到眼裏，暗暗點點頭。上前把彤霞扯到床頭，

倚偃着輕輕說了一會話，已話兒，順手把彤霞手上那戒指，偷偷攜下來，然後才慢慢站起。錦聲看到眼裏，微笑道：「妹妹再要反了賬，可不要像跟我那麼大發雷霆。要知玉姐姐究竟不能跟親哥哥比呀。」彤霞連急帶羞，眼裏幾乎落下淚來。鼓着腮幫兒，狠狠的瞪了錦聲一眼。玉珩笑道：「得了，一個作哥哥的，幹甚麼這麼不饒人？她再反了賬，我是有法子治她。」錦聲笑着，跟玉珩二次來到客廳。玉珩將彤霞那戒指遞給秉珍道：「恭喜大哥，幸不辱命。」秉珍伸手才要來接，忽又縮回去道：「前車之鑑，我真有點不敢冒然。」玉珩笑道：「你太小心了，此一時，彼一時。你打算我也跟錦弟是的，愛辦瞎事，這戒指也是誑的嗎？」錦聲道：「哼，怎麼我辦得是瞎事？現在看起來，我當初就辦的再對沒有了。」秉珍也不覺得笑了，說道：「不過沒有當她的面，我總有點顧慮。」玉珩笑道：「這麼辦吧，你把你那戒指，親手給她戴上如何？」秉珍遲疑道：「那要當場遭了拒絕，可真難爲情。」玉珩道：「不能，我先同她說開，包你沒釘子碰。」秉珍

聽了，便也鼓起勇氣，接過彤霞那戒指，戴在手上，替下自己那戒指來，箝在手心裏，一同走出客廳。玉珩先到屋內，把秀雲支開，然後附着彤霞的耳，低低說了幾句話。彤霞羞得紅着臉，把一個頭，整個扎在玉珩懷裏，話也說不出來了。玉珩也不說，忙向帘外招呼道：「那人快來。」秉珍聞聲走入。玉珩向秉珍使了個眼色，就把彤霞一隻玉腕遞過。秉珍硬着胆子，接過來緊緊握住，只覺得柔若無骨，膩如凝脂，立時像有一種熱度，由手上傳導到他的心坎裏，把他生平那鐵一般錚錚豪氣，早不知軟化得到那裏去了。於是把預備好的自己那戒指，輕輕給彤霞套在中指，還不肯就罷，又彎腰低頭，在彤霞手背上，輕輕吻了一下，才放下手道：「彤妹，想不到也有今日啊。」彤霞羞得把個頭越扎得緊了。玉珩見大功告成，使勁把彤霞一推，閃開身笑道：「看你這小孩子樣，壓得人生痛。」彤霞粉頸低垂，正覺得忸忸不安，錦聲在帘外看清，早把幾位太太，一齊引進屋來。二太太首先念了一聲佛，說道：「可算完了我這一件心事了，回頭跟你爸爸一

說，他不定多高興呢。」秉珍到了這時，也覺得有些怪難爲情，紅着臉，躬身讓坐。何太太笑道：「這可再好沒有了，倆人哥哥妹妹了這些時，這可親熱一輩子吧。」彤霞經大家這一描摹，她真大方不來了，一個冷不防，溜出房外而去。何太太向秉珍道：「昨兒夜裏我才聽玉珩說，那一天要不是你，早就淹死了，這樣的大恩，我還沒叩謝呢。」秉珍欠身道：「伯母太客氣，這是應該効力的。」二太太道：「彤兒也是的呀，不叫他，那有今日。要不錦兒跟他爸爸，都主張這們辦，這也好報報這個恩。」大太太笑道：「我看秉珍，就好比是她倆個的護身符兒，可知這都是造定的緣分。」何太太道：「就是一樣缺欠，秉珍把挺好的一個妹子，這會子也算不得是妹子了。我打算秉珍要是不嫌棄的話，就把玉珩補了這個缺眼兒。玉珩不是比你生日小嗎，正好拜你作哥哥。」玉珩道：「不勞娘費心，我們已經這們稱呼了半天了。」何太太微搖着頭，不叫她說。大太太靈機一動，猜出何太太的意思了，笑對秉珍道：「我今有個瞎主意，可不知你肯不肯。何

太太是感謝你的大恩，不知怎樣報答才好。我又替她說個自大的話吧，總想娘兒們格外親近才可心。這會玉珩又改了裝，總眼前連個外面歡也沒了。你跟玉珩既然兄妹相稱，爽性不如你跟何太太喊一聲義母，不更顯親近嗎？」秉珍唯唯連聲道：「好，好，這是求之不得的那麼，義母請上，我這就磕頭拜認。」說了，起身走到何太太跟前，一曲膝。何太太才說着：「可不敢當，那有還受恩人的頭的？」一言未了，秉珍已經磕下去了，何太太也就不必作假，坦然承受着。喜得她笑口難合。等秉珍起來，扯着手，端相了會，笑對二太太妯娌道：「我這會子，可真不是個孤獨的老婆子了，連形兒也是我的乾兒媳婦呢。」又向玉珩道：「你也得從新見個禮兒。」玉珩應聲向前，和秉珍互相稱道着，也見過禮。大太太噴噴着道：「今兒太高興了。咱們得打上幾圈。」何太太笑道：「我知道你這些日子，沒得着過牌癮，早發急了。」因想了想，叫秀雲湊上一把手，便到那邊屋裏，共入方城去了。這裏玉珩把彤霞又拉過來，四個人清談了一會。玉珩見彤霞雖也有說

有笑的，總不免有些忸怩情態，便也提倡着打牌爲樂。兩局相對，直打到傍晚，同時散局。就都在這裏吃過晚飯。先是秉珍告辭回校，然後高家一家子也便告辭回家。那時鏡寰，早由校內回來了。一個人孤零零，閃得好不寂寞。獨自吃過晚飯，正在書房裏走着溜，爲着兒女的婚事發愁，聽二太太如此如彼學說了一遍，真叫他喜出望外，愁顏立解。近日以來，因爲事多拂意，他那一部短鬍子，也走了背運，久已被他打入冷宮了。這時候，鏡寰一高起興來，馬上又舊病復發，用手來回的拈着，又說又笑。二太太便道：「鬧了歸齊，秀兒還是得落到咱的手裏。這會，你爺偏橫是沒說的了？」鏡寰笑道：「我根本就沒給你破壞過，你跟錦兒說就是了。」二太太立時便找了錦聲來，說道：「當初給你提秀雲，你說瑤貞好，看這會怎麼樣啦。」錦聲戚然道：「娘不要提這話了，她這會還不夠可憐的？」二太太笑道：「看看，還沒死心呢。好，就不說。你的親事到底怎麼辦？你看你妹妹都定規了。」錦聲低着頭，躊躇未語。二太太道：「這回我是要硬作主了。」

，咱們還是親上保親。」錦聲心中有說不出的苦，由不得就形容到面上。二太太看了，不高興道：「你這孩子真怪煞了！怎一提到她身上，你就這麼不痛快？」錦聲忙陪笑道：「娘先別生氣，我看早晚一定是這麼辦了。不過這時定規了，秀姐不好在這裏住。還是等我畢了業，一塊兒再說不晚。」二太太一整臉道：「你這不是跟我搗鬼，怎麼瑤貞就不等畢業呢？我是辦定了，看你敢不依着我！」錦聲一肚子話，只是不好出口，見母親又生了氣，心裏更叫苦。正不得主意，他父親道：「你先去吧，回頭再說。」錦聲趁機走了。鏡寰向二太太道：「你細想想，他爲甚麼又不願意？」二太太道：「我猜不出來，他跟秀兒又不是不好，可爲甚麼呢？」鏡寰笑道：「你是把心光用在一面了，沒想現在放着還有個玉珩呢？」二太太一聽恍然，哦哦着說道：「可不是，我竟忘了，那就依着他的意思辦也好。不過按大嫂子的意思，可就不如秀雲高興了。」鏡寰道：「那不要緊，還是依孩子的意思辦好。」二太太想了想道：「要這樣，明天我就跟何大嫂子說去。」

自家姐們，也用不着託媒人。」當晚無話，第二天吃罷早飯，二太太便到何家來，跟何太太才提了一個頭，何太太就笑道：「這可是老姐倆一個心眼兒，錦兒這些年，本就是我心坎裏的女婿了，就是不能說。後來給他訂了瑤貞，我就後悔得甚麼也似的。這會子天幸跟錢家也斷了，玉兒也改了裝，我正想跟你去說哩。」

二太太一聽大喜，回家跟鏡寰說了，即時將錦聲叫到跟前，同他說知。二太太又笑道：「你這可喜了蜜咧，橫是也不等畢業了？」聲錦陪笑道：「不怕娘生氣，還是等畢業再說。」這話一說，不獨二太太，連鏡寰也大爲詫異。錦聲却說得有理，他說：「訂得早了，怕人發生變化，瑤貞就是一個榜樣，不得不慎重了。」

這話二太太那肯答應，說道：「玉珩是誰？她難道也跟瑤貞是的，會發生變化？」錦聲只得屈着良心說道：「這也沒一定，瑤貞當初，何嘗有半點挑來？反正也不忙，娘何必急急的辦呢？」二太太是無論怎說，堅執不認可。却是鏡寰，非常嘉納兒子的見解，以爲與自己的初意相合。勸着二太太，不必一定着忙。二太太

仍是不依，當時就沒得一個結果而罷。不料何家這親事，成得也快，變得也疾。翌日一早，何太太便過來說：「這親事玉珩本人堅執不願意，請這邊另選高門。」鏡窠一聽，倒出乎意料之外，但亦無法。二太太却無所謂，但恐錦聲不相信玉珩不願意的話。當着何太太的面，就把話同錦聲說明。何太太走後，緊跟着又提到秀雲身上去。錦聲明白玉珩的作用，是犧牲自己，成全別人的主義，心裏越發感激，就越發爲難。於是仍將前番理由，拿話推延。二太太又是大大的不高興，說道：「你秀姐是怎麼樣的個姑娘，難道她也會發生變化？要說在咱家住着不便，人家不會回家？那怕畢了業再娶，儘可由你，這會訂規是非定規不可的。」錦聲見勢頭逼緊了，一肚子苦楚，又不能出口；當時心裏一急，竟自警出眼淚來，放聲哭起來了。二太太一見納悶道：「這是怎麼了？這也不值得哭哇。這是你終身的大喜事，難道早定規幾天，就是害你嗎？真沒見過你這樣的孩子，莫非你還打算要瑤貞是怎麼着？」錦聲見母親話擠的更緊了，本想據實陳述，無奈千頭萬

緒，無從開口。而且此事雖然光明，萬一父母要疑到旁處去，豈不玷污了二位姐姐的清白？麻煩更大了。越想越沒主意，便一聲不響，只有哭而已。鏡寰在一旁，也被他哭煩了，說道：「怎麼糊塗孩子，都出在一家了？你心裏想玉珩，玉珩本人不願意，難道就非她不可？男女婚姻，是要講個雙方條件的呀。好大出息，就爲這個哭起來嗎？」錦聲經他父親一頓說，哭是不敢哭了，含着淚只是發怔，怔了一會，忽然於無辦法中，想出個辦法來，便抹了抹淚，溜出來，去找他妹妹。不料彤霞不知甚麼時候，早已出門去了，錦聲又不敢再去見母親的面，只得在後院裏，枯坐以待。好久，彤霞才回來。錦聲見她喜氣盈眉，笑容滿面，好不暗暗自苦道：「你現在是痛快了，我可苦了呢。」便問彤霞道：「上那裏去來？」彤霞道：「找玉姐姐玩來。」錦聲道：「她跟你說甚麼沒有？」彤霞看了看他哥哥的神氣，漫應道：「沒說甚麼。」錦聲道：「她沒提關於婚姻的話？」彤霞道：「沒有。」錦聲呆了一呆，便將自己的苦處說出來，請她向父母代陳衷曲，要

求誰也不要定規。訂規了這個，那個是死，訂規了那個，這個也不能活。請父母體念兒子的苦衷，顧惜她兩人的性命要緊。形霞道：「這麼，哥哥就打算爲情犧牲，繇居一世嗎？」錦聲愴然淚下，說道：「環境如斯，我又將奈何？」形霞道：「但是，你不肯娶，她兩個也必不肯嫁，是不是連她兩個人一生都誤了？」錦聲一怔。形霞又道：「大概你當事者迷，也不會顧慮到這一層？」錦聲苦着臉道：「那麼，妹妹有甚麼解決的途徑？請你給我出個主意。」形霞嘆喏一聲笑出來。錦聲急道：「你怎還有心腸笑啊？」形霞又笑道：「這又不是我的事，我怎麼沒心腸笑？」錦聲望着她問道：「衝你這一笑，准是有好主意。」形霞搖着頭道：「這真奇了，怎見得我笑就有好主意？」錦聲道：「好妹妹，別叫我着急了，有好主意快說出來。」形霞越發笑起來道：「這才是豈有此理，那有見人家笑，就賴着人家，說人家有主意的？」錦聲急了道：「沒主意你可笑？」形霞道：「人家願意笑，你管着人家呢？」錦聲蹙着眉道：「甚麼時候了，你還笑，沒見過這

麼不抱同情的人。」彤霞仍然微笑不語。錦聲嘆道：「算了，你既沒主意，快去給我說去好了。只好我們都犧牲這一輩子。」彤霞不慌不忙的說道：「這不是甚麼好事，我也不管說這個。」錦聲道：「雖然不是好事，暫時可以作個緩衝，不說娘又逼着辦了。」彤霞搖着頭道：「不管，不管。」錦聲氣急了，賭氣子立起來，使勁說道：「你這孩子，怎麼這們不聽說！這算作哥哥的求着你了。」彤霞嘻嘻着道：「你別拿作哥哥的架子唬我，我本來是個小孩子，辦不了這麼大事。」錦聲怔了怔，想跟糖嘔氣，又嘔不起，只得又央懇道：「得了，好妹妹，去吧，你看我還不夠可憐的？」彤霞道：「我看你頂好去睡一覺，回來再說，我這會還要找大娘有事去哩。」說着，扭頭上北屋裏去了。錦聲呆呆的望着她的後影，只見她兩腮邊一掀一掀的，好似仍在笑着，暗氣道：「你今天是吃了歡喜糖了，這們愛笑！」忽想：她今天笑得異樣，保不定許有好主意。便躡足走到他大娘窗外，站着細聽。聽見彤霞跟大娘兩人啾啾咕咕說話，却聽不出說甚麼。才在納悶

，只見彤霞隨着她大娘一路出來。彤霞見了他，笑道：「怎麼不睡覺去？」錦聲覺着猜對了，也笑道：「好，我這就睡去，你可辦好些。」彤霞也不理他，隨着大太太來到前院，只見體的父母都在屋裏，還等着錦聲回來商議那事。彤霞便將她哥哥的苦衷，自己加着證明，措着詞，婉轉稟告一番。鏡寰同二太太一聽愕然，互相對哢着，沒了半點主意。二太太良久嘆道：「你看，不又是冤孽事嗎，可把人給累死了。」鏡寰嘆道：「本來小弟兄們，這些年耳鬢斯磨，難免她兩個芳心暗許，現在造成這種局勢，錦兒沒甚麼，那兩個都這麼痴心，可怎麼好呢？」當時夫婦二人，滿口啞啞，相對無策。彤霞暗暗把大太太衣衿一拉，大太太便笑道：「不說這個人了，儘着爲他們操心，一輩子也操不完。」二太太道：「這個心，想不操也不行。你看這三個孩子，也怪可憐兒的。」大太太微笑。鏡寰道：「嫂子這麼沉得住氣，許有好主意嗎？」大太太道：「我那有好主意，我是淨顧想我的事了。」鏡寰道：「嫂子甚麼事？」大太太道：「你看我守寡半邊的，沒個兒子，到底算

怎麼了？……」二太太接言道：「嫂子怎麼又提起這個來了，我沒跟你說過嗎？」大太太笑道：「你光說。我看你們倆口子，越老越沒出息，又老不生養了，你叫我要誰？」二太太聽了，也不禁臉上一紅道：「嫂子怎跟我鬧起玩笑來了？」大太太道：「不是玩笑，你想長門這一般香烟，不是眼看絕了嗎？」鏡寰便也嘆道：「依嫂子說怎麼辦？」大太太道：「我想把錦兒分給我一半，不知……」……」二太太笑着插言道：「一個孩子，怎麼扯成兩半子，要不就都給你？」大太太笑道：「我也不能那麼不講理。」鏡寰哦哦着道：「我明白了，嫂子是不是說讓錦兒一子兼祧，你也給他娶一房媳婦，好給你生孫子嗎？」大太太拍手笑道：「對了，還是你當校長的人有才。」二太太也恍然道：「可就是。」大太太又道：「我就要秀兒，你們要玉珩，你看這多好。」二太太笑得那裏沒縫道：「虧你怎麼想着。」大太太一張嘴，才要說這是彤兒的主意，被彤霞把衣衿又一拉，只得不說了。二太太道：「這一來兩個好姑娘，都是咱們的了，我正捨不得那一

個哩。」鏡寰沈吟着道：「不過這樣一辦，並不一定是錦兒的福，可是事已至此，也非這樣辦不可了。」便向彤霞道：「去找你哥哥來。」彤霞應聲出來，找到錦聲，故意裝做苦臉兒，驚驚慌慌的道：「糟了，我把話一說，連大娘都生了氣，爸爸跳着脚叫你去哩。」錦聲猛然一驚，當時汗也流下來了，淚也淌下來了，怔怔的踟躕不前。彤霞道：「快去吧，怕也不行。」錦聲提心吊胆，隨着彤霞過來，見父母大娘都是滿面春風，不禁心裏大異。但也不敢抱樂觀，怔怔的立在一旁。二太太太見了他這神氣，止不住要笑。鏡寰叫他坐在一旁，把這意見同他說知。錦聲作夢也想不到，竟會有這樣一個美滿結局，心裏那份痛快，簡直要飄飄欲仙。光顧了喜歡，嘴裏反倒不會說一句話了。鏡寰正色道：「但有一件，年青青的，修下這種好艷福，固然是好；只是消磨志氣，荒疏學業，也都是由此而起。你以後須要自知警惕，修身力學，不要英雄氣短，阻礙了你的前途，才不負你大娘這一番痛愛，父母的無限希望，並兩位姐姐的一片痴情呢。」錦聲唯唯連

聲道：「是，是，是。」二太太笑道：「是就是了，別這們唱戲似的，叫人肉麻了，快去你的。」錦聲痛快的也在屋裏待不住了，就這台階，便立時走出屋去，彤霞也跟了出來。錦聲嘻嘻着道：「妹妹，虧你想出這麼千奇萬妙的主意來，我們三個人，得怎麼謝謝你？」彤霞道：「我也不攬這個功，將來過了門，你給玉姐姐多多的磕頭就是了。」錦聲道：「怎麼？」彤霞道：「這主意是玉姐姐出的。她聽何大媽回去說，你不願意訂規秀姐，她急中生智，才想出這個主意來，叫了我去，請我回來辦的。」錦聲聽了，更喜得心裏發癢，說道：「那麼，請妹妹把這意思，也告訴秀姐，別辜負玉姐這一片苦心。」彤霞點頭答應。二人一路向後走着，錦聲道：「你剛才可把我吓壞了。」彤霞笑道：「光叫你高興趕則好，也得報報我的仇。」錦聲笑道：「你還應該記恨着我？不是我，你也沒有今日。」彤霞紅着臉，也不答言，進自己屋去了。當日無話，第二天便分頭各辦各事。大太太是坐車到八里莊，同袁家商量親事去了。二太太到何家，先同何太太說好

，然後再央媒人。鏡寰也才願得給唐剛夫寫信，並令錦聲到校裏同秉珍娶了家信來，連同原舊婚書聘禮，派人送往高陽去了。彤霞却去找玉珩，商量讓她復學。玉珩這會是廬山真面目了，直接改入女子部，沒有那許多不便。自然求學心盛，欣然入學。於是幾下裏人使往還，不到一週，把那些納采過書的手續，都已辦理停當，婚姻大定了。事後，唐剛夫夫婦，並由鄉間來到，會了親，又同何太太兩乾親家會了面。大家熱熱鬧鬧，盤桓了幾日，然後才回去。當時，因為唐氏夫婦主張早辦喜事，鏡寰也就打破成見。共同議定，明年二月十五日，兩下同時完婚。又因為唐家距城甚遠，嫁娶不便，並為婚後秉珍與彤霞求學方便計，就商定讓秉珍暫時入贅。袁家也同何太太說好，屆時借何宅為聘女之所；為的是跟玉珩兩姐妹一處上轎。更因此議，秀雲拜認何太太為義母，袁太太認玉珩為乾女兒。大家關切蟬聯，好不親熱異常。從此以後，各家分頭去採辦粧奩，粉飾屋宇。各家爲了兒女一生大事，都不肯半點了草；價東買西，竭盡力量的張羅。時光

荏苒，轉瞬入了臘月，各家才把婚前各事，籌備就緒。緊接着椒花獻頌，屠酒迎春，又忙起年來。過了元宵佳節，眼見的和風煦煦，芳草青青，一片春光，正好是良辰喜日。喜期將近，各事又忙碌起來。高家是將後院上房三間，作了錦聲的金屋，雙嬌各得其所。彤霞原住西廂房，就作了她和秉珍的洞房。到了正月初十，唐氏夫婦趕到。一過二月初十，袁氏夫婦帶着秀雲，一直來到何家住下。那些撒帖邀賓，催粧送奩，等等繁瑣細節，都不必細說。到了十五日喜期，高何二家，是高搭喜棚，張燈結綵，賓客盈門，管絃聒耳。那時爲迎娶方便計，二太太一早也將彤霞先帶到何家。到了傍午吉時，是按照舊式儀制，一共由高家發出五乘喜轎。兩乘藍轎，是秉珍錦聲，兩位新郎分坐了。三乘花轎，是奉迓三位新人的。當時執仗前導，僮相後隨，禮砲三鳴，一路聲歌細奏，來到何宅門首。下了轎，坐過筵席，僮相引導着，兩邊分行過奠雁禮。經執事人，到內宅聲請了，然後各位太太，各將各人的愛女，親手扶入轎內。因爲這婚姻的結合不同，却不像

那些盲婚人家，母女臨別，一如大難臨頭，總要抱頭大哭一場。這幾位新娘子，雖不免有些羞人答答，作母親的，却是喜笑顏開，連話都不必囑告一句。一切齊畢之後，在砲響歌聲，繁音雜奏之中，五乘喜轎，流水般來到高家門首。新郎首先下了轎，却把三位新娘子，一直抬到新房以內，才扶出轎來。即有男女僕相，分作兩撥兒，攙着新郎新娘。玉珩秀雲，是分站在錦聲左右。兩邊各應着讚禮的口號，拜罷了天地，祖先神位，然後分給翁姑尊長並戚族們，磕過了頭。就有許多位太太們，你賞這位新人點那個，我賞那位新人點這個，你讚嘆讚嘆這邊，我誇獎誇獎那邊，好容易才分途扶入洞房。到了飲合巹酒時，秉珍錦聲，各人見各人的人，那麼低眉斂黛，頰赧腮醜，心裏好不可憐。想要低語安慰幾句，已有些姑娘媳婦們，一擁而入，來鬧新房了，那裏容你站住脚步。只得走出洞房，在裏裏外外，男女賓客席，周旋盡禮。一直到燈暗酒闌，衆賓客盡歡而散，錦聲秉珍才得各歸洞房。秉珍倒好辦，錦聲却與他不同。先是被他母親叫了去，囑咐了一

番話。他萬般逸興，慢慢步入新房。後院上房，僕婦丫頭，一齊走避。錦聲順手掩了房門，才回過身來，不免心下躊躇，先到那屋去呢？盤算了好久，竟不得主意。後來自己暗暗一笑，有了主意了，便邁步走入秀雲屋來。一掀那大紅軟帘，只見秀雲背對銀缸，在床頭盤膝而坐。粉頸低垂，餘羞未減。他走上前，輕輕喚了聲姐姐，便湊近床邊坐下，佯着臉兒低低問話。好半天，秀雲才匍窗微露，羞答答嫣然一笑。這一片嬌羞溫婉，真令人蕩然銷魂。錦聲情不自禁，捧過粉臉兒，輕輕吻了一下，才含笑而起，走到玉珩這邊來。玉珩聽見脚步聲響，起身迎到屋門口。錦聲上前握着手，附耳說了一片話，玉珩微笑着，把臉一紅。錦聲便携着她，同到秀雲屋來。秀雲見玉珩過來，急忙下床相迎。錦聲也上前握住，一手裏一個，在那一對高高的紅燭光下，仔細注目。看看這一個，瞧瞧那一個，一個是明華朗艷，女學士風光，一個是秀麗娉婷，舊佳人情態。真覺得此身已到天上，非復人間，不知幾生修到此的了。正看得心花怒放，只聽窗外有人輕輕喚道：「

哥哥。」錦聲一聽是他妹妹，忙回問道：「妹妹嗎？」形霞道：「是我，可以進去不？」錦聲道：「可以，可以。」便撒開手出來開了門。形霞笑盈盈走入，問道：「姐姐們呢？」錦聲一努嘴道：「都在那邊。」形霞走進，向玉珩秀雲低笑道：「這以後你們是嫂子了，可留神作小姑子的厲害呢。」她二人也便笑道：「你不要說嘴，作嫂子的，打算不能管小姑子？」形霞一笑，又道：「大好良辰，沒有一番豪舉，豈不辜負了？你看月光如晝，我們到院裏看他舞劍去。」玉珩笑道：「妙哉，虧你們二位怎麼想來？你們這段良緣，純是那口劍撮成的；今晚非得再舞一回，才能前後映輝，照應成趣哩。」錦聲也拍手稱妙道：「這才是雅人深致，方不負今夕。」形霞道：「你們隨後就來，我去招呼他。」說着自去。錦聲跟着她後影，向玉珩秀雲微微一笑。於是左右雙攜，相將來到院中。只見冰輪掛半天，照得滿院通明，花陰鋪地，映的風月無邊，真不愧是良宵美景。錦聲怕燭二人站着累，進屋搬了兩條長橙。剛剛坐下，只見秉珍形霞攜手低語而出。秉珍左

手托着他那口劍，微笑上前，向玉珊等道：「對不起，擾你三位的清談了。」玉珊道：「難得大哥豪興不淺，這時還顧得這個。我跟秀姐形妹，都沒瞻仰過你這絕技，趁今晚賞鑑一回，恰是時候。」秉珍道：「那末，我就要顯醜了。」說畢，脫去了大衣，將衿袖扎束一番，一個箭步躍到庭心，拿那口劍，舞了起來。秉珍原擬略微見意，不想他舞得興起，竟自不能收煞。也許是美眷良辰，特別添他的豪興吧，只見他使盡了力氣，大顯身手，舞得比較裏開會那天，更精采幾倍。錦聲是見過的，尚不至大驚小怪。彤霞玉珊是初次，只看了個橋舌不下。秀雲那脆弱的心靈，更看的觸目驚心。秉珍舞畢收劍，從容站定。才要過來穿衣，彤霞忙上前攥住他的手腕攔道：「且慢着。」她便也抄劍在手，拉着秉珍教一教她。秉珍見她這們有趣，也顧不得累了，當真就指指撥撥，辯着手兒教起來。錦聲看了好笑，一挪身子，擁住玉珊道：「姐姐，你看這口劍，可不是他倆的一個撮台山。我看他倆，很應該把這劍供起來才對。」玉珊微笑道：「你看他倆的性情志趣，沒

一處不合拍，真可謂有情眷屬了。」錦聲假着臉道：「我們倆不合拍嗎？以後你叫我怎樣，我敢不怎樣？」玉珊微笑道：「好體面的話兒。」錦聲在她櫻唇上，輕輕一吻道：「這算不體面嗎？你作哥哥的時代，我就是絕對服從的。」玉珊笑着，把他一推道：「你看秀姐脚又痛了，還不給她捏捏去。」錦聲扭頭一看，只見秀雲一隻脚擱在膝上，用手直捏脚尖。便湊過來，一手搭在她肩上，低聲問道：「姐姐脚又痛嗎？今天也太累了。」說着，一隻手把脚握住，撫摸着道：「放了這半年，還是這們小，難怪痛呢。」秀雲低低答道：「我這脚，是裏的忒大法了，現在一放，還痛的好多了。不放的時候，那天也疼到半夜裏。過後都放開，就許一點也不疼了。」錦聲一面輕輕替她捏着脚尖，一面說道：「甚麼人興得遭一手？多麼難爲人。」秀雲道：「還說哩，你不知乍一裏的時候，真疼得人連飯都吃不下去。」錦聲嘆惜着，忽然想起一事，附耳道：「姐姐，還記得七月七，我勸你放脚的那晚上，你還說我沒良心，我真要沒良心，那有這會？」秀雲一撇嘴，

淺笑道：「哼，別來這虛意兒，我只感謝玉珩妹妹，誰知你這份情？」錦聲笑着，才要答言，只見小桃兒由前院過來，說道：「太太們說了，叫睡呢。」錦聲問道：「太太們睡了沒有？」小桃道：「沒有，說等魏爺回來才睡呢。」錦聲道：「魏得財那裏去了？」小桃道：「錢小姐上了吊，他去救去了。太太說，不叫你們知道哩。」說完，她轉身走了。錦聲一聽這話，不由咕哈哈打了一個寒戰，怔了半晌，嗷呀一聲道：「有這個事？」他也顧不得千金一刻了，向玉珩等道：「你們千萬別聲張，我去看看就來。」玉珩等一聽這消息，也念着瑤貞是多年姐妹，心中無限悽慘。因自己是新人身分，又不便去看，錦聲要去，自然不便攔阻，便點頭答應，却囑咐了一番話。錦聲答應着，到屋裏抓了一頂帽子，悄悄躍過前院，叫顧福拉了車，即刻到錢家來。一到門口，就聽得哭聲入耳，急忙下車，叫着顧福一同走入，只見魏得財在院中站着，急問怎麼樣？魏得財搖着頭道：「套是下了，早斷了氣，人是完咧！這工夫少爺來幹甚麼？別進去了。」錦聲何曾聽見，

聽錢太太在西屋裏哭，三步邁入。才一進屋，便覺一股子陰氣，撲面而來。硬着胆就着燈光一看，只見瑤貞直僵僵的，仰面挺在床上，臉上又青又紫，嘴唇掀起，舌頭吐出口外，有二寸多長，鼻子溝裏，凝固着一道鮮紅的血。才一觸目，便嚇得毛骨悚然，頭髮扎起了多高，不覺倒退了兩步，連喊着：「老魏，老魏！」魏得財聞聲走進，錦聲才仗住了點膽子。含着兩泡眼淚，問錢太太道：「她是怎麼回事？你太不留神了！」錢太太一把扯住他哭道：「親人哪，你看這可要了我的命了哇！」錦聲張着淚眼問道：「她到底是爲甚麼呀？」錢太太哽咽着道：「甚麼呀，白天你們的轎子，在這胡同口上道，她聽說了，站在大門口望了望，我當時見她變顏失色，我就沒敢離開，誰知道夜裏一個眼不見，她就尋了短見哪！」錦聲把脚狠狠的一蹶，放聲大哭：「瑤姐，是我害了你呦！你早不聽我的話呦！你……」

「魏得財見他這樣悲痛，好不驚慌，忙道：「少爺，你今天是甚麼日子啊？」錦聲哭着扯住魏得財，二人走到床前，又在瑤貞臉上一看，不禁憶起

八角亭中，臉偎着臉那一番密誓，嘴對着嘴那兩度熱吻。那時候，她臉上那安琪兒般的笑容，那櫻顆般的嘴唇，那有力的舌尖，那清香的鼻息。那時候甚麼滋味？這時候甚麼樣子？不由得仰天一聲長嘆，眼望着瑤貞臉上，呆呆的木在床前。其時夜氣已深，萬籟俱寂，忽然一陣冷風，忒楞楞由窗外刮入，吹得那豆一般的燈光，烟烟燦燦，明滅不定，屋裏充滿了陰森，悽慘！……………（終）

